



目 录

卷首语

- 3 冯绍雷 / 对于高质量的地区与国别研究的殷切期待

俄罗斯经济与地区

- 6 李中海 / 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地理角度的阐释和分析
30 徐广森 / 苏联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探析
62 崔珩 /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白俄罗斯研究

- 95 基里尔·鲁德 / 白俄罗斯与中国：命运与共 一路同行
104 张严峻 / 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流变与现实境遇
144 韩璐 / 乌克兰危机后白俄罗斯外交发展评析

中亚地区研究

- 163 杜哲元 / 反思英俄中亚“大博弈”——进程、实质、特点及历史镜鉴意义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贝文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市崇明裕安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8 年 8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8 年第 4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Фэн Шаолэй

Предисловие (3)

Ли Чжунхай

Неоптима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и анализ с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6)

Сюй Гуанмяо

Анализ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30)

Цуэй Хэ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62)

Кирилл Рудый

Беларусь и Китай: общая судьба – один путь (95)

Чжан Яньцзюнь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волюц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104)

Хань Лу

Развитие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посл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144)

Ду Чжэюань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большой игры»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Процесс, сущность,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 знач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тражения (163)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8 年第 4 期 (双月刊)

Contents

Feng Shaolei

Foreword..... (3)

Li Zhonghai

Non-optimality of Russian Economy: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6)

Xu Guangmiao

An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s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North Sea Route..... (30)

Cui He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in Develop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Siberia (62)

Kirill Rudy

Belarus and China: common destiny – one road (95)

Zhang Yanju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Status Quo of Belarusian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104)

Han Lu

An Analysis of Belarusian Diplomacy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144)

Du Zheyuan

Rethinking the Britain-Russia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Process, Ess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 (163)

卷首语

对于高质量的地区与国别研究的殷切期待

冯绍雷*

本期杂志所刊出的三个板块文稿，一是有关俄罗斯经济与地区发展，二是有关白俄罗斯，三是有关阿富汗和中亚地区。这三个板块文章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对于各自主题的完整系统、较长时段的阐述和分析。

先来说“长时段”的问题。“长时段”的说法，主要起自于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研究学派——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史”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历史乃是三种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在这三种时段中，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是“结构”。所谓“结构”，指的是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但在历史上经常起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中时段”的历史，指的是“局势”。所谓“局势”，是指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但人力无法控制，也无从改变的那些客观趋势，如周期性的经济消长兴衰、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等；“短时段”则是指“事件”。所谓“事件”，在布罗代尔看来，犹如革命的爆发、条约的签订、地震的发生等等，只是“闪光的尘埃”，转瞬即逝，“事件”只不过是深层震荡中泛起的浪花而已，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①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国际问题研究、包括地区和国别研究，似乎仅限于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研究》杂志主编。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18页。

当前事态变化，而并不太在意千变万化背后的深层动因。但是，国际局势变化的本身已经越来越把一些并不主要取决于当前动态、而取决于“长时段”背景的重大问题推到了前台。比如，本期有关俄罗斯经济、有关北方航道、有关远东开发的一组文章，实际上都是布罗代尔所言说的“长时段”起关键作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虽然“短时段”的“事件”要素未必都是“闪光的尘埃”，战略、政策、协议，尤其是社会革命，都还是影响着历史变化的重大原因。但是，在上述几篇文章中看到，他们所谈论的问题领域，包括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文明传统等，这些“长时段”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忽视这样的深层自然历史条件，去简单套用一般人文的教条或概念，难免出错。无论是赶超式的计划模式、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都留给人们太多的教训。

与此相关，既然是需要认真探讨“长时段”，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如何运用学科工具和各类专门知识的问题。因为面对着“长时段”的复杂现象，不光局限于描述方式的传统研究已经面临困境，而且，以单一学科方式来研究宏大而复杂的“长时段”问题，也非常可能捉襟见肘。

几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当代传人、曾任巴黎人文之家主席的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教授，在与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合作举办（已有十四年合作经历）的欧洲人文历史讲习班上，谈到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分合的大趋势。他说道：“一种是美国式的学科分化趋势，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目标似乎已确定的前提下，各类学科不断细分，出现了高度专业化、但同时也相互分离、甚至是互不相干的学科发展趋势。而另一种是年鉴学派积极参与之下的学科综合趋势，强调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强调从大学科、长时段、多视野、人性化的宽广立场，关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性，来构建更合理有效的知识谱系。”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这两种趋势孰是孰非，可能还会继续各执一词，或许，也会有较为趋同的相互借重。无论这场“学术官司”会有怎样的前景，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特别是年轻的国际研究领域的紧迫需要而言，无论是学科分化、还是综合，都有其进一步借鉴、反思，尤其是努力实践的的必要。本期推出的这几篇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尝试运用以前不太被关注的学

科方法和视角来审视当下的重大问题。比如，李中海从地理学的角度切入，分析俄罗斯宏观经济；徐广森从历史和国际法学的视角来剖析北方航道；崔珩则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问题。虽然，这三位作者的文章都还是综合运用学科方法的初步尝试，但作者们所体现的严肃认真、刻意求工的态度是非常明显地能够感受到的。尤其是在 2018 年 9 月中旬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即将召开之际，我们认为，继续以这样的精神展开对远东西伯利亚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中俄合作、其他多边合作的研究，正当其时。

本期还就白俄罗斯问题发表了三篇文章，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基里尔·鲁德（Кирилл Рудый）先生不吝赐稿，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的文章使读者倍感亲切和深受启发，再配上张严峻关于白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系统分析，以及韩璐对当代白俄罗斯外交研究的论文，使读者可以领略欧亚大陆一个新兴国家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机遇和挑战。同时，不光欧亚大陆新近独立国家面临着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内部认同问题，而且，本期刊载的杜哲元有关英俄在阿富汗百年前战略竞争的历史文章，揭示了地处欧亚大陆的南亚和中亚之间战略要地的阿富汗，当年所经历的大国间博弈，如何给今人留下深刻教益。这些文章从内外交织的视角，透析着欧亚大陆地缘环境之下的区域和国别进程的独特秉性。这些既是十分当下、同时也是相当古老的问题，需要人们借助于更多的学科工具才能做出有效的分析。

总之，随着国际局势的演进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迫切期待地区和国别研究能够拿出更多高质量的成果。不光这是战略与决策之急需，同时也是学科发展本身的吁求。新时代的大国外交，要有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学术研究成果与之相称。

俄罗斯经济与地区

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地理角度的阐释和分析*

李中海**

【内容提要】俄罗斯经济有明显的非优性特征，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产业布局的不协调性和产业结构低端化的超稳定性。经济非优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因素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疆域辽阔，各地经济地理第一天性差异巨大，突出表现在“极北地区”气候条件严酷，生活和生产成本高于其他地区；地区间相距遥远，交通运输成本高，不利于产业发展；地区间自然资源和人口配置错位，造成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历史所形成的产业和城市布局等第二天性制约着今天经济的协调发展，表现在多数城市的规模相对较小，难以成为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布局分散，无法发挥出集聚效应。俄罗斯政府近年来采取了诸如建立经济特区、超前经济发展区和自由港等措施，意在构建新的地区经济增长极，这些措施的实施及效果有待观察。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地理 俄罗斯产业布局 俄罗斯城市布局

【中图分类号】D751; F1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4-0006(24)

或许可以从被称为“休克疗法之父”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开始探讨本文要论证的问题。俄罗斯经济研究者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正是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合作的机制、模式和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7JJDGJW004）的阶段性成果。

** 李中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杂志执行主编。

他将“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引入经济领域，试图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资产私有化和经济政策自由化，来医治陷于困境的国家的经济。这一疗法在有效医治了玻利维亚的经济恶症后，又被用于波兰和俄罗斯，其在波兰取得了成功，在俄罗斯却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俄罗斯经济陷入转型性危机之中，以至于俄罗斯民众对“休克疗法”闻之而色愠。不大为人所知的是，萨克斯曾作为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对贫穷治理和国际发展援助提出过不少建议。在他的著作《贫穷的终结》一书中，萨克斯指出，地理原因是贫穷的根源，“地理就是命运”（geography is destiny）。^①即，如果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不易到达，环境上易于遭受疾病和极端天气的侵袭，而且土壤贫瘠脆弱，那么就会陷于贫困。之所以重提萨克斯，并不是要探讨“休克疗法”及其成败，而是意在说明，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仍然无法打通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情况的特殊性之间的鸿沟，如萨克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关注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地理问题。本文认为，国别经济研究应立足于具体国家的实际，全面考察影响其经济发展的地理、历史、文化、人口等基础条件及资源配置状况，避免仅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具体国家的经济，仅用一套工具去分析具体国家的经济运行。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其他许多国家存在天壤之别，对其经济的研究有必要引入多种理论和工具，尤其要考虑到俄罗斯特殊的历史、疆域和地理特征。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经济虽然屡遭经济危机、外部制裁、油价下跌等的重创，但并未达到岌岌可危的程度。俄罗斯经济之所以成为其国人担忧的问题，首先在于其经济实力与大国追求不相匹配，一个不甘心沦为二、三流国家的大国，一个要在世界舞台上深度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国，不能允许其经济实力落在世界主要大国之后。其次，俄罗斯经济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世界经济危机或国内外某些偶然因素，就可能导致其经济停滞甚至大幅下滑。俄罗斯经济要解决的问题，不在于其能否维持生存和发展，而是其经济实力能否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比肩，如何增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那

^① J. D.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转引自：[英]尼尔·寇、[加]菲利普·凯利、[新加坡]杨伟聪：《当代经济地理学导论》，刘卫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8页。

么，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俄罗斯经济相较于世界主要大国的落后性和自身发展的脆弱性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一个国土辽阔、资源富足的国家，为什么其经济难以走上可持续优化发展的轨道，哪些因素制约着它的发展？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对俄罗斯经济及其影响因素做出新的判断。本文试图以“经济非优性”这一概念为核心，从经济地理角度阐释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并尝试提出改变俄罗斯经济非优性特征的路径。

一、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含义及特点

本文使用的“经济非优性”一词，并非为作者原创，而是来自于系统论思想和俄罗斯经济研究文献的启发。^①经济的非优性是系统性问题。系统论者将世界上所有事物都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分析其结构和功能，并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同时以优化系统的观点看问题。他们认为，系统具有普遍存在性，但同时具有非优性特征。系统的非优性主要体现为：（1）系统结构在整体上的非完美性、序的非逻辑性和相对保守性；（2）功能的可变性与目的的非完全一致性、非协调性；（3）信息的不稳定性、可干扰性、可湮灭性；（4）环境的多变性。^②因此，完全可以将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察，同样可以发现这种系统的非优性特征。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也是指资源配置从非优状态向最优状态的改进，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系统内部存在结构性矛盾，系统的非优性具有长期性特征。

世界各国经济或许都存在非优性特征，但是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更加突出和明显。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落后性等数量关系上，更体现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动力、结构和质量等这些带有质量性质的关系上。经济发展动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社会和资本的相

① 关于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неоптимальность），可参阅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спецкурса по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под общ. ред. д-ра экон. наук С.С. Мишурова – Иваново, 2016. С.136-150.

② 冯爱红：“论系统非优的普遍性”，《系统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

互关系及其对经济的驱动力；二是要素投入和要素质量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主要体现为，资源配置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布局。质量更多地体现为，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所创造的价值，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传播和影响。

（一）俄罗斯经济的不稳定性及与主要大国的差距

俄罗斯经济的不稳定性非常突出，大致呈现出每十年一个周期的特点。从GDP统计数据看，1900-1922年，GDP年增长率时高时低，极不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初期，经济连年衰退，到1923年才开始稳定增长。从这时起到1989年，苏联经济连年增长，但增长曲线呈驼峰形变化，从192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5%左右；20世纪40年代年均经济增长率降到5.2%左右，到50年代，增长速度再次加快，出现一个新的增长高峰期。但从1961年起，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滑，持续放缓。^①苏联解体后直到进入21世纪，俄罗斯经济的不稳定性仍然非常明显。从1991年到2000年，GDP下滑了31.7%。进入21世纪后，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再次显露出其经济的脆弱性。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俄罗斯经济一直明显落后，虽然在个别时期差距有所缩小，但总趋势没有改变。在此列举一些数据：1913年，俄罗斯工业产值是法国的40%、英国的22%、德国的17%、美国的7%。^②1999年，俄罗斯GDP是美国的9.6%、英国和法国的63%；人均GDP是美国的18%、英国和法国的26%。1998年，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6.8%、德国的26.3%、法国的21%、英国的31%。2006年，俄罗斯经济几乎已走出20世纪90年代的衰退，但劳动生产率仍然没有显著提高，仅是美国的12%、德国的18%、法国的16%、英国的23%。目前俄罗斯经济在世界GDP排名中在十名以外，西方国家对其经济增长前景充满怀疑。2018年3月，经济合

① Симчера В.М. 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 Изд. Наука, 2006. С.322-335.

② Лященко П.И.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Т.1, 2. М., 1954.С.220; Ясин. Е.Г. Влия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на модернизацию России: докл. К XV Апр.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 конф.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общества, Москва, 1-4 апр. 2014 г. / Е. Г. Ясин. Нац. исслед.ун-т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 М.: Изд.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4. С.5-6.

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名为《长期前景：世界经济预测-2060》的报告，预测未来 43 年俄罗斯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俄罗斯可能成为经合组织中唯一一个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不增反降的国家。^①这种预测可能带有某种偏见，但却无法否认俄罗斯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二）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动力、结构和质量视角

与经济增长不同，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和质量具有宏观性和长期性的特征，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学科综合性。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和质量具有以下特点：

在发展动力方面，国家、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发展动力无法持续发挥作用。从历史长波粗略来看，俄罗斯经济有四次飞跃发展时期，分别是彼得一世时期、取消农奴制以后的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1923-1940 年和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上述历次大发展时期，国家都起了重要作用。由此不能不同意齐切林（Б.Н. Чичерин）所提出的著名论断：国家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家、资本和社会三者关系的不协调，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大发展之后往往跟随着大衰退、大混乱。以第二阶段为例，沙皇俄国取消农奴制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快速崛起，但同时也造成了普通劳动者的贫困化，社会不公加剧，最终导致一场革命，终结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苏联时期，国家、资本和社会同为一体，资本和社会服从于国家意志，当经济畸形发展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平衡国家的决策。苏联解体后，寡头资本与国家形成新的博弈关系，导致两极分化加剧。普京上台后，国家政策向社会倾斜，但资本仍然要追逐超额利润，导致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

经济非优性在结构方面的主要表现是，主要工业中心地理布局失衡，地区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低端化呈现出超稳定性特征。首先，俄罗斯工业中心布局存在非协调性。目前俄罗斯有 250 个主要工业中心，其中 27%位于中央联邦区及其周边地区，24%位于伏尔加河沿岸地区，16%位于乌拉尔地区，

^① ОЭСР: к 2060 году Россия еще сильнее отстанет от США.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18/03/07/752952-rossiya-otstanet-ssha>

其余位于北高加索和远东地区。^①如果考虑到各地区自然条件和人口数量，这样的工业布局还算合理。但问题是，各地区的工业中心发展极不均衡。苏联时期兴建的一些工业中心今天已无法恢复其原有的生产能力，成为“工业停滞中心”，其经济依赖于向服务业的转型，但转型效果取决于其地理位置及配套基础设施。例如，是否有大型港口、铁路和公路运输能力以及与农业主产区和旅游区的距离。还有一些老工业中心只能依靠政府预算拨款维持生存。其次，俄罗斯地区发展存在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地区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支出、零售贸易额等方面。俄罗斯学者阿布拉莫娃（Е.А. Абрамова）按上述指标对 2001–2011 年俄罗斯各地区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俄罗斯目前有 30 个行政区处于欠发达和不发达状态。^②此外，经济结构的低端化是俄罗斯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初级产品一直是俄罗斯主要出口商品。远在基辅罗斯时期，俄罗斯出口商品就以森林采集产品为主，蜂蜜、蜂蜡和皮毛是其主要出口商品，换取纺织品、器皿、奢侈品等手工业制品。沙皇俄国时期，俄罗斯一度是粮食出口大国。化石能源成为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主要能源以后，油气产品又成为俄罗斯经济的支柱。经济结构的低端化，还突出表现为以科技为支撑的制造业发展水平落后。俄罗斯制造业尤其是民用消费品生产落后，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历史上俄罗斯是一个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重工业发展较快，宇航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民用制造业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上，民用消费品严重依赖进口。

① 俄罗斯 250 个工业中心情况，详见 250 крупнейших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центров России. 16 декабря 2013. <http://urbanica.spb.ru/research/ratings/250-krupnejshih-promyshlennyh-tsentrov-ros-2/>

② Абрамова Е.А.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амо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ов РФ на основе метода типолог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наукоемк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приложение. 2014. №.1. С.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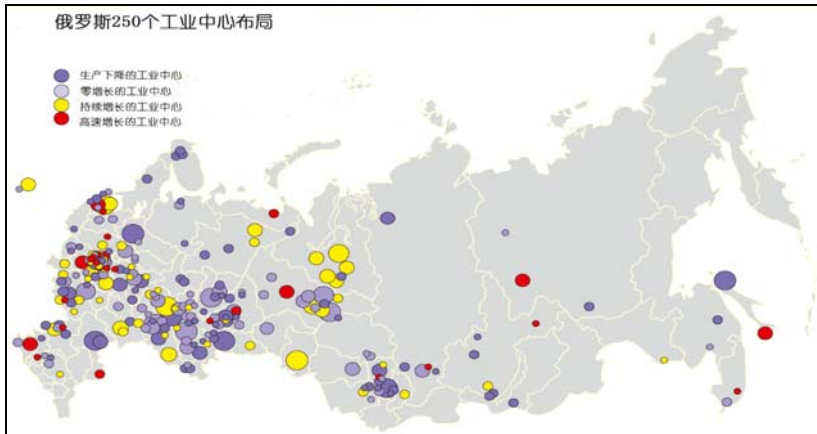


图1 俄罗斯 250 个工业中心布局

资料来源：250 крупнейших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центров России. 16 декабря 2013.

（三）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规律：格申克龙的佐证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俄裔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就对包括俄国在内的工业落后国家的经济进行了研究，并创造了“后发优势”理论。他对工业落后国家特性的分析至今仍有很强的启示作用，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落后国家经济的非优越性特征。

格申克龙为对 19 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将落后国家与先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差异归纳为八种类型，分别是：（1）本地型或者引进型；（2）被迫型或者自主型；（3）生产资料中心型或者消费资料中心型；（4）通货膨胀型或者通货稳定型；（5）数量变化型或者结构变化型；（6）连续型或者非连续型；（7）农业发展型或者农业停滞型；（8）经济动机型或者政治动机型。格申克龙对上述八种类型进行对比研究后，得出落后国家经济形态的六个重要命题：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联系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大突进进程；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越明显；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人们的消费水平受到的压力就越沉重；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动员和筹措越带有集

权化和强制性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就越不能对工业提供市场支持，农业越受到抑制，经济发展相对来说就越缓慢。^①

观察俄罗斯经济可以看到，从沙皇俄国时期到苏联时期再到今天的俄罗斯，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与西方的经济差距呈现出固化趋势，一直处在发达世界的边缘。不能说俄罗斯官方、经济学界和民众没有认识到其经济的落后性和症结所在，也不能说俄罗斯政府和精英没有为改变这种局面做出过努力，但其经济至今无法走上可持续快速发展轨道，自有其难以克服和优化的结构性问题。

厘清经济活动中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特殊的地理、历史、文明条件和经济活动特点都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本文聚焦于地理条件这个最根本最直接的因素，论证俄罗斯经济非优性的基础条件。

二、俄罗斯经济非优性的地理和区位优势

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是由其基础条件所决定的，其中既有初始性的不可改变的地理条件，也有历史形成的人口和经济布局等后天因素。美国环境经济学家克罗农（William Cronon）将一国经济地理条件分为第一天性和第二天性，所谓第一天性是指生产要素、气候特征、地表状况和天然运输方式等，第二天性则是指人类活动改变后的条件。从俄罗斯全国范围看，其第一天性之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显而易见：第一，俄罗斯疆域辽阔，各地自然状况迥异，大部分地区属于冻土带或永久冻土带，人类生存成本远高于温带地区；第二，俄罗斯大部分地区气候严酷，能源消耗量大，经济活动成本高；第三，俄罗斯领土东西跨度大，按自然地理划分，俄罗斯东西相差 11 个时区，各地区相距遥远，交通运输成本高。俄罗斯自然条件的经济意义在于，虽然各地区处在同一国家和法律空间内，但由于相距遥远，生产要素的跨地区配置难度大，人类生存和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投入产出比过高，导致经济效率低下。

^①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译者前言，第 V 页。

同时，俄罗斯经济还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即其能源原材料主产地恰恰位于生存和生产条件严酷的地区，这些地区反而对今天俄罗斯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俄罗斯的“胡焕庸线”：第一天性所决定的分割线

“胡焕庸线”是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 1935 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瑗瑄-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这条线东南半壁占全国 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 96%的人口；西北半壁 64%的土地仅供养 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 42.6: 1。更为重要的是，这条线有超强的稳定性。据 2000 年第 5 次人口普查，“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比例，与 70 年前相差不到 2%。同时，“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这条线的东南各省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条线的西北各省区，绝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俄罗斯各地区的GDP存在巨大差异，正如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萨哈林州的人均GDP可与新加坡相媲美，而印古什共和国则接近于洪都拉斯的水平。^②地区差距之大，相当于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比。

观察俄罗斯人口密度图不难发现，俄罗斯也有自己的“胡焕庸线”。这条线大致是从圣彼得堡到克孜勒（图瓦共和国首府）一线，这条线的西南方向，人口密度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东北方向人口密度低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2018 年俄罗斯平均人口密度为 8.58 人/平方公里，东北方向人口密度为 1.03 人/平方公里。进一步研究还可以发现，这条线的两侧在气候、资源、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俄罗斯官方将这条线的东北侧称为“极北地区”（Крайний Север）或“极北及邻近地区”。俄罗斯伊万诺夫国立大学教授巴巴耶夫使用了有效领土面积的说法，认为“极北地区”气候严酷，

① 戚伟、刘盛和、赵美凤：“‘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差异”，《地理学报》，2015 年第 4 期。

② The World Bank, “Rolling Back Russia’s Spatial Disparities: Re-assembling the Soviet Jigsaw under a Market Economy”, 2018, p.10.

不利于人类生存，属于“无效国土”。^①但考虑到这一地区蕴藏着大量自然资源，将其定性为无效地区，显然既不准确也不客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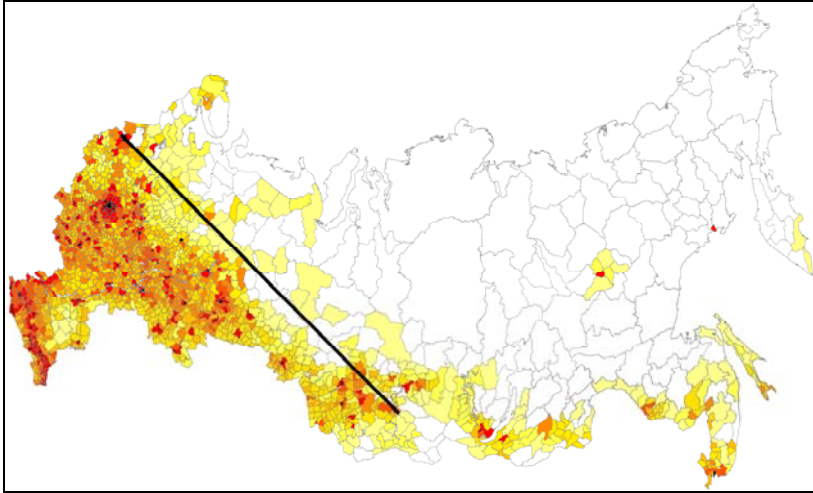


图 2 俄罗斯的“胡焕庸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人口密度图自制

俄罗斯北部地区的界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北纬 55-60 度附近的一条线。大约有 20 个行政区全部或部分属于北部地区。在俄罗斯 171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1100 万平方公里属于北部地区，占全国面积的 64% (2/3)，这里居住着 997.1 万多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6.8%。其中完全属于“极北及邻近地区”的面积为 760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领土的 44.5%，人口 785.9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5.36%。最初划出“极北地区”是为了核算和发放补贴。早在沙皇俄国时期，政府对生活在气候严酷地区的国家公职人员就有优惠措施，1927 年官方文件将这一地区称为“边远地区”，1932 年首次使用“极北地区”概念。卫国战争期间，对极北地区居民的优惠措施被取消，1945 年重新恢复，但被纳入极北地区的行政区数量大幅减少。

俄罗斯的这条“胡焕庸线”划出的极北地区，是其经济非优性最具基础

^①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спецкурса по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С.140-141.

性意义的条件。概括地说，对经济活动而言，极北地区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表现在自然气候条件严酷，不仅影响居民健康和生存状况，也导致企业活动成本增加；这一地区远离俄经济腹地和中心市场，交通运输成本高；人口密度低且主要集中在城市，不利于农业的发展；生态环境脆弱。

首先，距离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增加难以克服。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和商品交换是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统一经济空间需要发达的基础设施，共同的交通、通信、供电和供水网络。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要建成这样的网络，必然要投入规模巨大的资本。如果由国家对这些基础设施提供补贴，必然导致预算和税收负担增加。同时，各地区生活和生产条件迥异，按本地区客观条件发展生产，就会形成不同的专业化分工，如果就近贸易，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递增优势，但俄罗斯一些地区相距遥远，可能导致国内无法形成统一市场。比如在其西部地区圣彼得堡生产的产品，如果运到东部太平洋沿岸城市，由于运输成本的增加，价格可能翻一番以上。作为一个油气资源丰富的大国，其油气资源运输同样成本高昂。比如，如将西西伯利亚开采的油气产品输送到油气产品的消费区，两地相距大约 2500-4000 公里。在国土面积同样较为辽阔的加拿大，这个距离不超过 1500 公里。再比如，要将亚马尔半岛开采的天然气输送到俄罗斯与德国边界，其运输成本占总价的比重竟高达 58.8%。^①

其次，气候条件增加生产成本。从地理位置、居民分布和工业布局来看，俄罗斯无疑是一个北方国家。北部地区气候条件恶劣，是一个无须论证的问题。需要论证的问题是气候条件对经济活动尤其是经济效率的影响。俄罗斯政论作家帕尔舍夫（А.П. Паршев）在《俄罗斯为什么不是美国》（«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не Америка»）一书中指出，严寒对俄罗斯有根本性的影响，严寒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提高，从而使俄罗斯无法与发达经济体进行有效竞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希尔（F. Hill）和加迪（C. Gaddy）在《西伯利亚诅咒：共产主义计划者使俄罗斯变得更加严寒》（The Siberian Curse: How Communist Planners Left Russia Out in the Cold）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气候条

^①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спецкурса по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С.142.

件固然无法改变，但苏联时期工业布局的特点加剧了俄罗斯的寒冷程度。^①

苏联时期对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严寒造成的成本增加是在决策者考虑之外的，攫取资源和国家安全是其优先考虑。俄罗斯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虽然是极端大陆性气候，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但这里富集经济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这些地区远离人口稠密地区，要维持其安全，必须向这一地区大量迁移人口。苏联时期向北部和东部地区进行移民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导致东西伯利亚人口增加 3 倍，远东地区人口增加 5 倍。为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只能在这里兴建交通和供暖等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维护代价高昂。目前苏联时期建成的供暖系统严重老化，老化率已高达 82%。西伯利亚地区的生活成本比俄罗斯欧洲部分高 3-4 倍。^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地区的企业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制造业无法与其他地区生产的同类产品相竞争。

对经济活动来说，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存在资源与人口布局的错位。俄罗斯北部地区开发的经济逻辑和经济意义自不待言。这里是资源富集地区，是今天俄罗斯能源的主产地。但是资源与人口错位的情况非常明显，北部地区人口仅占俄全国人口的 7.8%，其创造的GDP占总量的 20%，但这里生产的天然气占总产量的 90%，石油占 75%，黄金占 80%，铜和镍占 90%，100%的金刚石也产自于这里。同时，北部地区的预算收入占全国预算总收入的 40%，出口所获外汇占外汇总收入的 80%。反过来说，非北部地区仅占俄领土面积的 36%，却生活着 90%以上的人口，创造 80%的GDP。^③

俄罗斯北部地区人口稀少，不可能形成消费的大市场，其经济活跃程度堪忧，近年来人口外流更是成为这一地区发展的新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初，北部及邻近地区人口约为 2030 万人，苏联解体后，大量人口流向气候和生存条件较好地区。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甚至认为，2050 年前，俄罗斯人口将

① F. Hill, C. Gaddy, *The Siberian Curse: How Communist Planners Left Russia in the Cold*, 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3.

② Масашита Фуджита, Казухиро Кумо, Наталья Зубаревич.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и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https://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RANETTRADE/Resources/WBI-Training/Ch40.pdf>

③ Фаузер В.В.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Северных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Саха(Якутия)-2030/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успеха». 23 декабря 2016. г. Якутск.

减少到 1 亿人甚至更少^①，届时其北部地区人口问题将更加严峻，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更加严重，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外迁，将导致北部地区劳动力质量下降。

（二）产业的地区结构不协调：第二天性所决定的经济非优性

经济地理的第二天性是第一天性被人为改造后的结果。对经济非优性来说，过去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布局，也是当前和未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因素。产业的地区结构不协调是当前俄罗斯产业布局的突出问题，这种问题一部分是其经济地理的第一天性所决定的，一部分继承于苏联时期的产业布局。关于边远地区开发，苏联时期的政策逻辑是：20世纪20-30年代提出要振兴落后地区，首先是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苏联政府提出要建立第二个冶金基地，并且使其尽量远离乌拉尔和西伯利亚；50-70年代，又提出加快发展东部地区的战略；到60-80年代，提出加快建设大型区域化生产综合体。^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同样多次提出新的区域发展构想，但实际上仅局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衰退地区提供支持，二是打通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能源外运通道。由此俄罗斯形成了地域性和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产业布局，主要特点是：

首先，第一产业呈现出南北方差距拉大的趋势。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农业呈现出从衰落到快速发展的变化过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农业陷入困境，主要问题是农业技术、化肥和原材料供应不足，各地区粮食市场相对封闭，粮食运输困难，一些地区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考虑，限制粮食外运，造成农业生产下滑。同时，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农业生产者对市场环境不够适应。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和制度障碍的消除，农业生产形势渐趋好转，但同时产生了区域分化问题。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增长，粮食产

① ООН: к 2050 году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уменьшится до 100 миллионов человек. 29 апреля 2008. <https://newdaynews.ru/society/176167.html>

② Гайдар Е и др. 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2000-2007.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ло» АНХ, 2008. С.1254.

量逐年提高，俄罗斯南部和城市周边地区，生产恢复和增长最快。边远地区或基础条件不好的地区，农业生产继续下滑，农村居民生活还在继续恶化。

其次，第二产业空间集聚化程度提高，但能源产业和制造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中央区和西北区的工业生产形势好于其他地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经济区和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经济区，是俄罗斯制造业集中地区，在工业生产全面下滑时期，这里的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小于其他地区。能源原材料主产区生产下滑幅度低于制造业产区。由此导致产业的地区结构发生以下变化：一是能源原材料产区的产业专门化趋势加强；二是机械制造和纺织工业专业化程度下降；三是欠发达地区和两大都城都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欠发达地区成为农业主产区，两大都城的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弥补了工业下滑造成的收入下降。^①1998 年经济危机后，食品工业发达的南部地区经济增长较快，此后中央经济区、西北经济区和乌拉尔经济区的工业都实现了快速增长。这种增长主要得益于这些地区的机械制造企业获得了大型油气和原材料开采企业的订货。随着石油价格的快速上涨，油气产区经济快速增长，居民实际收入提高，对南部地区食品工业产品的需求提高。人口稠密的莫斯科州和列宁格勒州经济增长最为稳定，工业的空间集聚化程度高，且呈继续提高趋势。

第三产业呈现出集聚于大城市的特点。苏联时期服务业相对落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服务业开始发展，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服务业占俄经济的比重增长，主要是因为工农业生产的下降。在经济危机时期，俄罗斯就业人口从工业向服务业尤其是零售贸易业转移。在南部和中央经济区，服务业就业人口增长最快，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则比较缓慢。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由于人口多、企业集中，呈现出向后工业化发展的过渡。早在苏联时期，莫斯科就是一个服务业发达的城市，转型时期，服务业就业水平与发达国家就业水平相当，金融、保险、银行服务和管理部门的就业，翻了一番。莫斯科服务业产值占比高达 85% 左右，圣彼得堡服务业产值占比也达到 70% 左右。其他人口较少城市的服务业增长较慢。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也出现服务业占比

^① Масашита Фуджита, Казухиро Кумо, Наталья Зубаревич.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и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提高的情况。在以出口为主的地区，工业为主导产业，服务业发展较慢，占比仅为 20-40%。出口产业对地区经济越重要，服务业增长越慢。

（三）城市布局不利于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

城市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劳动力、工业、文化和经济资源集中的重要枢纽点，也是资源汇聚中心。城市中心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最优越的通达性，对周边地区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是其所在地区甚至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其意义不仅在于人口数量，还在于居民收入水平、经济文化、工业潜力以及邻近地区的特点。苏联时期城市化进程较快，但城市化布局不利于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城市难以起到经济增长动力的作用。

第一，俄罗斯一些城市的经济功能弱，无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城市都是由居民聚落自然形成的，但是俄罗斯的历史是一部拓殖史，一些城市的建立最初更多地是为了拓殖的需要，带有很强的军事意义。目前某些边远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城市，仍是具有国防意义的城市。还有一些城市的建立是出于政治原因，比如印古什共和国首府马加斯是俄罗斯人口最少的联邦主体行政中心，城市规模小，经济功能弱。直到现在，一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仍然令人堪忧。俄罗斯学者祖耶夫（С. Зуев）指出，目前俄罗斯 1/3 的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和地区行政中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 140 座城镇，全国一半以上的居民生活在经济增长区和稳定区之外。^①

第二，大城市数量相对较少，规模相对较小，难以成为强有力的区域发展中心。德国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提出，商品市场的地理分布范围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愈低的中心地越多，规模越小；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俄罗斯大城市数量相对较少，规模较小。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城市规模布局不符合“位序-规模”规则，即所谓齐普夫法则（Zipf Law）。按照这个规则，一个国家城市规模的分布一般应符合“位序-规模”规则，

^① Гайдар Е и др. 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2000-2007. С.1255.

即该国第N大城市的人口，应是首位城市人口数量的 $1/N$ 。^①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规则，俄罗斯应该有一些人口数量在 200 万-600 万的城市，但俄罗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俄最大城市莫斯科人口为 1238.1 万，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人口为 528.2 万人，第三大城市新西伯利亚人口规模仅为 160.3 万；此外，人口数量超过 100 万人的城市还有 12 座。其他城市规模就更小了。^②俄罗斯城市布局偏离“位序-规模”法则，一方面与自然条件、国家形成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史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苏联时期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有关，其后果是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大都市外，其他城市人口数量过少，难以起到地区经济发展中心的作用。

第三，城市布局过于分散，城市之间距离较远。城市是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中心，城市密度以及进入城市的便利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发展极端重要。俄罗斯国土辽阔，城市之间距离过远。比如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分布着俄全国 77% 的城市，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超过 70 公里；在东部地区，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超过 225 公里；在西西伯利亚南部开发程度最好的地区，城市间的平均距离为 114 公里；在欠开发的远东地区，城市间的平均距离则超过 300 公里。^③城市相距遥远，无法形成集聚效应，在消费方面，无法形成大市场，在生产方面，无法实现规模报酬递增。

第四，多数“单一城市”陷入困境，需要政府预算拨款维持生存。所谓单一城市，是指完全依赖于某一企业或企业集团而兴起、发展和运转的城市，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企业的兴衰息息相关。这类城市大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城市问题。“单一城市”所依托的骨干企业是按苏联时期生产力布局原理建设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按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类城市的骨干企业遭遇到生存和发展困境，有的陷入危机。俄罗斯官方按城市内骨干企业状况、城市居民的失业水平和居民

① “Rolling Back Russia’s Spatial Disparities: Re-assembling the Soviet Jigsaw under a Market Economy”, The 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 Group, 2018, p.9.

②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м на 1 января 2017 года.

③ Масашита Фуджита, Казухиро Кумо, Наталья Зубаревич.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и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对社会经济形势的判断来确定“单一城市”清单^①。目前官方核定的单一城市有 319 座，人口总数约为 1302 万人，占俄全国人口的 9%。最小的单一城市是楚科奇自治区的白令戈夫斯克，人口仅有 837 人，专门从事油气开采。最大的单一城市是陶里亚蒂，人口 71.3 万人。“单一城市”大多位于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西伯利亚。俄罗斯政府将“单一城市”分为三类，按城市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分别称为“红色区域”、“黄色区域”和“绿色区域”。其中社会经济问题比较严重的为第一类，即所谓“红色区域”，有 94 座城市；社会经济形势风险较大的城市，所谓“黄色区域”，有 154 座城市；社会经济形势比较稳定的，所谓“绿色区域”，有 71 座城市。由此可见，2/3 以上的“单一城市”社会经济风险较大或问题较为严重，这些城市的骨干企业已难以生存下去，城市居民失业率高，生活水平低，社会治安状况严峻，未来发展面临不确定性。

三、对俄罗斯经济从非优性转向优性的政策思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导致一些国家贫穷的因素包括资源有限、气候条件（不良）、农村地区创收缺乏活力、人口增长过快、耕地稀缺和环境恶化，以及基础设施不足。^②上述因素既是贫穷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和经济增长的自然“局限”。同时，也有专家指出，空间内存在的财富分布和发展状态的不均衡性，不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最终消除的异常现象，不均衡发展是一种根本的、必然的特征。但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总是力图优化配置自己所能掌握的资源，使其最大限度地提供财富和福利。可以说，追求经济体系从非优性到优性的转变，正是人类智慧的体现，也历来是经济学家所孜孜求解的问题。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是系统性和综合性问题，其形成的历史久远，其影响既深且广，如何实现优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尝试提出一些宏观思考。

首先要认识到经济空间之于俄罗斯的特殊意义。对俄罗斯这样一个疆域

① 详见“单一城市网站”：<http://xn--80afd4affbbat.xn--p1ai/about>

② “Niger: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 Progress Report”, IMF Country Report Paper No.05/101,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rch 2005.

辽阔、地理条件千差万别的大国，要加强区域研究，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在西方，经济空间和地理问题，长期为主流经济学所忽视。40多年前艾萨德（W. Isard）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法国经济学家库姆斯（Pierre-Philippe Combes）也指出，经济学教科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生产和消费活动都发生在针尖上，没有任何空间维度，无论是土地还是距离都没有涉及。忽略地理差异将使我们倒退至主流经济学所构建的、基于诸多假说的、简单化的假想世界。^①近年来，情况有所改观，空间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仍然不是主流经济学界所研究的重点问题。

俄罗斯学术界比较重视经济空间研究。早在18世纪中叶，罗蒙诺索夫（М.В. Ломоносов）就曾提出“俄罗斯的强大将依赖于西伯利亚和北冰洋”的思想。^②20世纪70-8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曾提出过区域组织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区域组织是复杂的空间系统；经济、社会和精神活动的空间投射，就组成了区域组织的子系统，它们依靠管理和自我管理网络形成完整的区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格兰贝格（А.Г. Гранберг）等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对区域经济计划和区域生产综合体、北部地区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③他们认为，经济空间各点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影响经济行为的根本因素，他们试图从做好全国以及各地区经济长期预测出发，揭示和评估地区间合作的规律。但总的看，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学术界更多关注宏观经济和产业部门经济的研究，区域经济研究仍然较为薄弱。美国学者林奇（A. Lynch）、希尔（F. Hill）和加迪（C. Gaddy）关

① [法]库姆斯等：《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安虎森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xviii页。

② Бороноев А.О.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о роли Сибири в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и. К вопросу о ег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взглядах//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12 Вып.2. 2012 г.

③ Гранберг А.Г.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оссии: веч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поиск стратегий, <http://www.novfdf.com>; Сергей Зуев.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евер: контуры сценар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Логос. 2005. №.1; Гладкий Ю.Н. Россия в лабиринта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удьбы. СПб., 2006.

于俄罗斯地理对经济影响的著述反倒令人印象深刻。^①

其次要认识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俄罗斯现实条件的天然矛盾。近年来俄罗斯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提出，俄罗斯要实现快速发展，就要加快改革进程，但具有不同经济思想取向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向。俄罗斯经济究竟向何处去，如何建立既符合本国经济实际，又符合市场原则的经济体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应该认识到，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既是客观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也是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苏联时期的区域经济政策可能加重了经济的非优性特征。苏联解体后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并未缓解反而加重了产业和地区发展的非优性问题。这是因为，在像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的国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

第一，在高油价条件下，资源富集型国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经济多样化之间存在天然矛盾。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遵从自然法则，认为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经济系统会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由于资本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而资本逐利也是其天性。在高油价条件下，资本自然向能为其带来超额利润的油气产业集中。其结果必然是在油气产业汇聚了优质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其他产业就会产生投资、人才和技术支持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经济多样化将无从谈起。如果国际油价维持一般水平，油气行业不能带来超额利润，在吸引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方面，与其他行业相比不存在明显优势，则不会造成上述问题。

第二，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条件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扩大消费品生产之间存在天然矛盾。地区贫富分化和人口的贫富分化，往往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高收入阶层和贫穷人口虽然生活在同一经济空间，但他们之间的投资、消费和储蓄倾向是不同的。高收入阶层可通过购买进口高质量商品满足其消费需求，同时，由于高收入阶层与政治经济精英基本属于同一群体，如果他们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将更关心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攫

^① A. Lynch, "Roots of Russia's Economic Dilemmas: Liberal Economics and Illiberal Geography", *Europe-Asia Studies*, 2002, Vol.54, №.1; F. Hill, C.Gaddy, *The Siberian Curse: How Communist Planners Left Russia in the Co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取更多财富，如何获得超额利润，经济多样化和扩大消费品生产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所掌握的资本将流向能带来超额利润的地方，消费品生产难以发展。

第三，在地区间自然和社会条件差异巨大的条件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地区均衡发展存在天然矛盾。历史上的俄罗斯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苏联实际上也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中央集权国家可对地方发号施令，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各种资源。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试图建立真正的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权力膨胀，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区差异的加剧。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联邦制度进行了改革，意在强化联邦中央权威，防止地方政府自行其是。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地域条件差异巨大的国家，地方政府权力过大，不利于地区均衡发展。在目前财政联邦制框架下，中央政府通过对资源富集地区增加税收，向贫穷地区提供转移支付，虽然不利于贫穷地区在市场条件下加强造血功能，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贫穷地区的落后局面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一时难以改变。如果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些地区的贫穷问题将更加严重。

从上述矛盾可以看出，俄罗斯如果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可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大问题，但历史经验也证明，指令性计划经济同样不能促进其经济走向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计划经济时期的地区规划是造成当前俄罗斯经济非优性的因素之一，走向这样的老路显然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可能是俄罗斯经济从非优性向优性转化的最优制度保证。但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历来是制定经济政策的难点，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理论上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的指向、边界和效率。

综上所述，因地因时制定适宜的制度和政策，可能是从经济非优性到优性转化的关键。西方和俄罗斯学者都对此提出过一些方案，比如美国学者林奇在其著作《俄罗斯经济困境的根源：自由主义的经济与反自由主义的地理》中提出，国家应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扮演中心角色^①；美国经济学家希尔和加迪认为，西伯利亚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是“多余的”，应该将他们从“极北

^① A. Lynch, “Roots of Russia’s Economic Dilemmas: Liberal Economics and Illiberal Geography”, pp.31-49.

地区”迁移出来，那里的工作可以按照“钟摆方式”，即以轮流换班的方式进行。^①也有俄罗斯学者提出，对苏联时期在严寒地区建立的工业企业，应该实行“有管理的压缩”政策，在条件适宜地区建立新的工业中心。2017年1月，普京总统签署命令，颁布了《2025年前俄罗斯联邦地区发展政策基本原则》，提出发展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群、缩小地区差距的地区政策目标，俄罗斯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建立经济特区、超前经济发展区^②和自由港等，意在构建新的地区经济增长极。此外还提出了旨在充实远东地区人口的“远东一公顷土地”计划，无偿向俄罗斯公民提供一公顷土地。

任何国家都生活在既定空间和历史惯性之中，今天的俄罗斯既要解决空间发展失衡及其带来的经济非优性问题，又要突破历史惯性，实现创新发展，任务艰巨。这也是普京四任重返克里姆林宫后要面对的问题。俄罗斯要实现跻身世界经济前五强目标，就必须着力解决包括空间经济发展失衡在内的系统性约束问题。

在普京总统的国家发展战略中，空间经济发展问题是重要环节之一。普京在2018年3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俄罗斯要实施大规模的空间发展计划，包括发展城市和各类居民点，为落实这个计划未来6年支出要翻一番。但他同时承认，城市和其他居民点的发展是综合性问题，涉及医疗、教育、生态和交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指出，城市的发展应该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推动力，大城市应发挥其活力，使其成为俄罗斯空间平衡协调发展的可靠支撑，为此急需发展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普京还强调要重视农村地区的社会和基础设施发展，使农工综合体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③2018年4月27日普京在与联邦委员会成员见面时，再次阐释了他的空间发展理念。普京指出，发展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固然重要，但是空间的发展首先与居民点

① F. Hill, C.Gaddy, *The Siberian Curse: How Communist Planners Left Russia in the Cold*; Гладкий Ю.Н. «Антилиберальная» природа против либер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География. 2007. №.3.

② 详见：刘锋、刘涛：“极化发展理论在俄罗斯的应用与发展——以俄罗斯超前发展区建设为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2期。

③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 марта 2018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之间的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要让居民点之间的广阔地域成为可以居住的舒适空间。^①

针对联邦委员会成员关于发展哪个地区更加优先：“非黑土地”地区还是远东地区？普京强调，二者都重要，并不存在哪个地区更重要的问题。非黑土区需要支持，问题是以什么样的规模、以怎样的手段和方法来支持非黑土区。普京总统接着明确指出，至少，对非黑土区的支持不应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发展规划为代价，因为“我们不能失去远东……在远东地区，我们已经投入了这么多资源，已经有那么多先辈的牺牲。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后辈，能够切实感受到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这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最后，普京实际上是明确回答了何为优先的问题：“对于俄罗斯而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就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②

目前俄罗斯政府已制定完成《2025年前俄罗斯联邦地区发展政策基本原则实施计划》，正在制定《2025年前俄罗斯空间发展战略》。可以预料，空间经济发展问题将是普京新任期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但是同时应该看到，经济的非优性是系统性综合性问题，萨克斯所谓“地理就是命运”的观点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治疗复杂疾病从来没有简单药方，解决复杂问题历来没有简单方法。只有从不同侧面对现象进行研究，才可能比较接近于准确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也才可能提出适宜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可以初步判断的是，对于远东这样的“地理经济非优”的地区，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战略优先”的所在，这也将带动整个国家资源和政策更加偏向该地区。2015年5月19日普京以总统令的形式，要求每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东方经济论坛，同时要求联邦政府给予资助。^③不过，不是所有的地理经济非优的地区，都能有远东这样的待遇，对俄罗斯整体的空间经济能否突破瓶颈约束，能否实现优化发展，需要继续观察和研究。

① Путин: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олжно достигаться за счет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http://tass.ru/ekonomika/5165089>

② Путин: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олжно достигаться за счет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http://tass.ru/ekonomika/5165089>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9.05.2015 №.250 "О Восточн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форуме".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1505200007>

【Abstract】The Russian economy has obvious non-optim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highlighted by the inst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inconsistency of industrial layout, and the ultra-stability of low-e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economic non-optimality is the result of a variety of factors, among which geographical factors play a fundamental and decisive role. Russia has a vast territory, and differences in the first nature, that is, the economic geography among regions are huge. In particular,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are severe, and living and production costs are higher than other regions. Regions are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are high, which are not conducive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sloc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allocation between regions has caused imbalances in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econd nature of industries and urban layout, formed by history, restrict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day’s economy. It is manifested in the relatively small scale of most cities, which is difficult to become the center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rban layout is scattered and cannot exert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recent year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s taken measure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erritories of Advance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ree ports, aiming at constructing new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pol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s of these measures remain to be observed.

【Key Words】 Russian Economic Geography, Russian Industrial Layout, Russian Urban Layout

【Аннотация】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меет очевид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неоптималь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проявляются в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дисбаланс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е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и сверх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низкопрофи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неоптималь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множества факторов,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играют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ую и решающую роль. Терри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обширна, и различия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огромны.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е условия в «Северном регионе» суровы, стоимость проживания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ам выше, чем в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ах. Расстояние между регионами велико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издержки высоки, что не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омышлен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и населения между регионами вызвало дисбаланс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и социальном развит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град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 скоординирова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чт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ебольших масштабах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городов, которым трудно стать центрам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Городско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рассредоточено и не может вызывать агломерационного эффекта.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яло такие меры, как создание особ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он, территорий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свободных портов, с целью создания новы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олюс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Реализация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этих мер ещё предстоит выяснить.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град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责任编辑 阎德学)

苏联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探析*

徐广淼**

【内容提要】苏联时期是整个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中最具系统性和成果最丰硕的篇章。苏联于二战前积极开展北方海航道试航考察,成立了北方海上航路总局并完成了航道一个通航期内的全线航行。苏德战争期间,盟国运输船只通过北极航线将租借物资运至苏联战场。战后,苏联致力于破冰船和港口建设、航道水文地理探测技术和浮冰站建造的发展,还依据历史性权利和直线基线提出对北方海航道全线的管辖权主张,并提出向其他国家开放商业航行。北方海航道开发中的“苏联模式”,是苏联时期航道开发取得诸多成就的关键原因,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航道的国际化长期受到制约,沿线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不充分,北极海域环境污染严重等。但尽管如此,苏联时期的北方海航道开发仍为今天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创造了基本的雏形,奠定了当今俄罗斯在北极航运事务上的竞争优势和主导地位。

【关键词】苏联北方海航道 冰上丝绸之路 北极航运

【中图分类号】D751;P941.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4-0030(32)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1批特别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2018T110786)“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困境与中国方案研究”、武汉大学2017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中俄两国海路运输战略演变比较研究”的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此外,本文还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海洋大国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6JZD02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

** 徐广淼,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博士后;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北方海航道是北极东北航道中紧邻俄罗斯北部领土、西起喀拉海峡、东至白令海峡的航段和水域。^①这段水域海冰密布，通航期短，航行规则严格，决定着北极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规模化航行的开发程度，同时也是俄罗斯近年来多次倡议与中国共建的“冰上丝绸之路”。中方于 2017 年 6 月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提出要“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显示着“一带一路”涉北极合作的正式开启。2018 年 1 月公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的提法在俄罗斯并非今天才有。实际上，在冰封艰险的北极海域，经过四百年的漫长努力，俄罗斯逐渐探索出一条名为北方海航道的海上之路，“冰上丝绸之路”才有了今天的雏形。而苏联时期则是整个俄罗斯对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历史中最具系统性和成果最丰硕的篇章。

在十月革命前的三个多世纪里，俄国对北方海航道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探索。1917-1991 年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存在的 75 年间，是俄罗斯历史上北方海航道开发的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将北方海航道这一原本只能在夏季进行短距离航行的不稳定水路，逐渐转变为在苏联颇具影响力的常规水上交通干线。苏俄对北方海航道的开发，源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对西伯利亚资源的需求，随后在不断的考察试航中实现了航道在一个航期内的全线通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苏联已经完成了两个完整的国家五年计划，在北方海上航路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的主导下，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苏联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提出将其建设为“全国水上交通干线”的目标。二战期间，苏联对北方海航道的战时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航道的航运发展，使其成为连接欧洲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生命线。冷战时期，苏联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航

① 2012 年俄罗斯联邦出台的《北方海航道法案》（又称《北方海航道商业航行国家管理个别法律条令修正案》）中，将北方海航道水域的准确地理范围描述为“西起热拉尼耶角的经线连接新地群岛、新地群岛东海岸线和马多奇金海峡、喀拉海峡和乌戈尔沙尔海峡西部界线，东到与美国的海洋划界线至白令海峡的杰日涅夫角之间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俄罗斯北方海岸的水域。”参见 Закон о Северном морском пути. 28 июля 2012 года N 132-ФЗ.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http://www.nspa.ru/ru/zakon_o_smp/

道航期延长, 货运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航道东西两端各新建了众多港口, 水文地理探测活动也获得了长足进展。苏联末期还颁布法律, 最终确定了北方海航道的线路范围, 并依据历史性权利和直线基线, 提出对北方海航道全线的管辖权主张, 还提出向其他国家开放商业航行。北方海航道的管理机构, 在苏联时期经历了从北方航路委员会到北方海上航路总局, 再到北方海航道管理局的转变。北方海航道开发最初的主要目的, 是与苏联其他地区建立交通联系进行物资运输, 最终也带动了北极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

苏联时期尤为重视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的研究, 确定了对北方海航道探索与开发的历史是从 16 世纪开始的, 出现了附有北方海航道自 16 世纪中叶开始至 20 世纪 30 年代间的航行统计数据表等资料的论著。^①在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逐渐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苏联开始在历史中寻找证据, 力图证明俄国在北极各海域、岛屿的长期存在, 这类论著明显带有政治意图, 对于俄国在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历史有详细的梳理, 但其结论需辩证看待。^②一些著作一定程度上夸大了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北极开发中的作用。^③二战前的研究论著大多没有对苏联战前的航道开发进行充分、全面的评价; 而二战以后的文献虽对二战前苏联在北方海航道的开发活动和政策,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 但又往往出现过分拔高对其评价的现象。^④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学术界关于北方海航道开发的历史论著的研究范围, 多集中在较短的时间段中航道开发的某个方面, 这些论著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苏联时期航道开发历史梳

① Сибирцев Н, Игин В.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и Кар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е крае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6.

②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Белов М.И.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Том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й транспорт, 1956.

③ Булатов В.Н. КПСС –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917-1980).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9.

④ Гакель Я.Я, Чернеко М.Б. Советское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1917-1932гг// Белов М.И.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Том третий.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рской транспорт, 1959.

理中细小但关键的问题研究上的缺失。^①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对北方海航道、东北航道、北极航运等方面的研究热度有所提升，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现实领域，从历史角度探讨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开发进程的文献还很少，尚存较大的研究空间。^②

一、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的科学考察与航运开发

十月革命前俄国对北方海航道的探索，基本确立了航道的地理全貌，也证明了航道全线的适航性。俄国也在向西伯利亚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成了北极领土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的国家，这些都为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的加速开发奠定了基础。苏联考察和开发北方海航道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与苏联其他地区建立交通联系，从而进行物资运输。也正因此，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的科学考察与航运开发紧密相关：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多次针对北方海航道的科学考察均带有贸易性质，而苏联后期航道航运的快速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技术和科学考察的推动。

（一）1917-1932年：资源需求带动下的考察试航时期

十月革命成功至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政权基本统一了全国。苏俄为努力摆脱从外国进口物资的依赖，决定更多地开发利用西伯利亚的资源来巩固政权和发展社会经济。苏维埃中央政权为此开展了多项以运输西伯利亚木材和毛皮等物资为目的的北方海航道试航，在北方岛屿建立水文气象观测站，为航道航行提供必要保障。考察试航不仅为新生政权带来了西伯利亚的丰富物资，同时还促进了航道的初步开辟。到了1932年，苏联已经可以在一个

① Гончаров А.Е.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Пономаренко С.А...Сибирь в войнах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атериалы Сибир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Красноярск: Резонанс, 2013; Магишов Г.Г. Комплекс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рктики по трассе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на атомных ледоколах (20 лет опыта ММБИ)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ЮНЦ РАН, 2014.

② 国内学界涉及俄罗斯北方航道开发历史的文献主要有：徐广森：“十月革命前俄国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探析”，《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5期；徐广森：“二战前苏联北极政策论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3期；叶艳华、刘星：“俄罗斯北极地区与北方海路开发历史浅析”，《西伯利亚研究》，2015年第3期。

通航期内完成航道的全线航行。

苏俄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白军和协约国武装干涉军就开始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和远东港口地区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试图推翻沿线的苏维埃政权。因此，要想利用西伯利亚的资源，只能考虑进行海路运输。苏俄于是重新开启了喀拉海(Карское море)至鄂毕河(Обская губа)、叶尼塞河口(Енисейская губа)的商业航线，用于向西伯利亚运送来自俄欧地区的工业产品，并从西伯利亚运出木材。苏俄对喀拉海域综合考察的最初尝试是在1918年^①，苏维埃海洋人民委员部拨款100万卢布用于北方海航道西段的考察。^②然而，由于出发前夜阿尔汉格尔斯克遭到了英法武装干涉军的空袭，大部分船只和考察物资被毁坏，考察计划被迫中断。^③实际上，直到1920年2-3月，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被红军占领之前，苏俄关于北方开发的工作计划都没有付诸实施。

1920年夏天，苏俄重新开启喀拉海考察计划，并成立了北方科学考察队^④，由两个支队共18艘考察船组成。考察船只大多已十分破旧，并且不具备冰区航行的能力。然而这一年喀拉海域的航行条件尚佳，两个月时间内，考察队将1000吨粮食、1500吨动物油脂和大量可供出口的物品如毛皮、亚麻等物资，从西伯利亚通过北方海航道运输到了俄欧地区。^⑤这一次的考察成果使苏俄看到了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前景和商业价值，立即决定此后每年都进行喀拉海域航行考察。1921年的考察还关注了港口的水文地理观测设施和沿岸无线电设施的改善问题，发现航道沿岸对船只的接纳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在以后的考察中加强了港口的基建工作。1922-1923年间，喀拉海域考察的范围开始扩大，1924年的考察还在进行冰情勘察时动用了飞机。苏联于1924年开始从西伯利亚运出木材，喀拉海的航线此后便成了运输西伯利亚木材的主要交通线，航道运输量也大大增加。1920-1924年间，经北

① РГА ВМФ. Ф.180. Оп.1. Д.2. Л.54.

② Климачев В.И, Вольнская В.А, Зайкова Т.В. Ленин и Север,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рхангельск: СЗКИ, 1969. С.62.

③ Булагов В.Н. КПСС –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917-1980). С.10.

④ 1925年更名为北方科学研究院，即后来的南北极科学研究院。

⑤ Тимошенко А.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Арктике в XX-XXI вв.: Проблем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Арктика и Север. 2011. №.11. С.4.

方海航道往来的货运总量为 59800 吨。而 1924-1928 五年内，北方海航道货运总量上升到了 86200 吨。^①诺里尔斯克(Норильск)的煤矿业同时也开始发展，煤通过驯鹿雪橇运至叶尼塞转河运。^②1920-1928 年间，北方海航道自西向东共进行了 62 次货运航行，43 次到达鄂毕河口，19 次到达叶尼塞河口。

这一时期的北方航行考察中有两艘船失踪，都发生在 1921 年，并且是在破冰船列宁号(Ледокол «Ленин»)的护航之下，说明了重型破冰船冰情勘测能力的不足。此后直到 1928 年，苏联在北极海域的考察中仅使用一些轻型破冰船，如谢朵夫号(«Седов»)和马雷金号(«Малыгин»)等。^③这些轻型破冰船与列宁号相比，破冰能力有限，但冰情勘测能力强，因此航行中更能避免浮冰或等待其移开。^④1928 年以后，为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贸易任务，提高运输效率，苏联又重新使用重型破冰船。

1930 年，苏联在伊加尔卡(Игарка)成立了锯木厂。伊加尔卡在叶尼塞河口以南 725 公里处，木材在此地加工后可以通过河运转海运完成运输。伊加尔卡由此开始发展成聚居点，苏联大量将劳改犯迁居至此，在当地建立劳改营。^⑤到了 1930 年，木材运输量达到单年 12.8 万吨的峰值。随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木材输出开始减少。1931 年，喀拉海域木材运输量只有 4.9 万吨，1932 年只有 8 万吨。^⑥苏联对喀拉海域的航行考察也就此告一段落。^⑦

20 世纪 20 年代的喀拉海域考察，是苏联开发北方海航道的第一步。而和喀拉海域正在起步的航运和贸易相比，远东地区的航运业务则显得十分萧条。自 1911 年起，俄国政府仅每年一次向远东地区运送茶叶、糖、面粉、蜡烛等必需品，且数量十分有限，并不能满足当地生活的需要，其目的主要为了宣示对远东的主权。这一举措一直实施到 1917 年。1921 年，苏俄决定

① Сибирцев Н, Игин В.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и Кар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С.230.

② Pier Horensma, *The Soviet Arct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39.

③ Гакель Я.Я, Чернеко М.Б. Советское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1917-1932гг. С.180.

④ Pier Horensma, *The Soviet Arctic*, p.39.

⑤ РГАСПИ. Ф.475. Оп.1. Д.1. Л.202.

⑥ Pier Horensma, *The Soviet Arctic*, p.40.

⑦ Булатов В.Н. КПСС –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917-1980). С.38-39.

恢复远东地区的物资运输，并于 1923 年开始实施。^①1923-1931 年期间，苏联进行了科雷马（Колыма）附近海域的考察。这一区域的生产发展刚刚起步，向外输出的大多是毛皮类产品。1931 年以后，来往远东地区的航运次数开始增加，科雷马-因迪尔卡地区（Колыма-Инди́гирка）的经济也随即开始发展。

为了更好地保障北方海航道上的航行考察，苏联从 20 年代初便开始在北方海航道沿线的岛屿上建设水文气象观测站、无线电站、科学考察站等类型的极地站。这些极地站在后来航道的综合开发时期，以及二战期间喀拉海域的军事活动中，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922 年，苏联开始开发新地岛（о. Новая Земля），并在新地群岛的马托奇金海峡（Маточкин Шар）附近建立了无线电站和冰情气象观测基地，兼具了多功能极地观测站的功能。之前荒无人烟的新地群岛上也逐渐建起了村落。^②1928 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苏联第一份政府北极科学研究计划也被列入五年计划框架内，^③计划包括在苏联北冰洋扇形区域内的所有岛屿，尤其是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земля Франца-Иосифа）、热拉尼耶角（мыс. Желания）、切柳斯金角（мыс. Челюскин）、北地群岛（о. Северная Земля）、利亚霍夫群岛（Ляховские острова）、弗兰格尔岛（Врангеля остров）、杰日尼奥夫角（мыс. Дежнева）等地建设无线电水文气象观测站，并建议先对北地岛和泰梅尔半岛（о. Таймыр）进行考察研究。1929 年，苏联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的太平湾（Тихая бухта）建立了第一个水文气象台。1930 年，又在北地群岛建立了水文气象站，并且沿用至今。^④1932 年，苏联在切柳斯金建立水文地理观测站（如今该站叫菲奥德洛夫水文气象观测站）。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北极科学研究计划的实施，使北方海航道的航行获得了良好的基础保障。1932 年，苏联北方海航道的航行总里程为 17 万千米，是 1928 年数

① Гакель Я.Я, Чернеко М.Б. Советское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1917-1932гг. С.510.

② Булатов В.Н. КПСС –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917-1980). С.39.

③ Шмидт О.Ю.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1960. С.133.

④ Жохов А.Д, Жухова Н.В, Зайцева Н.А, Ушакова М.Г.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Архипелага Северная земля// Раменский П.А.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от прошлого к будущему/под-ред. Гавзов А.В. Архангельск: ИПЦ САФУ.2012. С.55.

据的五倍。^①

北方航路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的航道航运开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0年，苏俄在西伯利亚建立政权两个月后即成立了北方航路委员会（Комитет Севморпути），隶属于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即西伯利亚地区最高苏维埃政权），负责西伯利亚通过水上运输进行的对外贸易，同时管理、研究水上运输线路，完善沿线设施，安装无线电通信设备等。^②委员会还设计建造了适合北部水域航行的船只，增强了船只的运载能力，节省了运输成本。1928年，北方航路委员会经历了改组，更名为西伯利亚北部工业及交通国有股份公司，隶属于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旨在发展运输业务、提高通过喀拉海的海河运输船只吨位、延长通航期，同时在叶尼塞河北部沿岸从事收购木材、建造锯木厂并负责木材运输和在泰梅尔半岛开采石墨矿、在下通古斯卡河（р. Нижняя Тунгуска）开采煤矿等事务。^③直到1933年，由于直接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的成立，该公司随即被撤销。北方航路委员会在这一阶段，开辟了海河两用港伊加尔卡以及乌斯季叶尼塞和鄂毕河上的新河港，连接西伯利亚三大河流和喀拉海的西伯利亚北部的水上交通网络，在这一时期得以初步形成。

1932年10月，由О.Ю.施密特(О.Ю. Шмит)和В.Ю.维谢(В.Ю. Визе)率领的考察队，乘西比亚科夫号破冰船，在一个通航期内成功完成了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白令海峡的一次航行。这是苏联首次在一个航期内完成的横穿北方海航道的航行。苏联政府开发北方海航道商业航行的计划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鼓舞。1932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考察队的表彰大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成立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的决定。

1917–1932年间，苏联开展了多项以国内运输为任务的考察试航。作为苏联北方海航道开发政策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北方海航道的总体运输量仍非常小，但已经开始出现大幅提升，航道沿岸增添了多个新港，航道沿线也

① Булагов В.Н. КПСС –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917-1980). С.47.

② ГАРФ. Ф.130. Оп.4. Д.539. Л.21.

③ Тимошенко А.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Арктике в XX–XXI вв.: Проблем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Арктика и Север. 2011. №.11. С.4.

布置下了最初的极地站网络，初步建立了北极航行的安全保障体系，并于1923年进行了第一次北极冰情预报，1924年进行了喀拉海域的第一次冰情勘测。苏联在初期建设中所做的这些努力，为最初的北方海航道航运业务提供了最基础的支撑。到了1932年，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北极科学研究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有关政策成果已初见成效，并最终在一个通航期内完成了航道全线的试航，开发西伯利亚资源并进行运输的主要目的基本实现。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北方海航道的发展中，科学考察与贸易运输紧密结合，为苏联接下来打造北极统一的水上交通干线进行了可贵的初步探索。

（二）1932-1940年：北方海上航路总局领导下的全面开发时期

经过第一个北极科学研究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在北方海航道不仅实现了一个航期内的全线航行，航道的航运保障体系也初步建立。1932年，北方海上航路总局成立后，北方海航道进入了全面开发时期，并于30年代末期确立了“将北方海航道转变为通往远东的常规水上交通干线”的目标。^①

总局成立之初，被赋予的主要任务是开发贯通从白海到白令海峡的北方海航道，并保障航行安全。^②随后苏联16个北极水文气象考察站、北极研究院以及所有的破冰船队，也归属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管理。1934年7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中央委员会决议扩展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的工作职责^③，将原本归属北方委员会的多项职能和部门，划归北方海上航路总局，使其担负起了负责发展极北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职能。^④1936年6月2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还给予北方海上航路总局在其管辖范围（北纬62°以北）以外建立任何类型工业企业的权力。^⑤

总局成立后的第一个考察任务进行得并不顺利。1933年，总局组织考察队乘切柳斯金号轮船，沿1932年西伯利亚科夫号的路线对北方海航道全

① РГАСПИ. Ф.475. Оп.1. Д.73. Л.14.

② РГАСПИ. Ф. 475. Оп.1. Д.10. Л.241.

③ Решения парт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м вопросам. 1929-1940гг. М., 1967. Т.2. С.481-486.

④ РГАСПИ. Ф. 475. Оп.1. Д.10. Л.241-245.

⑤ Положение о Глав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при СНК Союза ССР// Бюллетень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1936. №.8-9. С.389-393.

线进行科学考察，苏联原计划让这次航行成为不在辅助设施支持下完成航行的典范，但考察船切柳斯金号并不完全具备破冰的能力。1933年7月，在考察队已经快要到达白令海峡时，船只被夹在了漂流的冰块中间，并随冰块漂流了两个月之久。在等待救援的时间里，探险队仍未中断科学研究，最终全体队员获救。^①通过这次的考察，苏联科考人员认为，今后要更加关注船只的维护和建造工作，绘制出更为详尽的地图，使航行不再存在盲区。1935年，总局派出考察队乘破冰船完成了自西向东的全程考察，并在途中进行了多项海洋学研究。^②自1936年起，总局的水文地理考察便可在冬季的冰上进行，结束了冬季船只在各处越冬的历史。^③

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的管理体系发展迅速，到1937年，已下设52个组织和87个不同类型的科室。然而北极地区经济体系庞大，管理难度大，与中部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经济体系的接轨难度也较大。总局将很大精力用在北极地区的企业管理上，而最为重要的目标——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却未能很快达成。1937年，总局派出的考察队经历了严重的失败。考察队准备航行至北极点进行考察，并计划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浮冰站СП-1号。然而，由于船只设施老旧、对冰情和航行条件盲目乐观等问题，派出的64艘船只和破冰船中，到达北极越冬的只有26艘。这一年的物资运输任务也没有完成。^④为了集中精力解决航道开发问题，193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将北方海上航路总局下属企业移交其他机关管理的决议》^⑤，令北方海上航路总局把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北方海航道的开发上来，还确定了“将北方海航道开发成为具有潜力的国家交通干线”的发展目标。^⑥自此之后，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的职能有所缩小，以便于集中力量建设开发北方海航道。

北极航运在这期间经历了较大的发展。1932年，只有西比利科夫号一艘破冰船进行了北方海航道的试航，到了1935年，已有百余艘船只在北

① Булатов В.Н. КПСС –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917-1980). С.50-51.

② Гакель Я.Я., Чернеко М.Б. Советское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1917-1932гг. С.158.

③ V. Pereguykin, “Polar hydrography”, *Soviet Shipping*, 1986, No.2.

④ Булатов В.Н. КПСС –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917-1980). С.53.

⑤ РГАСПИ. Ф.475. Оп.1. Д.100. Л.130.

⑥ Известия СНК. 1938. 30 августа.

方海航道航行，193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60艘。1935年有4艘船只横贯整条航线航行，1936年增加到了14艘。1937年，苏联又建造了四艘新的破冰船，分别为斯大林号（«Сталин»）、卡冈诺维奇号（«Каганович»）、莫洛托夫号（«Молотов»）和加里宁号（«Калини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对北方海上航路总局增加了2.5亿卢布拨款用于各项建设，但实际花费却投入了4.65亿卢布。北冰洋沿岸和附近的岛屿上每年都会增加新的企业。苏联在季克西（Тикси）建成了最北端的海港，还扩大了季克松（Диксон）、乌斯季-叶尼塞（Устье-Енисей）、新港（Новый порт）等海港的规模。在冻土区建立了多座新城，如伊加尔卡、马加丹（Магадан）、沃尔库塔（Воркута）、阿姆杰尔马（Амдерма）等。北方海航道经过1932-1937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可以进行较为稳定的商业航行。

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上对北方海航道开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前，实现“将北方海航道转变为通往远东的常规水上交通干线”的目标。北方海上航路总局接下来便以此目标为工作中心。1939年的航行考察采用了航空勘探技术、破冰船设备和广泛的长期短期冰情预报系统。^①先进设施的配备使这一年的物资运输成果相当丰硕。共有104艘船只参与运输，共运送约12万吨各种类的生活物资，比预计还多出了近20%。^②北方海航道1935-1940年间的开发中，运输量增长了26%。^③1940年12月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进北方海上航路总局工作》的决议中规定，将北方海航道由考察性线路转变为常规系统性的水上交通干线，并责成造船工业人民委员部建造一批较强动力的破冰船辅助北方海航道的运输功能，计划于1943年投入航行。同时还规定供北极航行的专门船只不得少于40艘。^④然而就在这一任务顺利实施时，德军的入侵中断了这一计划。

尽管发展北方海航道成为全国常规水上交通干线的目标没有达成，但战

① РГАСПИ. Ф. 475. Оп.1. Д.73. Л.14.

② Булатов В.Н. КПСС –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917-1980). С.54-55.

③ Белов М.И.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Л., 1969. Т.4, С.228.

④ РГАСПИ. Ф.475. Оп.1. Д.73. Л.14.

前的相关工作，仍为二战之后继续这一任务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1932-1941年北方海航道在国家集中规划下发展的十年中，北方海上航路总局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统筹作用。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家Ю.Н.茹科夫(Ю.Н. Жуков)说：“1920-1930年间的苏联北极综合开发措施并非是程式化、形式化的政策文本，而是领导层经过深思熟虑后制定的地区发展战略。”^①这20年间，通过北方海航道以及西伯利亚河流运输的开发，国家西部与偏远地区开始获得更深入的经济联系，国家海河运输网络也形成雏形。^②苏联基于北极政策的前瞻性所取得的北极经济领域、交通领域和军事领域的成果早在二战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三) 1941-1945年：北极港口和北方海航道的战时利用

苏德战争开始后，北极航运一度中断，大型的建设项目叫停，并且中途撤回了多个北极考察队。战争初期，苏联政府将北方海上航路总局迅速改组成为具有军事性质的组织，总局的主要任务变成了粉碎敌人在该地区的进攻。这一时期总局的领导人员、极地工作者都被授予了军衔，许多极地工作者还加入了红军和海军北方舰队。^③

为了使破冰船免遭德军摧毁，苏联决定由北方海上航路总局负责，将摩尔曼斯克港口停放的破冰船和重要航运设施撤离该港，并对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进行重修和扩建。^④该港随后建设了新的码头，加深了码头吃水深度至24英尺。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深水港埃卡诺米亚在秋季以后完全冰封，无法与主港往来。为了能够使用该港口，总局在北德维纳河(р. Северная Двина)的河冰上建设钢轨，将卸载于此处的物资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再经铁路运出。1942年初，德维纳河口新的深水港北德文斯克(Северодвинск)建成，到达该港的护航队已经能够绕过冰情条件复杂的北德维纳河口。^⑤阿尔汉格

① Жуков Ю.Н. Сталин: арктический щит. М., 2008.

② Лукин Ю.Ф. Великий Передел Арктики, Архангельск, 2010.

③ Булатов В.Н. КПСС –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917-1980). С.73.

④ ГАРФ. Ф.Р5446. Оп.25а Д.6869. л.20.

⑤ Дремлюг В.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оенных годах в Арктик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Пб., 2013. С.30-31.

尔斯克港的改建，在战争期间的北方交通运输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了 1941 年，从欧洲经北极航线共有七万零六百余吨货物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到达苏联。这一年，欧洲经北极航线到达摩尔曼斯克港的货物占 31.8%，而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货物比重则达到 68.2%，^①很快代替了摩尔曼斯克港，在战争中承担起接纳盟国租借物资的主要港口的责任。

北方海上航路总局下设的水文地理舰队在二战时期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其编下的船只参与了冰上巡航，研究人员在进行水文冰情实地研究后，制定了新的航行手册和海图供战时航行使用，同时完成了在北方海航道上设立航标的任务。

在对盟国运输船只进行护航的同时，北方海航道也在正常进行货运通航。在白海（Белое море）航段和拉彼鲁兹海峡（Лаперуза пролив）以及整个北方海航道的冬春两季运输过程中，破冰船的作用功不可没。破冰船队在整个战争期间得以完好保存。

1941—1945 年期间，从欧洲到俄罗斯北部港口的北极航线和北方海航道，成了盟国从美国向苏联运送租借武器、粮食等物资的必要通道之一。^②战争中的军工需求促进了苏联北极的一些金属、木材等资源的开发，从而也带动了北方海航道货运量的提升。而战争期间新建和改造过的北极港口、浮冰站、气象站等设施，也进一步为航道的航行提供了基础和安全的保障。可以说，苏联对北方海航道的战时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航道的航运发展，使其成为连接欧洲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生命线。

（四）1946—1991 年：打造“国家水上交通干线”的加速发展时期

二战结束后，苏联面临着恢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与此同时，冷战铁幕的降临和北约的成立，使苏联日益感受到北极地区来自东西两侧的战略挤压。二战的经验使苏联早已认识到北方海航道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美苏冷战开启后，北极地区直接成为两极对抗的前沿，两国在北极地区展开了海陆空全方位的争夺。保证北方海航道的通航能力、发展破冰船技术，便在

① ГАРФ. Ф.Р5446. Оп.25а Д.6869. л.1.

② Монин С.М. Маршруты ленд-лиза// Обозреватель. 2010. №.6. С.50-57.

冷战时期被赋予了稳固苏联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北极军事竞争的特殊意义。20世纪50年代末，在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工作后，苏联开启了海运交通发展的新阶段，在北方海航道上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各领域的技术改造和更新，继续完成将其打造成“国家水上交通干线”的目标。^①在这一背景下，苏联顺应时代科技浪潮，对北极航运的交通技术进行了改造升级：破冰船的更新速度在加快，核动力破冰船的诞生使苏联的极地考察和北极航运事业进入了新时期。北极海域浮冰站的陆续建立，对北方海航道的航行安全和航运发展也起到了保障作用。破冰船与冰级船只体系的建设，以及对浮冰开展的综合研究，使得北方海航道的高纬航线航行、通航期延长以及冬季航行成为可能。苏联借由飞机、船只、极地站和观测台展开的针对浮冰的广泛而综合的例行研究，一直延续至今。

由于蒸汽破冰船的老化和北极航运需求的增加，加上核技术的发展，更强动力的破冰船建设已提上日程。1957年，苏联制造的世界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列宁”号下水，并于1959年12月7日完成首航。核动力破冰船具有极高的冰上通过能力和机动性，航行速度也比一般的破冰船高出2.5倍，同时具有强大的自给能力，这在冰区航行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核动力破冰船的诞生是北方海航道开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为苏联进一步开发北极资源提供了新机遇。自1961年起，苏联不断建造新的适用于冰区航行的船只，如“阿姆古埃马”号（«Амгуэма»）、“波韦涅茨”号（«Повенец»）等，内燃机轮船“巴斯昆恰克”号（«Баскунчак»）、“萨莫特洛尔”号（«Самотлор»）等。船只动力装备的提升使其在冰区航行的速度逐渐加快，也提高了船只的装载量。这些具有强大动力的破冰船和冰级船只，使得北方海航道西段全年通航成为可能。

北极海冰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气候的变化和北极航运的安全，因此，从北极浮冰站所获得的第一手数据具有无法代替的重要性。^②为了全面开发北方海航道，保证航行的顺利，苏联在北极海域重建了具有长期观测功

① Решения парт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м вопросам (1917-1967). М., 1967. Т.3. С.282.

②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ГИДРОМЕТ, 2008. С.31-32.

能的浮冰站。1950年4月2日，苏联在北冰洋开设“СП-2”号浮冰站，该浮冰站持续工作了376天，1952年4月11日随着浮冰移动而关闭。1954-1955年，苏联同时开设了“СП-3”和“СП-4”两个浮冰站，此后北冰洋上的苏联浮冰站不停地更换，直至90年代初，常设浮冰站开始运行。1954-1957年三年间，苏联各浮冰站共完成了25000次气象观测，发出了8000多个无线电高空测候器，进行了近4万次水文测量和3000多次深度测量。^①

得益于北极海上交通技术的现代化改造，北方海航道高纬航行和北极点航行成为可能，通航期也得到延长。20世纪中期，苏联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高纬航行经验。每一次北方海航道的航行考察，都会在传统沿岸线路冰情条件不佳时评估高纬航线的可行性。这些考察收集了大量北极各海域北部和北冰洋海域冰情的信息，为高纬航行分析和破冰船的通过性提供了数据基础。然而，只有当更强动力的新一代破冰船和破冰性更强的冰区航行船只出现后，北冰洋海域高纬度航行才真正可行。1977年，苏联“北极”号核动力破冰船在线路试航中成功到达北极点。这次试航持续了数昼夜，穿越了多年冰盖，到达了地球顶端，是世界海运史上水上船只第一次到达北极点。这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检验北冰洋高纬度航行的可行性和设备的可靠性。^②试验获取了北冰洋冰情等科学数据，以及破冰船在恶劣冰情条件下机械设施的运行情况的数据等信息。随后的1978年，又一艘核动力破冰船“西伯利亚”号带领一艘交通船进行了为期18天的高纬航行，经过新地岛、北地岛和新西伯利亚岛（о. Новая Сибирь），跨越北极五个海域，最终到达楚科奇海的谢尔契-卡门角。虽然北极各海域，尤其是东西伯利亚海冰情条件恶劣，但与北方海航道常规路线相比，这条高纬线路自西向东航行比航道的传统线路节省了2100公里路程。^③除了通往北极点的航行之外，这一时期其他的高纬航行主要是出于建设和维护浮冰站以及科学考察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起，通往北极点的航行开始增多。1990年，“俄罗斯”号破冰船为北极点送来了第一批游客。自此以后，俄罗斯破冰船至北极点的夏季旅游航线开始常规化。

① Новиков В.Д. Покорение Арктики. М., 1963. С.152.

② Морской транспорт СССР. М., 1984. С.175-176.

③ Магидович И.П., Магидович В.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М., 1986. Т.5, 6.

北极海上交通技术的进步，还使得北方海航道的通航期得到延长，同时使冬季航行成为可能。从 1970 年开始，苏联北极航运进入了更快的发展时期。诺里尔斯克金属矿联合公司坐落在叶尼塞河的下游，北方海航道对其有重要意义。积累了足够的冬季航行经验后，苏联于 1970 年 11-12 月间进行了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经北方海航道航行至杜金卡（Дудинка）的冬季试航，并在中途到叶尼塞下游完成了该公司的货物运输。这次试航是北方海航道有计划的冬季航行的开端，^①证明了在极夜和恶劣的水文气象条件下，利用破冰船也能完成喀拉海和叶尼塞河的航行。此后北方海航道的通航期逐年延长，到了 1978 年，北方海航道的西段航线从摩尔曼斯克到杜金卡的航线实现了全年开通，标志着苏联针对北方海航道延长航期目标的阶段性达成。

由于交通技术的大幅提升，二战后北方海航道航运业务发展迅速。1957 年北方海航道的运输总量与 1940 年相比增加了 4 倍，与 1932 年相比则增加了 16 倍。^②到 1987 年左右，北方海航道的年货运量达到了历史顶峰，但由于国内改革和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北方海航道的运输量在经历巅峰后很快又开始大幅下滑。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的航运业务与当今的不同在于，苏联时期主要是为满足航道沿线居民点的物资供应，几乎不存在过境运输。

在航道管理机构设置方面，二战后苏联逐步缩小了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的职能范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新成立的北方海航道管理局将其取而代之。1946 年前，北方海上航路总局一直归苏联人民委员会直接管理，1946 年开始至 1953 年则由苏联部长会议直接管理。1953-1964 年又交由苏联海运部直接管理。期间，原本归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管理的摩尔曼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地的轮船公司和破冰船，都移交给了苏联海运部货运船队总局，北方各港口也交由苏联海运部的相应各航运局管理。北极地区采煤生产联合公司、北极地理研究院、几个航空管理处和所有的机场，也都不再由北方海上航路总局领导。^③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的职责在几经缩小后，主要负责领导北极破冰船队，协调各海运公司、部门，组织进行航行及其准备工作。由此，

① Чубаков К.Н.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М., 1979. С.25.

② Вод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1957. 17. Декабря.

③ Афанасьев А.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Главсевморпут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Летопись Севера. М., 1957. Т.2. С.80.

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由成立时统管北极事务的领导决策部门，逐渐转变为以北方海上航运发展为单一目标的执行机关，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的地位的日益下降，最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被北方海航道管理局所取代。苏联设置统一部门管理北极综合事务的历史就此结束。北极事务管理机构在国家层面逐渐向细分化、专业化、常规化调整。1971 年 9 月 16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海运部下属北方海航道管理局相关问题》^①的决议，正式组建北方海航道管理局，并确定了北方海航道管理局的章程。北方海航道管理局的职责包括：对北方海航道作为国家北极交通干线的合理利用进行国家监管；组织北极航运，采取措施保障该地区航运的安全；采取措施防止和消除苏联北方海岸海洋环境污染，并以此目的对往来船只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监管。

自 1950 年起，在全面了解和掌握航道浮冰信息、破冰船技术突飞猛进且居世界前列的大形势下，苏联的北极航运得到了迅速发展，货运量大大增加，北方海航道最终被打造成为全国性的常规水上交通干线。二战后的苏联北极航运政策具有很强的规划性、稳定性和高效性，同时也具有连续性。不但延续了战前的政策方式，即将北方航运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综合发展的规划之中，而且延续了战前的政策目标，即将北方海航道打造成常规水上交通干线，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苏联大力发展北极航运技术，其首要目的是满足争霸的军事需求，然而在客观上也惠及了北方海航道航运水平的快速提升。

二、苏联对北方海航道管辖权的维护

苏联时期，除了在北极领土问题上坚持以扇形原则进行划界之外，二战以后，苏联在北极的海域空间问题上也秉持扩展的姿态。这一方面是出于冷战时期维护北部边界安全的考虑，需要更广阔的北部海域部署潜艇和浮冰站，另一方面也是基于顺应海洋法发展的立场，对内水、基线、领海、经济区等做出国内立法上的相应规定，并且尽力寻找扩大历史水域范围的理论

^① Буник И.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ей судоходства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морскому пути.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осква: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МИД РФ, 2007. С.106.

实践证据，以期获得海上油气资源开发、航道开发上更多的优势。历史性水域理论的产生给苏联提供了北极空间争夺的新依据。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苏联又开始依据领海直线基线划法，维护其在北方海航道的管辖权。苏联末期还颁布法律确定了北方海航道的路线范围，依据历史性权利和直线基线，提出对北方海航道全线的管辖权主张，并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苏联末期尝试向其他国家开放商业航行，体现了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寻求北极国际关系缓和与合作的态度。

（一）基于历史性权利和直线基线理论维护北方海航道管辖权

1916 年俄国向一战盟国发布的外交照会中，界定了俄国扇形区域内众多北极岛屿的主权归属，这是历史性权利在俄国北极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方面应用的开端，也为苏联利用直线基线对北极部分海域提出内海主张和对北方海航道提出管辖权主张提供了历史基础。苏联时期也基本是利用这些岛屿划出领海直线基线，为自身寻求更广阔的内海空间，再结合“历史性海峡”的理论，从而将管辖权扩展至整个北方海航道水域。

苏联于 1960 年通过的《1960 年苏联国家边界保护规定》（Положение об охра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ы СССР 1960г.）中便采用了历史水域理论来界定内水，认为一些苏联拥有历史性权利的海域和海峡属于苏联内水，并且定义历史性水域为“历史上属于苏联的海湾、水湾、小湾和河口湾的水域，以及海和海峡”，但并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海域和海峡属于此列。1964 年 7 月，苏联向美国提交备忘录，称苏联对德米特里·拉普捷夫海峡（пролив Дмитрия Лаптева）和桑尼科夫海峡（пролив Санникова）拥有历史性权利。1966 年，苏联发布《海上航行国际法手册》，规定德米特里·拉普捷夫海峡和桑尼科夫海峡历史上属于苏联。1982 年，苏联颁布《苏联国家边界法》（Закон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е СССР），其中重复了 1960 年《1960 年苏联国家边界保护规定》中关于历史性水域的规定，界定了苏联国家边界的地位，还有专门条款规定苏联的内海、内水和领海。规定内水包括大小海湾、河湾、三角洲、部分海洋和海峡，以及历史上自古属于苏联（俄罗斯）的区

域。^①1985年，苏联在《确认北极海域、波罗的海和黑海基线以计算领水、经济区和大陆架宽度的地理坐标目录》的法令中规定，北极的“历史性水域”有白海、巴伦支海的车什卡内亚湾（Чешская губа）和喀拉海的拜达拉塔湾（Байдарацкая губа）。然而，1985年主张的这些水域并不都属于北方海航道的范围。

实际上，俄罗斯历史上从没有对整个北方海航道提出“历史性水域”主张，仅对航道上的两个海峡提出主张，认为是其历史海峡。^②这与加拿大主张整个西北航道为其“历史性内水”有着明显区别。而对于苏联1964年主张的历史性海峡，美国等国在1965年也曾多次提出抗议。美国在其抗议声明中声称，“就算国际法中的历史水域理论可以用于国际海峡，基于历史性根据对这些水域的任何主张，美国是不予认可的。”^③美国对苏联主张的抗议也体现在行动中。1962-1967年间，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楚科奇海（Чукотское море）、东西伯利亚海（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е море）、拉普捷夫海峡（пролив Дмитрия Лаптева）、喀拉海（Карское море）和巴伦支海（Баренцево море）进行水文考察，考察兼具科研和军事调查性质，^④而这些行动也立即遭到苏联的抗议。

除了历史水域理论以外，苏联还通过国内立法，对北方海岸采用直线基线划出了内水、领海的界限，实际上造成向外扩展了专属经济区范围的事实。北方海航道上一些重要的海峡和水域也被划作内水。相比于历史水域理论，苏联显然更重视通过划定直线基线的方式，使其主张的水域在法律上构成内水。苏联于1985年通过决议《苏联直线基线：北极大陆沿岸与岛屿、波罗的海和黑海》，对北极陆地沿岸和岛屿的内水采用直线基线划法，将北极众多海峡，包括乌戈尔沙尔海峡（Югорский шар）、喀拉海峡（Карские Ворота）、维利基茨基海峡（пролив Вилькицкого）、绍卡利斯基海峡（пролив

① Буник И.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ей судоходства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морскому пути. С.106.

② 王泽林：《北极航道法律地位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

③ “United States Aide-Memoire to the Soviet Union”, June 22, 1965.

④ Erik Franckx, “New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ast Pass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Law*, June 1991, p.36.

Шокальского)、红军海峡(пролив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扬斯克海峡(пролив Янский)、德米特里·拉普杰夫海峡和桑尼科夫海峡划到基线内,成为苏联内水,并最终确定了领海直线基线各点的名录,还用拉丁字母标出名称与读音。^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北方海岸继续沿用了直线基线制度。而美国对俄罗斯北方海岸的部分直线基线提出抗议,抗议位置包括几处重要的海峡入口处。^②)

历史性权利和直线基线在苏联北方部分海域和北方海岸是否适用,在国际法学界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而北方海航道的法律地位,以及俄罗斯是否拥有对北方海航道整个水域的管辖权,国际社会上也存在着异议。然而在当今的绝大部分北极航运实践中,已倾向于遵守俄罗斯关于航道的国内立法,这还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4条的适用和《极地规则》的强制性有关。但尽管如此,苏联时期尽力寻找扩大历史水域范围的理论和实践证据,以及直线基线在国内立法中的体现,仍为苏联和俄罗斯在北极海上油气资源开发、航道管辖与利用上争取了更多的优势,也为苏联末期《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的出台奠定了法理基础。

(二) 颁布《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

《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于1990年出台,1991年实施,是苏联历史上首部规范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的法规,是苏联维护其在整个北方海航道上管辖权的国内立法体现。苏联在1965年颁布的《维利基茨基海峡、绍卡利斯基海峡、德米特里·拉普捷夫海峡和桑尼科夫海峡实行强制性的引航和破冰服务》的法令中,仅规定了船舶在通过以上四个海峡时必须接受强制性的破冰引航服务的规则,而1991年的《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则规定了除以上四个海峡之外,通过其他区域时,北方海航道管理局的海上指挥中心可根据不同情况,通过岸基、飞机、破冰船引领或破冰船协助引航等方式指导船只

① Буник И.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ей судоходства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морскому пути. С.107.

② R. Douglas Brubaker,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Russian Baselines in the Arctic", *Ocean Develop & International Law*, 1999, Vol.30, p.210.

航行。^①通过航道的船只需要提交破冰引航申请，并表明引航要求，还需保证承担海洋环境污染的责任。北方海航道管理局指挥部须向航行船只提供航行信息、破冰与救援服务并按规定收费。如果过境船只事先未向北方海航道管理局递交航行申请，则该船在经过每一处于苏联监管下的水域时都需获得许可方能通过。（目前该规则已被 2013 年的《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取代，新规则取消了强制引航规定，引航费用也有所下降。）

《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还第一次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了北方海航道的地理范围。1971 年苏联颁布的《北方海航道管理法》中并未对北方海航道的范围做出清晰界定，而《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则第一次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了北方海航道的地理范围。《规则》1.2 条规定：“北方海航道是位于苏联内海、领海（水）或者毗连苏联北方沿岸的专属经济区内的常规国内海运线，包括适合冰区领航船只航行的航道，西端的起点是新地群岛海峡的西部入口和热拉尼亚角向北的经线，东段到白令海峡中的北纬 66°纬线和西经 168°58'37”经线。”^②该定义区别了北方海航道和东北航道，证明了北方海航道是东北航道的一部分，但未对航道的北部界限加以明确，^③保留了北方海航道延伸到极点的高纬航线的可能，同时表明了苏联坚持北方海航道是国内海运干线而非国际航道的地位。（2013 年的新规则重申了俄罗斯在北方海航道地位上“国家海上交通干线”的立场，并将 1990 年《规则》中的“北方海航道航线（Трасса）”的说法改为了“北方海航道水域（Акватория）”，进一步扩大了航行规则的适用范围。）

《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还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北方海航线对所有国家、所有船舶开放的法规。二战期间，为了接纳盟国运输物资，苏联向盟国开放了北方海航道和空中航线。但除此之外，整个苏联时期的北极交通体系，尤其是北方海航道，对外国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

① Правила плавания по трассам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Глава 7// Арктический регион: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д-ред. Иванов И.С. Т.3. РСМД.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пресс. С.256-257.

② Правила плавания по трассам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Глава 1 (2) // Арктический регион: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д-ред. Иванов И.С. Т.3. РСМД.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пресс. С.254.

③ 王泽林：《北极航道法律地位研究》，第 61 页。

1967年，苏联海运部长曾邀请外国船舶在北方海航道航行，但前提是必须遵守苏联的航行规则并支付相关费用，还需提前获得苏联商船部的批准。该邀请并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实质响应。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摩尔曼斯克讲话，发出了对外开放北方海航道的意愿。然而，直到1991年《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实施后，才有第一艘外国商船经北方海航道过境。

三、苏联北方海航道开发利用的经验与不足

“冰上丝绸之路”的经济和地缘优势在当今世界的凸显，得益于多个方面：加速融化的北极海冰，迅速发展的冰区航行技术，中、欧对贸易通道的需求，北极能源开发需求……而早在这一切优势尚未被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时代，北极国家，尤其是苏联，就已经为北极航道能够早日成为真正的“冰上丝绸之路”作了成体系的铺垫准备。苏联时期对北方海航道的开发治理，显现出了远高于当今和其他历史阶段的发展速度和效率，取得了相当的历史成就，也奠定了当今俄罗斯在北极航运事务上的竞争优势、主导权和话语权。然而苏联北方海航道开发政策同时具有两面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航道商业航行的开放性和发展的内生动力。苏联模式的开发治理带来的弊端，是航道国际化发展的严重缺失、内需的严重不足，以及对环境保护的长期忽视。总结苏联北方海航道开发利用的经验与不足，笔者认为需从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在航道开发中的体现、对航道管辖权与开放性之间的平衡、技术开发与经济社会开发是否齐头并进，以及航道地缘优势凸显的时代背景下的影响等方面来探讨。

（一）“苏联模式”在北方海航道开发中的体现与得失

苏联时期采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被称为“苏联模式”的建设形式和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也体现在了北方海航道的开发中，是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政策最显著的特色，是航道得以快速开发的关键，同时也是导致开发中产生一系列遗留问题的根本原因。

北方海航道开发中的“苏联模式”主要体现在对北极和航道政策上的高

度连续性、管理上的高度集中性、高效性和强制性。连续性主要体现在苏联时期的北方海航道发展主要靠政府财政预算，国家对其开发计划被长期纳入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框架中，且拥有一以贯之的建设目标。从北方海航道全线航行在一个航期内得以贯通后，苏联于 1937 年首次提出“将北方海航道打造为全国常规水上交通干线”的建设目标。这一建设任务虽然被战争打断，但在战后又重新提上日程，依靠破冰船技术、海冰预报和水文预测技术，以及港口基建的提升，最终完成了目标。而对偏远落后地区进行高强度开发往往成本很高，因此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这种规模的开发只有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才能够实现。

北方海上航路总局在 20 世纪 30-70 年代间对航道的开发管理，体现了高度的集中性和高效性。苏联时期的垂直权力体系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其高效的政策执行力，却保证了这一时期国家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统一的国家执行体系是苏联北极政策实施的高效保障，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多部门分工重叠、权责不明以及沟通协调不畅等问题。而当代俄罗斯的北方海航道政策执行体系中，正恰恰缺乏像北方海上航路总局这样总揽全局的执行机构来保障政策实施，以助于北方海航道开发中的攻坚问题的推进和最终解决。

然而必须指出，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开发的集中、高效，是在维持政策实施的强制性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参与北极地区工程建设的劳动者中，除了少数的极地科学工作者、专家和土著居民外，其余大多是北极地区大大小小劳改营中的劳改犯。这种强制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使用，在当今俄罗斯早已不具备延续的可能。因此旧有的发展模式崩塌之后，北方海航道继续发展的内生障碍，便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体现无遗：航道的国际化和开放性长期受到制约，航道沿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内在需求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及北极海域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归根结底也都是“苏联模式”在航道开发中的遗留问题。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推出了一系列北极油气资源开采项目，但复杂的隶属关系、利益纠葛和资金困难，大大降低了执行效率，导致这些项目停滞，北方海航道的发展也随之停滞。在经历了二十年的沉寂后，2008 年，随着俄罗斯国家北极战略的部署，北方海航道复兴被重新提上日程，其战略实施方式多以公私合作的形式体现。然而从近几年的发展形

势，至少从财政拨款方面来讲，仍难以令人满意。当前，俄罗斯虽然继续坚持北方海航道的“国家常规水上交通干线”的地位，并且致力于发展航道的国际运输业务，北方海航道发展规划也已经形成了立法和政策体系；然而由于缺少苏联时期独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充足的国家预算、垂直权力体系和统一的执行机构支撑，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开发政策的效率和连续性，大大受阻。

（二）紧抓管辖权但开放性不足

1926年，苏联将扇形理论用国内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在1916年沙俄政府关于岛屿主权归属的外交照会的基础上，将苏联对北极岛屿的主权以法律的形式扩展至扇形区内的未知岛屿和陆地。时至今日，扇形理论早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成功维护了其规定的扇形区域内岛屿的主权归属地位，而1926年法令又没有规定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问题，因此在国际海洋法迅速发展的20世纪70-80年代里，继续坚持扇形原则的意义已然不大，苏联也在寻找法理依据，解释扇形理论未涉及的海洋空间的地位。历史水域理论和直线基线的采用，便是在这一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苏联通过历史水域的说法，将白海、喀拉海等北极多处海域定义为内海，以直线连接各岛屿外沿作基线划出领海。这样一来，北方海航道大部分航段和一些重要的海峡，都被划在了苏联的领海和内水之中，从法律上获得了加强对航道控制的依据。除此之外，苏联时期重视对北极开发的历史研究，完成了对十月革命以前三百多年国家北极政策和开发活动的历史梳理，为苏联对扇形理论、历史水域理论的采用补充了历史依据。虽然该时期的此类历史著作多被西方学者质疑，但从结果来看，苏联时期在扩展和维护北方海航道管辖权方面的努力是较为成功的。但在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中，苏联表现出“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势，导致海洋划界并没有在这一时期完成，北方海航道的具体范围在划界完成之前都将存在争议。

然而在牢抓航道管辖权的同时，苏联几乎放弃了航道的对外开放。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在航道管理上的严格和航道管辖权的争议给发展国际航运业务带来了诸多限制，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峙，导致航道的军事功能在这一时期已经远远大于贸易功能。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的航运

业务与当今的不同在于，其主要满足于航道沿线居民点的物资供应，几乎没有过境运输业务。苏联前期为航道开放所进行的仅有的几次努力，也是迫于战争或形势变化，并未带有尝试开放航道商业航行的目的。直到 1987 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摩尔曼斯克讲话，才明确发出了对外开放北方海航道的意愿。因此，哪怕是北方海航道航运业务最高峰的 1987 年，航道的过境运输和跨境运输业务仍然寥寥无几。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开放性不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今俄罗斯仍然面临被西方挤压的战略困境，过境运输船次在航运船次数据上依然占很小的比例。俄罗斯近年来虽然提倡发展北方海航道的国际航运业务，欲将其打造成为“可与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相提并论的国际化航道”^①，但是在航道的法律地位上，一直坚持对其拥有不容置疑的管辖权。这种主张和发展目标间的矛盾，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战略和贸易需求结构的调整来解决。

（三）技术开发与经济、社会开发没有齐头并进

出于冷战的需要，苏联后期对北方海航道航运技术的开发极其重视，且收效明显。然而航道沿线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却远远没有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内需长期缺乏，加上过境运输业务迟迟开展不起来，导致航道航运量提升的后劲严重不足。

苏联在二战以后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对北方海上交通技术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破冰船、浮冰站和港口设施建设都得到大幅度发展。与此同时，对北方航运管理部门的调整也促进了北方海航道事务的细分化、专业化和常规化。战后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对航道的发展都给出了清晰的目标。由于以上政策的实施，北方海航道西段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全年通航，北方海航道的航期得到了延长，苏联随后征服了北方海航道的高纬线路，并且利用核动力破冰船航行至极点。将北方海航道打造成为常规水上交通干线的总体目标也在苏联末期短暂得以实现。

然而，这一系列技术优势的获取虽然使得北方海航道的航运量在 20 世

^① Путин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 превратить Арктику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торговый путь. RT. 22-08-2013. <https://russian.rt.com/inotv/2013-08-22/Putin-rasschitivaet-prevratit-Arktiku-v>

纪 80 年代达到顶峰，但又迅速回落。这是因为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发展模式不复存在，资源开采行业陷入停滞，俄罗斯北极地区本身发展极不充分的第三产业和社会经济，无法拉动航运的内在需求，技术开发与经济、社会开发没有齐头并进。北方海航道大部分沿线港口城市直到现在仍没有与全国交通网相连接的铁路，有些城市规模极小，甚至只能算得上是聚居点，且人口外流形势严峻。解决这些矛盾，亟须在不断坚持技术开发的基础上，发掘新的贸易增长点和航运需求，加强沿线港口城市化建设、其他交通线路建设和多样化产业布局。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则需要通过启动拥有强大资金、技术和战略保障的国际化方案，而苏联时期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新世纪以来，北方海航道在俄罗斯振兴北极大战略的带动下，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俄罗斯延续了苏联时期的战略目标，确立了利用北方海航道作为其“国家海上交通干线”开发北极的优先方向。并且着手调整航道的航行规则，取消了航道强制引航的规定，推出了多部针对北方海航道航行管理的国内法律规定和多个国家开发项目。^①最终目标是如普京在 2013 年提出的，将北方海航道建成与传统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重要航线相比，具有竞争力的一条国际航线。^②然而从 2014 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油价暴跌、航运业萧条等危机的影响，北方海航道的航运数据开始出现大幅回落。为促使北方海航道航运数据回升，保障航行安全，振兴航道发展，2015 年 6 月，俄罗斯政府推出了《北方海航道发展综合规划》（规划文本据查阅资料显示并未公开）。^③规划内容包括以下几个大方向：（1）航行水文地理保障；（2）事故搜救保障；（3）建设新的破冰船；（4）水文气象保障；（5）海港发展；（6）海洋技术的研发；（7）保障海军军舰的活动。2017 年 3 月，在第四届

① 2000 年以来，俄罗斯政府出台的专门针对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政策文件，主要包括：《国家支持北方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构想》（2000）、《俄联邦北极国家政策基础》（2001）、《2020 年前俄联邦北极国家政策基础与远景规划》（2008）、《2020 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区域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3）和《2020 年前俄属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2014）。针对北方海航道的国内法律规定和发展的方案包括：《俄罗斯北方海航道水域商业航运政府规章特别法修正案》（2012）、《北方海航道水域航行规则》（2013）和《北方海航道发展综合规划》（2015）。

② Путин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 превратить Арктику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торговый путь.

③ Справка о Комплексном проекте развит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2015-6-8. <http://government.ru/orders/selection/405/18405/>

“北极一对话之地”国际论坛上提到的俄罗斯《2025年前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财政预算方案》中，计划为发展北方海航道的运输潜力而建立所谓“支撑区域”，用以发展建造破冰船、完成水文气象观测网络的现代化和维持交通信息综合系统，并计划在2025年前完成120兆瓦的领航破冰船建造并投入使用。^①目前北方海航道的运输量已有所回升，且于2016年的通航期内达到了超过700万吨的历史最高点。^②预计到2035年，北方海航道年运输量将达到3000万吨。^③

（四）地缘优势凸显，强化了军事竞争的同时也加重了环境污染

二战时期，苏联北极的海空原本是盟国间运输租借物资的“生命通道”，航道的地缘地位在战争中第一次获得世界关注。因此在冷战开启之后，北极海域直接成为美苏对抗的前沿，美苏两国在北极展开了海陆空全方位的交锋。美国认为，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北冰洋可能成为美苏的主要战场。因此，冷战刚开始，美国就在阿拉斯加投入了很多军事物资，还在格陵兰岛、冰岛等地建立了多个海空军事基地。北约成员如英国、挪威和丹麦等，冷战时期也秘密在苏联北方边境部署了军事基地。^④二战的经验使苏联早已认识到将来北极海上陆上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为了应对威胁，冷战时期的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北极沿岸建立了空中防御系统，重视在北冰洋沿岸开发战略核导弹，部署核潜艇，建立浮冰站，努力在北极地区寻求自己的战略优势，以同美国相抗衡。而经过北极战场的锤炼变得日益强大的苏联北方舰队，也为冷战时期苏联同美国的对抗提供了军事保障。苏联还将二战之后拥有的第一艘核潜艇配备给北方舰队，大力加强了北方舰队的实力，同时将摩尔曼斯克建

① Программа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ки до 2025 года обойдется бюджету в 210 млрд рублей. 2017-3-28. <http://tpprf.ru/ru/businessNews/183141/>

② Дмитрий Рогозин провёл заседание Госкомисс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ки. 29.03.2017. <http://government.ru/news/27380/>

③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Арктика – территория диалога». 30.03.2017.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4149>

④ Тимошенко А.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XVIII-XXI)//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Арктике: стратег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освоения вXVIII-XXI вв. / под-ред. Ламин В.А.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12. С.25.

成苏联最大的海、空军基地。^①北方舰队由此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逐渐扩大成为苏联在冷战时期五大舰队之中规模最大和实力最强的海军舰队。

北极海域军事竞争的强化、北冰洋海域倾倒核废料产生的核污染，必然导致海洋自然生态的破坏，也影响到土著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然而二战以前的苏联政府并没有关注到生态问题。即使是二战后，苏联北极开发仍以生产指标的增长为导向，并没有合理安排生产布局 and 为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也没有在生态保护方面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北极的生态环境问题在苏联后期开始渐渐凸显，苏联后期关于北极航运的立法中也开始出现防止海洋污染的相关规定。如 1971 年的《海运部下属北方海航道管理局相关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北方海航道管理局的职责包括采取措施防止和消除苏联北方海岸海洋环境污染，并以此为目的对往来船只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监管。1984 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苏联专属经济区》的命令（Указ Об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зоне СССР）中宣布了苏联拥有海岸向外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还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34 条规定的“一国有权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制定专门措施和规定防止船舶污染”来对“特殊区域”和“冰封区域”设定条件和制定相关规定。^②防止海洋受船舶污染方面的法令，还有 1984 年《加强苏联极北地区和北方各海域自然环境保护》等。^③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苏联开始关注北极海域污染问题，但具体的防治措施并没有抑制住污染后果的蔓延。时至今日，俄罗斯北极海域和岛屿上，仍然遗留有大量冷战时期的核废料。而冰区溢油污染则与一般海域相比更为严重，治理起来也极其困难。苏联时期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冰区污染防治机制，而当今俄罗斯在北极海域的污染治理手段，也面临着国际上日益严苛的冰区航行规则，尤其是《极地规则》的考验。

① 北极问题研究编写组：《北极问题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年，第 300 页。

② Буник И.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ей судоходства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морскому пути. С.106-107.

③ Там же.С.107.

结 语

苏联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北方海航道开发的快速发展阶段。在科学考察与航运开发方面，这一时期苏联积极开展航道各航段的试航考察。1932年成立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直接管理航道航运、科考事务，并于同年完成了航道的全线航行。二战期间，盟国租借物资运输船只还通过北方海航道运至苏联战场。二战后，苏联致力于破冰船和港口建设、航道水文地理探测技术和浮冰站建造方面的发展，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成功考察航道高纬航线，航道航期也逐渐延长。苏联还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利用破冰船航行至北极点。苏联凭借其在破冰船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奠定了其在北方海航道航行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并坚持北方海航道是苏联的“国家常规水上交通干线”。虽然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未开展国际航运业务，但国内对航道的利用在1987年达到了顶峰。在航道的管辖权维护方面，历史性水域理论的运用，给苏联提供了争夺北极空间的新依据。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又开始依据领海直线基线划法，维护其在北方海航道的管辖权。苏联末期还颁布法律最终固定了北方海航道的路线范围，依据历史性权利和直线基线，提出对北方海航道全线拥有管辖权的主张，并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

北方海航道开发中的“苏联模式”和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是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得以快速开发并取得以上诸多成就的关键原因。在奠定了当今俄罗斯在北极航运事务上的竞争优势、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遗留问题，如航道的国际化和开放性长期受到制约，航道沿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内在需求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及北极海域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

但尽管如此，苏联时期的北方海航道开发，仍为今天的“冰上丝绸之路”创造了基本的雏形。苏联时期形成了针对北方海航道较完善的科学考察和技术开发体系，顺应国际海洋法的发展紧抓航道管辖权，且拥有航道开发持续的目标和统一的政策体系及执行机构。这些成功经验不仅值得俄罗斯在制定和实施航道开发政策时去学习，同时也值得当今希望参与航道开发、利用航

道的各国借鉴。俄罗斯目前已经发展出成体系的北方海航道发展战略，然而北方海航道国际化和开放性的提升，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内需、过境业务需求的拉动，以及各种大型项目的资金需求等各方面的目标，亟须通过国际合作的形式来达成。参与北方海航道建设，充分发挥和利用航道潜力不仅可以缓解中国目前海上通道中的“马六甲困境”，对其开发利用也将对中国的经济布局、能源战略产生巨大影响。这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中国作为参与航道开发与利用的后来者，首先要本着尊重的态度学习俄罗斯已有的开发治理经验，了解产生问题的原因。而当下“一带一路”的开展，则为北方海航道的复兴在全球大格局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无论从国家、地方、学术还是企业层面来讲，中俄两国都应积极调整合作与互动模式，探索出具体的推动路径与合作方案，使俄罗斯坚持探索和开发了几百年的北方海航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复兴战略和两国北极政策的推动下，真正转变为联通和繁荣欧亚贸易、惠及中俄两国的“冰上丝绸之路”。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Soviet Union is the most systematic and fruitful chapter in Russia's entire history in developing the Northern Sea Route(NSR). Early before WWII, the Soviet government actively carried out expeditions in various sections of the NSR.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NSR was established for managing shipping an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and the full navigation of the NSR was completed. During WWII, the Arctic shipping lanes became the “life lanes” to the Soviet Union for facilitating the transportation of important supplies from the allied transporters. After the War, the Soviet Union wa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cebreakers and port construction, hydrographic and navigational techniques for navig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ce floes. Based on historical rights and straight baselines, the claim of jurisdiction over the entire NSR was proposed. It also proposed opening commercial voyages to other countries. The “Soviet Mode” was a key factor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SR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Nevertheless, it also

led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long-term restric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openness of the NSR, the unbalanced socio-economic underdevelopment along the route as well a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Arctic ocean. But even s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SR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still creates a basic prototype for today's construction of the "Polar Silk Road", laying a valuable foundation for Russia's superiority in competition and domination in the NSR issues.

【Key Words】 the Soviet Northern Sea Route, the "Polar Silk Road", the Arctic Shipping

【Аннотация】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 самая системная и плодотворная глава в истори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Россией. Д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ССР активно проводил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 Северным морям, создал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и завершил судоходство по всей трассе за один навига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союзники перевозили суднами арендованные товары по арктическим маршрутам на поле бо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сле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 вложила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в развитие ледоколов и портов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технологию гидр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зондирования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ледовых станций, а также оказала поддержку открытому коммерческому судоходству для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ю требований юрисдикции над всеми трассам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на основ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рав и прямых исходных линий. «Советская модель» была ключевой причиной многих достижений в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ивела к ряду проблем, таких как ослаблени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СМП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вдоль маршрута и серьёзное загрязнение арктических вод. Н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развитие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создало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й прототип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Ледового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заложив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в вопросах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судоход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СССР, Ледовый Шёлковый путь, арктические перевозки

(责任编辑 李 恪)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崔珩**

【内容提要】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要素互动的结果。从历史脉络来看，沙皇俄国和苏联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受到了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开发的结果又对俄国和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来了改变。新世纪初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政策优先次序变化等，均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产生影响。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2012年）以来，将远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方向，并将远东开发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转向亚洲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对外政策的互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抛弃“殖民思维”，远东西伯利亚也在俄罗斯的认知中由“边疆”转变为核心利益。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但远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远东开发的利益如何分配、远东开发成果如何才能最大化惠及俄罗斯民众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远东开发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其整个过程却受制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 俄罗斯东向战略 俄罗斯与亚太关系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国毗邻、非毗邻地区和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2017年度辽宁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大欧亚时刻的辽宁省与俄罗斯远东区域合作—基于次区域和支点城市视角的研究”（项目批准号：2017JYT03）阶段性成果。

** 崔珩，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国际研究视域中的远东西伯利亚，有其特定的语义内涵。

历史学范畴中的“远东”是一个从欧洲中心主义衍生出来的认知概念。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国家根据距离自身的远近，将亚洲划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三个区域。所谓“远东”，指的是伊朗、土耳其以东至太平洋的广阔空间。

政治学范畴的“远东”，是俄罗斯使用较多的概念。就行政区划的含义而言，远东指代俄罗斯现有的八个联邦区之一的远东联邦区。在地理学意义上，远东的范围扩大至从西伯利亚到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广大地理空间，以及贝加尔湖沿岸地区。

通常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谈论的“远东开发”，即是基于地理意义上的“远东”概念所展开的讨论。由于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之间在地理、政治和经济上都存在紧密联系，俄罗斯政府认识到割裂远东地区与西伯利亚的自然联系，将导致西伯利亚地区的“内陆属性”增强，而人为的空间分割，也将影响到远东开发计划的落实成效。^①因此，远东开发的概念，涵盖西伯利亚地区和后贝加尔地区，这样就衍生出“远东西伯利亚开发”这一概念。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像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红极一时的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这类大学教科书，是不太可能把远东西伯利亚作为主要问题来研究的。^②同时代的英国教授苏珊·斯特兰奇虽然已聚焦于能源、交通运输、乃至国际安全等与远东西伯利亚问题相关的重要概念，但是依然不可能把远东西伯利亚问题作为主要叙述和研究的对象。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专注于研究“国际舞

① 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 5. От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к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Валдай клуб. 6 сентября 2017.

② Edited by Mark Blyth,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IPE), IPE as a global conversation*, Oxon, 2009, p.12.

台上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①这一命题，对于远东西伯利亚而言还是过于笼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毫无用处。首先，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一个国内政治与区域经济高度交织的问题。从政府决策来看，克里姆林宫需要综合考虑国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区域发展的优先次序以及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这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互动、内政与外交相互影响的过程。其次，从区域合作的角度来看，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不纯粹是俄罗斯一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议题，它也为亚太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参与空间。^②第三、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政策制定和实施结果，直接受到国家政府主导与市场调控、中央与地方、边疆开发与外部环境等几组因素博弈的影响。因而，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念、范畴来观察远东西伯利亚开发问题，可能带来新的认知思考和诠释空间。

一、远东开发的历史循环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贯穿于十九世纪末直至当下俄罗斯的全部历史阶段。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呈现出“开发-衰退-恢复”的周期性变化，是俄罗斯长期以来内政外交互动的结果。

从 1884 年俄国设立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开始，沙皇俄国（以下简称俄国）、苏联和俄罗斯，曾经几次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推动远东开发，最终结果是，历次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过程均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现象。远东地区的经济也在“开发—衰退—恢复”的模式中循环重复。对于俄罗斯这样面积庞大的国家而言，开发落后地区所需要的资源、资金只能由中央调控和分配，国家主导的开发是该地区开发的主要形式。远东开发进程取决于中央对远东态度的变化：当克里姆林宫认为亚太方向存在威胁时，国家有意愿调动资源开发远东西伯利亚；当克里姆林宫认为远东开发并非迫切任务时，其注意力便

^① Edited by Mark Blyth,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IPE), IPE as a global conversation.*

^②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Валдай, март 2017.

转移至欧洲部分，远东西伯利亚进入惯性发展阶段。^①

十九世纪中期，俄国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谈不上是国家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发落后地区，这一阶段主要是“惩罚性垦殖”^②政策的无意识结果。

“惩罚性垦殖”指俄国政府将刑事犯、政治犯和旧教徒，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在这一地区实施“惩罚性垦殖”政策，完成人口迁移过程，最终在远东地区逐渐形成最初的俄罗斯人定居点。“惩罚性垦殖”政策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后，在苏俄和苏联早期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中，“惩罚性垦殖”因素也占据一定的地位。^③

国家主导开发远东西伯利亚模式开启于十九世纪末，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是，俄国在亚洲面临日本竞争，迫使国家必须保证其在亚洲的军事政治存在，确保东部边疆安全和维护地区秩序的主导权。^④

这里需要说明，远东西伯利亚发展的周期与国家开发的强度变化并不完全重合。从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增长）指标来看，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经历了两个“开发—惯性发展—恢复”循环周期，即 1890—1928 年和 1928—2007 年两个周期（参见图 1 和图 2）。

根据国家开发远东西伯利亚力度强弱变化划分阶段，虽然能较为清晰地探讨国家开发远东西伯利亚的背景和动因，但却无法清晰地反映出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与俄罗斯政治逻辑演进、经济模式转型的关系。本文侧重于探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周期性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因而按照增长周期划分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阶段。

① Минакир П.А, Прокапало О.М.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еаль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и мним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Вестник ДВО РАН. 2007. №.5. С.19.

② 高际香：“俄罗斯远东开发的历史与现实”，《俄罗斯学刊》，2013 第 3 期，第 5—13 页。

③ Галлямова Людмила Иванов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еформ П.А. Столыпина// Вестник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 РАН. 2013. №.1. С.73-80.

④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Внешняя угроза как движущая сила осво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2013.

远东地区工业增长速度（1890-1928），单位：百万卢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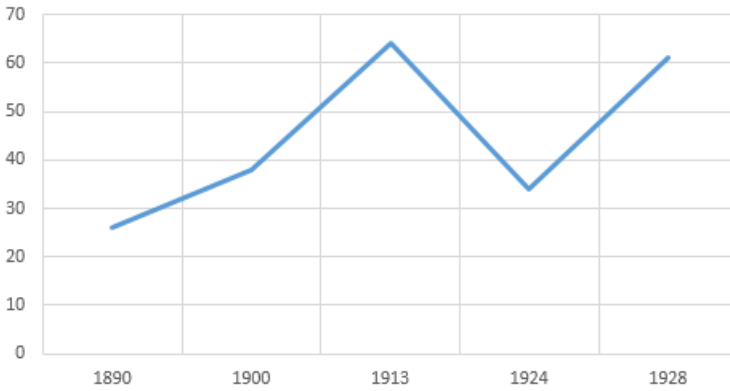


图 1 远东地区工业增长曲线（1890-1928 年）

远东地区工业增长速度（1929-2007），单位：百万卢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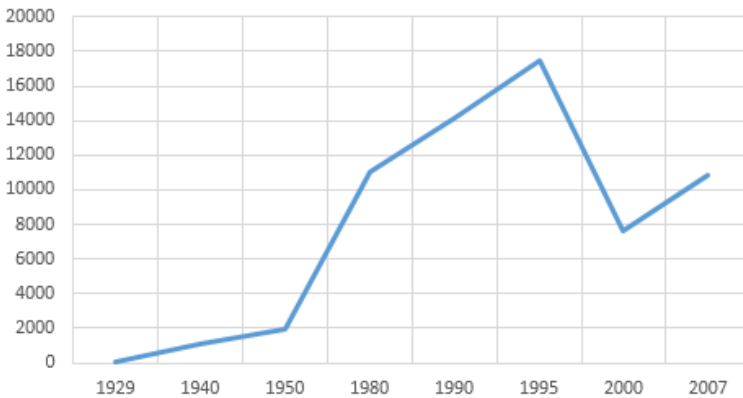


图 2 远东地区工业增长曲线（1929-2007 年）

数据来源于网络，图表作者自制。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两个周期呈现出类似的增长弧线：首先是经济经历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之后在惯性发展时期远东地区的经济出现衰退，衰退之后又出现缓慢恢复（参见表 1）。在第一个周期内，1890-1917 年远东经济

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104%，衰退时间为 5 年，恢复时期为 6 年；在第二个周期内，快速增长周期为 61 年，衰退时间为 5 年，恢复时期为 8 年。本部分将围绕着这两个周期展开，重点分析国家主导开发模式下，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周期性循环，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

表 1 循环周期内年均增长率变化（相对前一年）

循环周期	增长阶段	衰退阶段	惯性增长
1890-1928 年	104%	94%	109.4%
1928-2006 年	109.3%	88%	104.4%

（一）农业开发时期：沙皇俄国至苏联早期（1890-1928）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大国在亚洲的争夺愈加激烈。俄国在亚洲面临着英国和日本的威胁和竞争，大国竞争关系使得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战略地位得以凸显。在这一背景下，俄国自获得远东领土之后，第一次带有明确战略意图地开发这一地区。在这一阶段俄国特别强调军事防御性目标。

十九世纪末期俄罗斯帝国对远东地区的开发，主要借助于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斯托雷平改革。为了加强控制远离欧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俄国集中全国财力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铁路建设具有防御和进攻双重功能。“他们表面的意图是加强远东国土的防御，但在官方对这条铁路的认知中，已经将其预设为进攻性手段，即在中国的‘前进’策略。”^①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通过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基地建设和兵力部署，提高了其防御东部边疆的能力，并为进一步向中国东北和朝鲜扩张打下了基础。

从区域经济角度看，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促使远东西伯利亚与俄国本土的联系加强，远东生产资料 and 商品销售市场转而依赖于俄罗斯欧洲部分，远东不再需要依赖海路进口生产和生活资料。十九世纪中叶设置的海参崴自由港于 1909 年被取消，反映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推动远东经济融入俄罗

^① Steven G. Marks, *Road to power : The Trans-Siberian railroad a. the colonization of Asian Russia, 1850-1917*, 1992, London, Tauris, p.39.

斯的过程。^①。

这一阶段远东西伯利亚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俄国政府同时使用奖励移民和“惩罚性垦殖”的手段，促使欧洲部分的农民向东部迁移。斯托雷平的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私有财产，建立家庭自耕农经济，但是事实上大批农民由于缺乏生产工具和资金，只能将土地卖出，于是便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失地农民。俄国政府有意识地引导失地农民向西伯利亚和远东迁移，库洛姆津（Kulomuzin）领导的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承担起组织移民的功能，向迁移东部的农民提供资金和土地。斯托雷平在奖励刺激移民的同时，延续了“惩罚性移民”的做法，把不满俄国政府改革措施的农民和政治犯，强行迁往西伯利亚、远东等尚未开发的边疆地区。1906-1913年，远东人口数量呈现出非常规增长，年均增长10.2%，增长的人口主要来源于国内移民。到1914年，远东人口数量增加到98.74万人。^②

关于第一阶段的远东开发是否刺激到日本的神经，进而引发日俄战争，尚有争议。维特认为，俄国积极开发远东刺激到了日本，最终加速了日俄战争的爆发。日俄战争标志着俄国远东开发失败，然而第一阶段所建立的服务于军事需要的基础设施，为俄国巩固在亚洲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同时，铁路、通信设施和军事工业的建立，为远东地区未来工业生产的爆炸式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日俄战争结束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十余年时间里，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目标，是彻底将远东纳入俄国的整体经济空间，主要措施是国家推动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并继续刺激人口向远东西伯利亚流动。

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红色政权在面临政权生存威胁的情况下，在形式上与远东地区进行切割，建立了远东共和国作为缓冲国。远东进入依靠本地资源自我发展的阶段。苏维埃政权允许在远东地区保留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允许国外资本在该地区经营，同时也未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至远东地区。尽管在1923-1928年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无力支持远东发展，但是

①. Котляр Н.В., Замошина Д.С. Вольная гавань: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 Вестник ВГУЭС. 2005. №3. С.123.

② 张丽、张晓刚：“论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对远东地区的开发”，《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远东地区的农业生产超过了 1913 年的水平，工业生产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的 60%左右。

远东经济在十月革命之后短时间内恢复较快，是因为：首先，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远东开发为地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的建成，保障了远东和西伯利亚拥有获取资源和市场的通道；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国家进入短暂的快速发展时期，对于远东的资源需要增加，特别是刺激了远东粮食出口^①；第三，欧洲地区的大量人口伴随战败的“白军”退入远东西伯利亚，使得这一地区短时间内人口出现非正常增长，包括俄国贵族在内的大量人口涌入带来了资金、劳动力和消费能力，为远东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工业开发时间：苏联时期至普京前期（1929—2007）

直至苏联建立之初，远东地区经济结构仍然以农业为主，农业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 70%以上，而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不足 10%。1928—1930 年间，在苏联实施五年计划推动工业化的背景下，远东开发的方式由农业殖民转变为工业化发展。这一时段远东开发的特征是“内嵌式”开发模式，强调把远东经济纳入苏联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央政府制定生产计划，分配原料和转移技术。在这一模式下，由国家主导远东开发，远东开发服从于国家整体战略，远东失去了自主开发的动力和能力。

出于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和防御日本在东亚扩张的需要，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了远东对于整个国家的重要性。1930 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决议，1930—1940 年开始落实在远东打造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10 年间，全苏 6%以上的基本建设投资投向了远东地区，并以军事工业和采矿业为重点。以这两个行业为核心，远东形成了包括冶金、造船、航空、机械和光学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军事工业体系。同时，服务于军事需求的铁路、通讯和港口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工业化开发后，远东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完成，远东由农业区转变为“超

^① Котляр Н.В, Замошина Д.С. Вольная гавань: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 С.123.

级工业区”，工业产值已占到地区产值 80%以上。^①地区生产已经内嵌入苏联内部产业链之中，地区经济中的外资因素和私人经济基本消失。

二战结束以后，远东开发的驱动力立即削弱，在苏联高层看来，日本战败和中苏结盟，使得苏联远东地区的外部环境相对安全，苏联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恢复欧洲部分的建设之中。^②

深嵌入苏联经济内部的远东经济，已经不拥有自我发展的资源。一方面，生产资料和资金需要依赖中央调配，另一方面，外资和私有经济缺乏生存空间。因而这一时期的远东不具有与十月革命后相似的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苏联中央对于远东开发投入减少之时，远东只能依靠惯性发展，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各类国家发展计划完成率也逐渐递减。

表 2 1930-2007 年远东开发计划完成情况

远东发展计划完成比例（1930-2007）	
维特和斯托雷平发展阿穆尔沿岸总督区计划	完成
1930 年联共（布）计划	130%
1967 年部长会议计划	80%
1986-2000 年国家专项计划	30%
1996-2005 年远东和后贝加尔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5%
1996-2005 年以及 2020 年前远东和后贝加尔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4.5%

数据来源：Минакир П.А, Прокапало О.М.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еаль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и мним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Вестник ДВО РАН. 2007. №.5. С.19.

中苏关系恶化至 1985 年的大约二十年时间里，苏联出于防御中苏潜在冲突的目的，再次加大对远东地区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在远东国防领域的开支。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将这一阶段作为国家主导远东开发的第三个阶段，但本文拟从国家开发远东的目标、经济增长方式入手，探讨远东开发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因而将这一时期作为第二个循环阶段的一部分。

首先，这一阶段苏联重视在远东地区扩充兵力和防备与中国的冲突，远

① Alexander Lukin, Vladimir Yakunin, “Eurasian inte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siatic Russia”,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August 2018.

② Кравчук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погранич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Конце 1940-х 1990-е гг. XX века)// Власть. 2010. №.3. С.116-118.

东开发的目标与二战前并无本质区别，投资集中于军事工业部门和原料生产部门。苏联中央赋予远东地区原料基地和防御前沿的双重身份，只是防御的对象由防御日本帝国主义潜在入侵，转变为预防中苏潜在冲突。

第二，尽管这一时期远东经济增速较快，远东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改变，所有经济部门内嵌在苏联经济体系之中。20世纪60-80年代远东地区对亚太国家出口快速增长，并非来源于地区工业部门发展或者转型，而是得益于同一时期国际能源价格快速增长的叠加效应。

苏联解体后，经历了休克疗法的俄罗斯联邦中央，没有能力向远东地区提供开发所需要的财政和物资支持，苏联时期构造起来的统一经济空间骤然碎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远东地区经济成分中，外资和私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阶段远东经济恢复方式类似于十月革命后的情形，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有所恢复。但是工业化时期国家在远东建立起来的军事工业综合体、采矿业综合体和冶金业综合体等经济部门，为远东地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也限定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路径，绝大部分社会资本和劳动力资本集中于上述领域。

1991-2007年间，虽然克里姆林宫以保障领土安全为出发点，相继制定了开发远东的发展纲要和针对个别地区的计划，但是1996-2000年之间，联邦预算拨款仅占国家远东开发计划的5%。另一方面，远东地区与俄罗斯整体经济体系越发分离，远东经济依赖于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边境贸易。国家对于远东的投入不足，这一地区与俄罗斯本土的疏离程度越来越高。导致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精英担忧远东沦为亚洲国家的附庸，要求克里姆林宫重新重视开发远东的声音越来越高。

二、普京时代的远东开发

普京就任总统初期，主要精力用于梳理国内权力结构，重新建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能力，尚没有余力关注远东开发。在联邦制改革方面取得初步效果后，2006年末至2007年，是克里姆林宫重新思考远东地区发展的关键时期。2006年12月，普京主持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远东

开发问题，并将远东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明确了日后远东开发的战略目标。2007年，俄罗斯政府批准了《俄罗斯联邦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2013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再次开启国家主导开发远东的过程。

2012年，普京第三次竞选总统时，将远东开发作为竞选纲领；普京就任总统后，俄罗斯成立远东发展部、采用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等多种工具，注重吸收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远东开发进程明显加快。远东开发的棱镜，折射出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政策优先次序变化等内容。2012年以来的远东开发可以视为全新的阶段，俄罗斯将远东开发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转向亚洲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对外政策的互动。

（一）俄罗斯转向亚洲的背景

俄罗斯对远东地区态度的转变，缘于国际局势和俄罗斯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亚太地区的地位凸显，促使俄罗斯意识到亚太地区对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性。俄罗斯1999年颁布的外交构想将亚太作为外交的关注重点，俄罗斯与东盟、中、日、韩等国均建立了稳定的对话机制。然而直到此时，虽然在俄罗斯外交优先次序中，亚太国家位于独联体和欧盟之后，可以算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点区域，但依然并非首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俄罗斯2016年的颁布《对外政策构想》强调，加强本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将亚太提升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

首先，伴随着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俄罗斯意在维持欧亚大国的地位，势必需要强化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其次，中国的快速崛起深刻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当时国际学术界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竞争，俄罗斯可以在中美俄关系中发挥平衡作用。再次，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关系长期恶化，并受到北约从西面来的挤压，俄罗斯需要向其他方向拓展战略空间。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战略重心收缩至欧洲部分，对于大多数亚太国家而言，俄罗斯只是“比较熟悉的陌生人”，其症结在于俄罗斯缺乏进入亚太地区的窗口。在地缘位置、经济联系上，远东本应该是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

的地区，但是一个脱离俄罗斯经济体系、社会经济不断衰朽的远东，不足以成为俄罗斯进入亚太的跳板。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从普京时代的远东开发开始，作为国内问题的远东开发，和作为对外政策的融入亚太，合为“一体两面”的战略任务，远东开发成了俄罗斯实施亚太政策的载体。^①

由此逻辑出发，俄罗斯政府于 2009 年出台《2025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旨在凭借远东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加快俄罗斯与亚太经济一体化步伐。2012 年，普京在其竞选第三任总统的纲领《俄罗斯与变化中的世界》中，要求通过举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APEC 峰会和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发展，更加积极地融入亚太地区。

（二）远东开发的新变化

普京时代远东开发思路发生过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俄罗斯国内和国外政治经济因素互动的结果。

2007 至 2014 年，普京主导的远东开发强调凭借远东地区丰富的资源，吸引国外资本和技术，增强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经济相互依赖，进而提高俄罗斯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在这一阶段，资源主要投入到远东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能源管道）和开发新的原料基地。

2014–2016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俄罗斯遭受西方国家制裁和国际能源价格暴跌的双重打击。在外部环境作用下，俄罗斯反思产业结构依赖于能源的问题，对远东开发思路进行了调整。^②俄罗斯开发远东的意义应该是俄罗斯经济恢复的支柱，以确保俄罗斯的存在感。^③

2016 年以后，俄罗斯精英对东向战略的成果进行讨论和反思，逐渐调整东向战略的逻辑基础、内涵和目标。2017 年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标志着俄罗斯东向战略进入第二阶段。

① Alexander Lukin, Vladimir Yakunin, “Eurasian inte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siatic Russia”.

② Булах Евген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омейцева Наталья Андреевна, Романова Илона Валерьев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нтегр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АТР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ризиса сист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естник 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6. Т.22. №.7.

③ G. Rozman,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Russian Far East: A resurgent Russia eyes its future in Northeast A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08, Jan/Feb, p.47.

首先，俄罗斯以欧亚大国身份思考东向战略。俄罗斯明确提出将东向战略纳入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之内，意味着俄罗斯现在是以欧亚大国的身份，同等看待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东部领土，东向战略的目的在于巩固欧亚大国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正逐渐去除传统开发逻辑中的“殖民思维”，即东部地区开发的目的，不再是以远东西伯利亚的资源为了俄罗斯欧洲部分输血，远东和西伯利亚也不再被视为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附属品。

其次，俄罗斯更加强调提高地区发展质量。普京总统在 2017 年东方经济论坛上表示，东向战略是俄罗斯提高经济质量、加快经济发展和增加人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在此前的阶段，利用远东地区的资源优势，利用超前发展区、自由港等政策工具吸引外国投资，发展进口替代战略，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为经济发展创造增长点。远东地区原料生产和加工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由 2015 的 78.2% 下降到 2016 年的 60.5%。当前俄罗斯强调，在未来一个阶段，东向战略的重点，是提高东部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着眼点在于提高远东地区的吸引力。

第三，俄罗斯更加强调发展与亚太国家多元化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不依赖于任何一国，平衡东亚国家参与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欧洲对俄罗斯制裁使俄罗斯陷入困难境地，促使俄罗斯人意识到，东部开发过于依赖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俄罗斯担忧东部领土对于东亚单一国家的经济依赖，会演变为外交负资产，因而在远东开发中既重视与中日韩等地区经济大国的合作，也重视吸引东盟、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到远东开发之中。

2014-2016 年间，俄罗斯调整远东发展思路，反思消耗性增加的问题，强调追求地区发展的质量。尽管原料生产和出口作为远东主要发展方向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但是远东地区经济已经出现结构优化的趋势。中俄合作在这样深刻而持续的同步结构转型当中，可以找到超越能源合作之外的发展空间：合作制造、新型农业、金融合作、科技合作，以及旅游业质量和标准的提升。

（三）远东开发的进展

2014 年以来，俄罗斯远东开发的思路以进口替代为主，利用超前发展

区、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远东“一公顷”土地计划等政策工具，以国家投资为主，吸引外资和技术，刺激远东经济发展。

首先，进口替代政策取得成效，远东工业增长较快。在远东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是俄罗斯在 2014 年经济危机和西方制裁的双重压力下，发展本国制造业来替代部分进口产品的政策措施，意在保障经济主权安全的同时，发展本国制造业，以提振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实施进口替代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国内经济部门以及相对弱势的本国货币受到保护。2014 年以来的俄罗斯受到制裁并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刚好提供了这样的窗口期。俄罗斯联邦政府在 2015 年初和 2016 年 3 月，两次提出反危机计划，均强调了稳定宏观形势和支持经济关键领域的发展。尤其在 2016 年的版本中，明显加大了结构调整和进口替代政策的力度，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加强对远东地区农业、加工业、机械设备制造、运输设备制造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等领域的扶持力度，从而降低原料产业在远东经济中的比例。

普京总统在 2017 年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上强调，近三年来，远东地区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远超过全俄的平均水平，俄罗斯联邦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 4.2%，而远东地区的工业生产增长率达到了 8.6%。2017 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 20%。^①远东地区工业增长较快，一方面得力于联邦政府在远东推行进口替代政策取得成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卢布汇率 2014 年以来一直处于历史低位，卢布汇率弱势对于制造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其次，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作为最主要的吸引外资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 年 12 月 29 日，俄罗斯颁布《俄罗斯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联邦法》，提出超前发展的目标是：“发展加工部门和高技术部门，发展旅游业、疗养业及港口和运输基础设施，技术研发及其成果商品化，以及新品种产品的生产。”^②超前发展区的设计思路，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特区，超前发展区以补贴（如电价、天然气价格优惠）和税收优惠的方式，吸引俄罗斯国内外资本和技术投资，每个超前发展区有特定的产业部门。按照远东发展部

① Восточ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3 сентября 2016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808>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9 декабря 2014 года № 473-ФЗ «О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的数据，到 2017 年 11 月，远东地区共成立了 18 个超前发展区，吸引投资 21324.3 亿卢布，创造了 38140 个就业岗位。^①

位于滨海边疆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是远东吸引国内外投资的另一项主要政策工具。在自由港内为企业实施经营活动提供特别的条件，包括优惠政策和特惠政策。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在内的滨海边疆区 16 个市政区被划入自由港区域，占滨海边疆区约四分之一的面积。根据远东发展部数据，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目前已经吸引到 3510 亿卢布投资，创造就业岗位 3.3 万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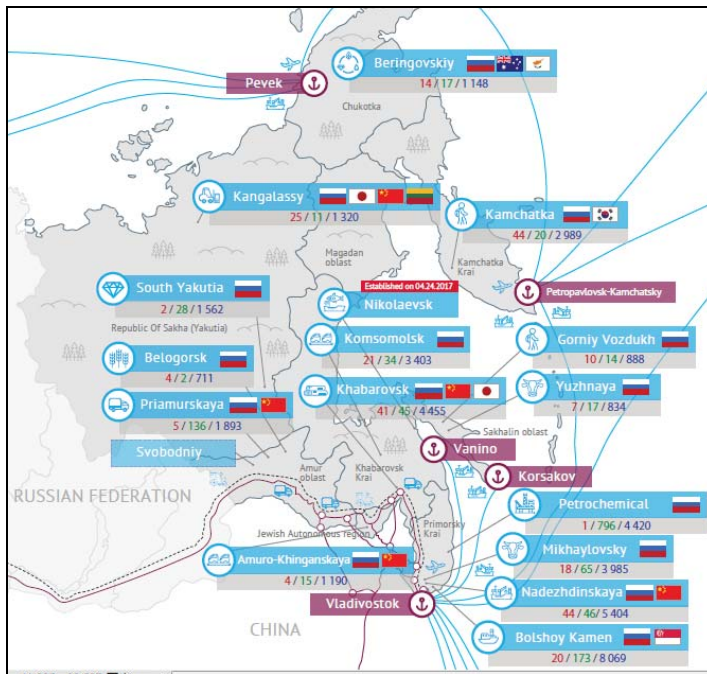


图 3 远东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分布图

图片来源：俄罗斯联邦远东发展部《Экономик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系列报告，2017 年 5 月。

①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https://minvr.ru/activity/territorii-operezhayushchego-razvitiya/>

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主要目标，是以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远东，加快地区发展。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吸引到的资金仍然以俄罗斯国内资本为主，国外资本比例不高。在超前发展区，外资比例大约占 25%，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外资比例大约占 20%。（参见图 4、5）这一现象反映出外国资本对于投资俄罗斯远东仍然在观望之中，俄罗斯需要为吸引外资提供更多工具和政策保障。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和日本分别主导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外资项目，两者均占到外资金额的 90%。这种现象折射出中俄和中日之前经贸关系的现状：中国资本投资俄罗斯以获取资源和初级产品、农产品为主，因而投资大多集中在超前发展区；而日本在俄罗斯的投资着眼于发展制造业，利用俄罗斯较低的制造成本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制造业，因而倾向于投资自由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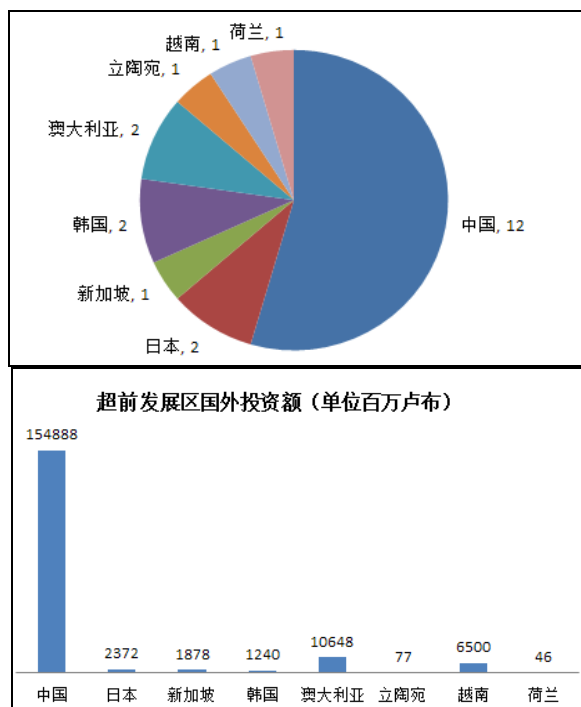


图 4 外资在超前发展区投资的项目数与投资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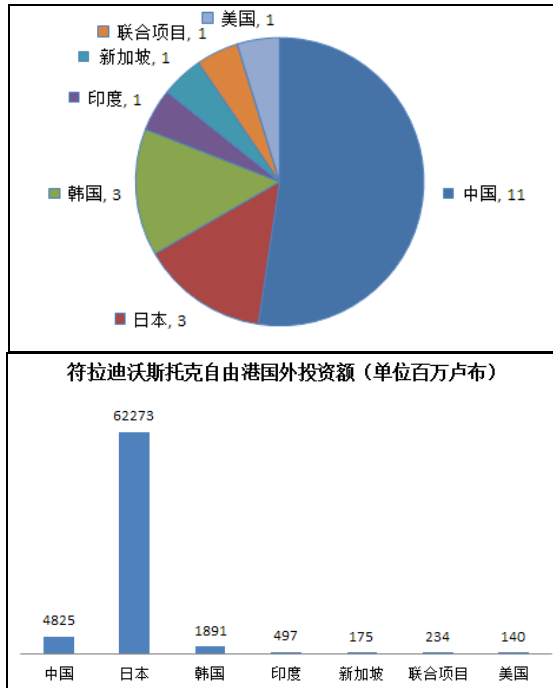


图 5 外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项目数与投资额

三、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外部环境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问题，首先是一个主权大国的经济战略选择问题，同时这又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内部发展与外部环境相互建构的互动过程。

首先，历史上两个远东开发“开发-衰退-恢复”的循环，受周期到外部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而远东开发的实际内容和执行成效，也受到外部环境变迁（主要是亚太格局）的制约。一方面，十九世纪英国和俄国在亚洲地区的激烈竞争、二战前亚洲军国主义崛起和新世纪以来亚太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等重大历史事件，刺激克里姆林宫审视远东西伯利亚对于整个国家的意义。另一方面，日俄战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的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国家发展的优先次序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远东开发进程。

其次，远东开发政策的出发点服务于国家首要任务。20 世纪初，帝国

范式、苏联早期的世界革命、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支配着俄罗斯开发远东西伯利亚的政策内涵和路径，同时也影响到其处理与亚太邻国关系的方式。当前俄罗斯精英的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是社会稳定、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和国家复兴。因而，俄罗斯开发远东和融入亚洲的首要目标，是服务于国内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而不是将远东作为争夺亚太地区领导权的前沿阵地。

第三，对于俄罗斯这样天然缺乏安全感的国家而言^①，安全始终是远东开发的首要因素，开发方式取决于国家如何看待这一地区对于国家整体的价值。长期以来，在国土安全优先的国家安全观支配下，远东开发首先强调作为战略后方和为欧洲部分提供原材料的功用，本质上是殖民模式的延续。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过去的远东开发，从一开始便先天不足。即便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国家安全观发生了变化，但以“中央与边缘”的角度看待远东的思维，仍然根深蒂固，甚至已经固化为习惯性的话语方式。例如，以远东西伯利亚作为俄罗斯面向亚洲的通道、桥梁的观念，就带有“中央-边缘”关系的因素。在这种范式下，自然而然地将俄罗斯欧洲本土与远东西伯利亚作了二元区分，潜意识中以远东西伯利亚发展服务于俄罗斯欧洲部分，这样的提法在俄罗斯也遭到一部分学者的批评。^②

近期俄罗斯逐渐提出以大欧亚国家身份，而不是欧洲国家的身份来看待远东西伯利亚。在大欧亚国家内，远东与欧洲的部分不再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俄罗斯国家空间观念中，远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广大的面积和丰富的资源，远东更是俄罗斯与亚洲国家互动的平台。在这样的逻辑下，俄罗斯更加强调空间的整体性，注重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联动作用。

基于上述观点，对于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开放问题的思考，需要放到当前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变化当中观察，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思考。本章节尝试从国家身份、安全关系、大国关系和经济关系等向度，为远东西伯利亚提供一个外部环境的分析框架。

①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3页。

② Ларин В.Л., Ларина Л.Л.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Эволюция взгляд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2011.

（一）国家定位

关于俄罗斯到底归属于东方还是西方抑或是其他身份，是很难给予明确答案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是何时刻俄罗斯都无法回避的，因为身份关乎俄罗斯如何看待国家发展道路和所处的外部环境。

俄罗斯在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的东方国家认同：即俄罗斯作为东方的代表，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最终要超过逐渐没落的西方，也就是“东向优先”的思想。十九世纪末俄国开发远东西伯利亚的最初动力，来源于在亚洲同代表“西方”的大英帝国竞争；刺激到沙皇掏空国库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诱因，是加拿大完成了跨北美铁路的修建和环里海铁路在阿富汗争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亚历山大三世在给伊格纳季耶夫的批示中，表明修建这条铁路“将会给我们的祖国带来荣光”^①。

日俄战争导致俄国自认为是“取代西方”的“东方”的认识彻底破灭。1909年出版的自由派《路标》杂志撰文确认，一个新的方向已经出现：1904年的俄国认为，东方优于西方，但是日俄战争之后，这已经是另外一个“东方”，以及另外一个“西方”了。日本成了最成功的“东方”，而俄国反过来成了失败的“西方”。^②在19世纪中长期形成的由“东方”来“取代西方”的思想，应该说是在日俄战争期间才真正地归于沉寂。列宁认为，这是“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③

日俄战争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俄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无论是学习西欧国家制度和技术的改良思想，还是彻底变革的革命思想，均是俄国在国家认同上“回归西方”的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中心议题由俄国“东方”压倒欧洲“西方”，转变为工业化和引入立宪制等欧洲政治制度。开发远东西伯利亚作为同“西方”竞争的前沿任务也不再迫切，俄国减少了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投入，中断了俄国扩大亚洲影响力的进程。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的推动和实施世界范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① Steven G. Marks, *Road to power: The Trans-Siberian railroad a. the colonization of Asian Russia, 1850-1917*, p.94.

② 冯绍雷：“关于日俄战争历史地位的再认知”，《史学集刊》，2011年第五期，第59-72页。

③ 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5页。

的思想持续时间并不长。1924年之后直至斯大林去世，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支配着苏联的身份认知。在斯大林看来，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和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危险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根据这一理论，当时苏联远东西伯利亚开发重点在于，依靠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廉价（古拉格）的劳动力，发展国防工业和采矿业，同时在远东建立起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以防备日本可能的进攻。另一方面，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也影响到了斯大林如何处理与日本、中国的关系，例如消极对待亚洲国家的革命、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等。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希望“回归”西方国家的怀抱，俄罗斯的国家定位，由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体系和西方的反对者，转变为西方的一员。改革派要求接受西方意识形态，按照西方国家的制度改造俄罗斯。

由于在国内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实施休克疗法，对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国内经济联系进行重组，加上大量人口短时间内由远东西伯利亚向俄罗斯欧洲部分和国外迁徙，远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遭遇了断崖式下降。因为回归西方的思想主导着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观，在俄罗斯自我认知中与西方国家的对立状态消失，远东作为军事防御前沿的战略意义不再存在。在这一时期，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对于亚洲国家几乎完全开放，经济上依赖同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边境贸易，外资和私人经济成分在远东增多。

俄罗斯的身份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一问题，还有没有第三种答案？尽管独立以后的俄罗斯全身心地拥抱西方国家，但是西方国家总是在关键时刻将俄罗斯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俄罗斯“西方一员”的国家定位开始松动。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和外交孤立，俄罗斯逐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耐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概念，俄罗斯将自己视为大欧亚国家，而并不是简单地区分为东方和西方。

现在仍然很难说“大欧亚国家”是否已经被俄罗斯主流接受为国家身份，也不能完全确定大欧亚伙伴关系并非权宜之计，不过在2017年东方经济论坛召开前后，俄罗斯精英已经开始从大欧亚的视角来思考远东的未来。在大欧亚的视野下，远东与欧洲的关系，自然不是欧洲中心主义支配下的“边缘与

中心”的关系，远东的开发是俄罗斯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一转变已经影响到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政策。

（二）安全动因

东亚地区主义也是一种观察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视角。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俄远东所在的东亚地区已经是大国角逐的核心区域之一。当时在这一地区存在着英俄、俄日、中日等几组相互对立，甚至敌对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地区处于缺乏主导霸权国的丛林秩序，安全困境刺激东亚地区主义诞生。

20世纪初，民族主义原则对于当时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这样一种态势的登峰造极。当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转向地区，希望通过构建地区秩序来摆脱灾难。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中国当时也曾出现过非常踊跃地希望构建东亚秩序的呼声。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东亚秩序构想中，包含着日本式的思考，日本希望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的范本和拯救者，正如欧洲人以前对日本的启蒙作用。但是，日本首先想要的，是与一个经过改革、对日本言听计从的中国建立一个联盟，以阻挡欧洲的冲击。与此对立的，是另外一种东亚区域构建的思考，其出发点不是俄国与日本联手，也不是英国和日本结盟，而是主张更多国家平等参与的泛亚洲秩序。比如孙中山就大力主张要建立包括日本、中国、朝鲜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参与的平等伙伴关系，建立一个和平的亚洲以抵御西方的侵略。

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苏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苏联为了改善在亚洲方向的孤立局面，积极发展同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利用日本缺乏资源的弱点，不断以开发远东西伯利亚资源为诱饵拉拢日本；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力图通过缔结日苏和平条约来冲淡日美安保条约的同盟性质，吸引日本参加“亚太集体安全体系”，以达到分化日美同盟的目的。尽管苏联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构想更多的是出于功利目的的手段，是俄罗斯长期主张的效仿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建立的亚洲版“欧安会”，苏联的构想和俄罗斯的主张具有一些类似性。

“欧安会”模式的诞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现在的东亚地区缺乏类似的条件。即便照搬欧安会模式，也很难解决当前东亚地区面临的安全问题。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东亚原有的“网状”结构更加扁平化，意味着未来的安全进程不能由一两个大国主导，多边参与的安全秩序更加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朝核六方会谈曾经是东亚地区构建安全秩序的一次尝试。六方会谈机制是冷战之后东亚地区构建安全领域秩序的唯一安排，六方会谈提供了解决当前东亚安全格局失位的思路，同时也加强了东北亚各国之间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朝鲜罗津、青津等地区经济联系密切，俄罗斯与朝鲜的铁路线也是朝鲜向外出口煤炭的通道，有大约10万朝鲜劳工在远东和俄罗斯其他地区工作。^①远东与朝鲜的联系只是一个侧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远东开发的内涵已经超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范畴。由远东开发的议题出发，可以为东北亚国家寻找到妥协与合作的回旋空间。我们可以期待2018年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办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上，中、俄、日、朝、韩等国领导人，借助经济合作议题，实现东北亚地区最重要国家的多边会晤。

（三）大国关系

俄罗斯与中国、美国和日本等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大国的关系，深刻影响到了远东地区的开发进程，特别是冷战时期大三角关系的演变，对于远东开发的影响最为明显。大国关系的组合与演进，影响到克里姆林宫对于外部环境的认知，进而影响到远东开发的方式和侧重点。拉林认为，沙皇俄国和苏联开发远东的动力来自外部威胁，东部的安全威胁对俄国和苏联形成一种刺激，迫使其增加对远东的投入。^②

日俄战争至二战结束，日俄（苏）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出于防范日本扩张的需要，俄国和苏联在十九世纪初和二十世纪 20

① Горбенкова Е.В. Привле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ой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подходы к проблеме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 2012. №.2.

②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Внешняя угроза как движущая сила осво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年代先后两次推动远东开发。因为日俄关系长期对立，俄国和苏联不得不赋予远东地区资源来源地和战略防御前沿双重身份，相应地，远东的经济部门也高度军事化。从历史进程来看，远东地区建立防御体系和军事工业的确起到了威慑日本的作用。战后披露出来的材料显示，日本确实曾经考虑过与德国合击苏联，但是诺门罕战役的失败，迫使日本放弃了进攻苏联远东的计划，苏联和日本于 1941 年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冷战期间，中美苏之间的博弈和合作，不仅决定了当时世界政治的进程，同时也对于远东开发产生了巨大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为此，苏联向中国归还了旅顺港和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并向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提供了技术、物资、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而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在苏联的武器支援下，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为远东地区营造了较为安全的外部环境，对于中苏两国均有好处。中苏交恶以后，苏联为了预防与中国的冲突，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同时加大了对远东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从而带动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远东地区工业生产快速增长。来自远东西伯利亚方向的战略压力，迫使中国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在同一时期取得历史性突破，重塑了中美苏大三角的格局。

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伴随着两国领导人更替，在“亲密-敌对-亲密”之间起落，一直到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彻底陷入对立局面。2014 年以后，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限制西方资金和高新技术进入俄罗斯，特别在能源领域，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也是促使俄罗斯加速实施东向战略的刺激因素。

大国关系影响远东开发的路径除了安全视角之外，远东开发也经常成为大国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体现在新世纪以来中俄关系之中。

新世纪以来，中俄关系一直稳定发展，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在此基础上，中国发改委和俄罗斯地区发展部制定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2009-2018 年）》，两国建立了东北与远东地区合作理事会。虽然最终成果还有待进一步评估，不过这些努力对中俄在远东建构合作模式、推动务实合作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两国于 2015 年提

出了“一带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的构想。在战略对接的框架下，中俄两国加快了东北与远东地区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以及非毗邻的长江-伏尔加、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等区域合作机制。普京总统 2017 年 9 月在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上发言强调，最近两年进入远东西伯利亚的 90 亿美元外资当中，来自中国的投资占 80%。^①

（四）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推动

远东开发在深刻改变俄罗斯东部经济地理格局的同时，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在塑造远东开发；反过来，远东作为面向亚太国家的开放空间，也为亚洲国家的发展提供机遇，两者是一种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

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是以远东开发改变区域经济地理的典型例子。交通网络的建设，根本性地改变了远东经济结构及其在整个俄罗斯和世界中的地位。早期来自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探险者，沿着远东西伯利亚的几条大河深入内陆腹地。最初的远东城市和定居点主要集中在阿穆尔河沿岸，例如尼古拉耶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这都是当时远东最主要的贸易中心。西伯利亚铁路和乌苏里铁路的建设继续推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促使贸易中心摆脱内陆河运的限制，逐步向地理位置更为优越、更适宜拓荒垦殖的南部地区转移。最终，太平洋沿岸的主要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取代了哈巴罗夫斯克的贸易地位。依靠铁路和港口建设，远东地区打通了进入西伯利亚、日本和中国市场的通道。十九世纪末，远东地区成为林业、渔业、海运业、煤炭和采矿业的优势产地。

远东西伯利亚地区铁路网络建设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2012 年，俄罗斯铁路公司前总裁亚库宁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提到，计划于 2015-2017 年间修建铁路穿越阿拉斯加，将北美大陆和俄罗斯连接在一起。^②虽然亚库宁的提法只是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头脑风暴”，缺乏实现的基础，却给人以启示。铁路在俄罗斯人思维中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也是扩展地缘政

① Восточ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3 сентября 2016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808>

② Туннель через Берингов пролив// ИнтерБеринг. <http://www.interbering.com/Bridge-across-Bering-Strait-ru.html>

治影响力的工具，因而俄罗斯知识界有“铁路地缘政治学”的说法^①。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继续向东北亚地区延伸铁路网络。2001年普京与金正日决定修建由俄罗斯远东到朝鲜的铁路，并最终延伸至韩国釜山港，也就是“俄朝韩铁路”。“俄朝韩铁路”的远东到朝鲜段，是在原有铁路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俄罗斯通过这条线路向平壤提供燃料和其他物资，对于维持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远东开发对于远东地区以及东北亚的经济地理格局带来改变的同时，远东开发进程以及内容受到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经济互动的影响。

苏联二战之前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将远东深刻内嵌于苏联经济体系，远东地区的资源和产品分配均掌握在苏联中央手中。因而很长一段时期内，远东的发展对外部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不敏感，这样的制度安排保障了远东地区发展持续获得苏联中央的支持，但是也使得远东地区错过了60年代东亚经济腾飞的契机。

尽管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经济学家瓦西里·涅姆钦诺夫院士(Василий Немчинов)的主张下，远东以补偿协议的形式吸引日本资金进入资源开发、港口建设等领域，但是此时的跨境贸易仍然处于国家统一的经济调控系统之内，引入外资带来的红利没能改变远东的增长方式，巨额的能源出口收入反而固化了远东以原料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与日本的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苏联对日贸易占其亚太贸易的一半以上，远东超过三分之二的产品(原木、水产、煤炭、纸浆等原料产品)出口日本。然而，克里姆林宫没有及时调整远东地区的发展模式，远东地区没有及时融入亚洲产业循环之中，逐渐成为东亚国家的原料附庸，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太区域经济崛起，对于苏联调整远东发展思维具有重要影响。为此，苏联于1986年提出远东融入经济高度增长的亚太地区，其主要内容是推动远东产品进入亚太市场。1989年8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考察远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其推动下，通过了“纳

^① Eduard G. Solovyev, “Geopolitics in Russia – Science or voca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4, Vol.37, pp.85-96.

霍德卡自由经济区”的提案。^①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最后也没有落到实处，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转型以后自由经济区的提法已经不合适，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解体后克里姆林宫的精力集中在经济改革和私有化上，对于远东开发的关注减少，在地区优先次序上，远东也远不如直接面向欧洲的俄罗斯西部地区。2005年俄罗斯设置的第一批特别经济区，没有一个位于远东。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后最重大的转变，欧洲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全球经济版图变迁和生产、资金循环的改变，国际经济中心由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转移，这是当前的时代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坚定决心实施东向战略，以融入亚太地区、开发远东西伯利亚作为支撑，借助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的经济资源复苏本国的经济。远东开发成为俄罗斯亚洲政策的载体。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加快了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速度，采取超前发展区、自由港等工具，特别重视与亚太国家在远东地区开展合作。尽管目前远东开发进展仍然缓慢，存在着许多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可以观察到，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远东开发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其整个过程却受制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大国的关系以及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在亚太地区秩序重构的背景下，现阶段俄罗斯开发远东西伯利亚既有中俄之间合作的正面作用，但在吸引国外投资，远东需要面对 TPP、RCEP 等区域经济进程的竞争。

四、结语：一场远未结束的争论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要素互动的结果：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观念和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变迁深刻影响到俄罗斯的远东认知和开发政策；俄罗斯希望借助亚太地区发展势头为国内发展提供动力，促使俄罗斯改变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远东西

^① Находка-своб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зон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No.028 от 19-го июля 1993, <https://www.kommersant.ru/doc/8298>

伯利亚开发思路。

在俄罗斯学术界关于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非西方大国的发展落后地区的开发问题，远不只是究竟应该是市场优先、还是国家主导的结构改造优先这样的路线争论问题，而且涉及非常复杂的传统体制的遗产、对发展和改革的知识与认知准备、不同产业利益集团的合作与博弈、国家决策层的取向、国际环境的急剧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机会和影响，等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尽管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政府的工作重点，俄罗斯精英普遍认同开发远东西伯利亚与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俄罗斯国家复兴的重要价值，但是关于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争论并未结束。一方面，俄罗斯各政治谱系的精英和智库，包括主张亲西方的俄罗斯自由派精英也调整了立场，主张实行积极的东向战略，大幅度推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另一方面，关于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争论没有停止，在这场争论中，可以看到俄罗斯精英在东西方之争、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上的投影。

（一）大西洋主义与欧亚主义之争

东西方之争是俄罗斯历史脉络的核心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对外战略取向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大西洋主义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希望推动俄经济与西方经济融合，设想西方国家承认俄的大国地位，与其成为平等伙伴。俄罗斯的外交目标是希望被西方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接纳，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分享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导权。在大西洋主义主导下，俄罗斯对外战略取向是与西方国家建立亲密关系，全盘西化思想在俄罗斯十分盛行。为了便于融入西方、同欧洲国家开展合作，俄罗斯优先发展欧洲部分。在大西洋主义逻辑下，远东西伯利亚被视为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附庸，俄罗斯对于该地区的需求是获取资源红利，为欧洲部分的输血。

2014-2016年的乌克兰危机推动俄罗斯精英在东西方选择上发生重大转折。俄罗斯精英意识到，尽管俄罗斯长期强调融入西方、融入欧洲，但是西方国家始终没有完全接纳俄罗斯，即便俄罗斯加入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七国

集团，但俄罗斯一直处于西方世界的边缘地带。在国际政治重大问题上，俄罗斯被排除在国际政治权力核心之外，俄罗斯视为核心利益的“后苏联空间”遭到西方国家不断蚕食。俄罗斯精英逐渐反思对西方国家的政策，但是俄罗斯不可能在文化文明定位上融入东方。卡拉加诺夫教授积极传播俄罗斯转向东方思想，但他也认为，亚洲在文化和政治上不是替代欧洲的选择。^①

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重新思考国家在东西方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此时传统的欧亚主义在新的国际政治环境内，以“大欧亚伙伴关系”为依托，再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大欧亚伙伴关系强调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的身份，全盘融入西方或者东方均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而俄罗斯强调的是平衡东西方，重视欧亚空间的整合。在此逻辑下，包括卡拉加诺夫、季塔连科^②在内的俄罗斯学者，强调俄罗斯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同样重要，发展远东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复兴的关键。

在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两种不同的逻辑下，远东西伯利亚在俄罗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截然不同。目前来看，以大欧亚伙伴关系为表现形式的欧亚主义占据上风。但是，社会意识转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一部分俄罗斯精英的思维还停留在大西洋主义、以及数百年延续下来的欧洲中心主义逻辑。^③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路线之争，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两者此消彼长的关系，决定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政策是否具有延续性。

（二）中央派与地方派之争

普京的前两个总统任期内，俄罗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调整，完成权力向中央收拢的过程。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时，俄罗斯中央政府权威处于最低谷，联邦政府无法有效制约联邦主体领导人，地方政府一度肆意截留本属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普京就任总统后，重塑联邦政府权威，并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垂直权力体系，将财政资源分配大权收回中央。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对于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影响，表现为联

① 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

② 季塔连科：《俄罗斯的亚洲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4月。

③ 冯绍雷：“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再认知（上）”，凤凰网，2012年9月5日，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9/05/17354788_0.shtml

邦政府和远东地方政府各自通过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议题争取自身利益，双方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表达、实现各自诉求。

俄罗斯设立远东联邦区，之后任命俄罗斯政府副总理担任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削弱了远东各联邦主体领导人的权威。此前，制定地区经济发展计划、分配财政资源的权力属于各联邦主体，远东发展部成立后获得了地区经济社会管理权力。从权力结构上看，俄罗斯建立远东发展部负责远东发展事务，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经济权力由地方收归中央的过程，实现再次中央集权。通过上述步骤，联邦政府获得了处理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非常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冲突，2013年8月原远东发展部部长、远东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伊沙耶夫（Виктор Ишаев）免职事件集中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在远东开发主导权上的博弈。^①

长期以来，部分俄罗斯远东联邦主体通过渲染亚洲国家（主要是中国）威胁论，获取联邦政府的关注和资金投入。近年来，中俄关系长期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中国威胁论”逐渐在远东地区失去影响力。远东地方精英担忧俄罗斯联邦政府在与亚洲国家合作开发远东时，忽视或者牺牲远东联邦主体和民众的利益。俄罗斯著名学者拉林就曾有过类似的表述。他们认为，现有的远东开发决策机制，更多体现的是莫斯科的意志，联邦政府根据国家需要决定远东开发开放的优先次序和重点，没有关注和倾听远东的意见。^②

围绕着远东开发，俄罗斯联邦政府和远东联邦区联邦主体之间始终存在着角力，而双方之争的背后，是俄罗斯如何调整联邦关系。从远东发展历史来看，中央政府过度集中远东开发权力将导致地方的活力和积极性下降，近期远东开发实践已经逐步出现此类问题。在远东开发问题上，如何在中央统筹和地方自主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未来远东开发的关键问题。

（三）资源导向与进口替代之争

俄罗斯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策略选择问题上存在资源导向和进口替代

① Stephen Fortescue, “Russia’s economic prospect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5, Vol.7, No.1.

②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Внешняя угроза как движущая сила осво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май 2013.

之争。资源主导和进口替代两种策略均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形成，在经济上均有其合理性。^①

苏联对远东进行工业化开发以后，根据国家的需求，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被塑造为重要的资源和能源产地。苏联解体以来直至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在俄罗斯财政对于原料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强化背景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优先发展采掘业、冶炼业、初级加工业和林业、渔业。资源导向的优势在于投资回收周期较短，资源开发项目对于东亚国家的投资吸引力较强，资源导向策略对于急需资金的俄罗斯政府具有巨大吸引力，因而资源导向策略长期主导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政策制定。

但是，乌克兰危机时期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严重的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源导向的脆弱性：资源导向依赖于国际原料稳定的价格和需求，当国际原料价格波动和资源需求减少时，俄罗斯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无力继续投资远东西伯利亚的资源项目，俄罗斯政府前期巨额投入难以得到回报。

困难的经济形势迫使俄罗斯将进口替代作为俄罗斯反危机计划的一部分，和解决俄罗斯经济结构性矛盾、保障国家安全的发展战略。2014年以来俄罗斯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在农产品、食品和消费品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俄罗斯在远东开发中利用超前发展区、自由港等政策工具吸引外国投资，重点发展食品加工和消费品生产等，远东地区原料生产和加工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明显下降，由2012年的78.2%下降到2016年的60.5%。进口替代战略在优化远东地区经济结构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进口替代策略的优势在于提高了远东的基础设施水平，为远东民众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抑制远东人口下降问题，有利于远东地区长期稳定发展。

资源主导和进口替代两种策略在俄罗斯政界和学界均有各自的支持者。尽管俄罗斯政府在2014年以后大力推动进口替代策略，但事实上资源导向经济仍然占有相当比例。亚太国家对于远东地区拥有的丰富能源和矿产资源存在客观需求，因而俄罗斯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签署的大型项目主要集中在油气资源开发上。可以判断，未来一段时间内，能源和矿产资源仍然是远东地区最主要的经济部门，进口替代不可能完全取代资源导向。

^① Stephen Fortescue, "Russia's economic prospect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在资源主导经济和进口替代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开发资源是远东地区获取外来投资、吸引亚太国家参与远东开发最便捷的方式；进口替代战略有利于调整远东地区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是远东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两者均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现实需求，对于俄罗斯政府而言，如何平衡资源导向与进口替代，关系到未来远东开发的次序问题。^①

远东开发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现有的争议，主要在于远东开发的目标所在、远东开发的利益如何分配、远东开发成果如何才能最大化惠及俄罗斯民众等问题。可以看到，远东开发是一场远未结束的争论，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Siberia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Russia and abroad.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ussian and the Soviet Union's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Siberia was influenced by the t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sults of the development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utside world. Since Putin took power, Russia has adjus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ransform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changed its diplomatic priorities, all of which have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Siberia. Since Putin's third term, he has made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 priority of its national strategy. Russia combines its reg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developing the Far East with its national strategies in turning to Asia, emphasi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Great Eurasian Partnership, Russia's strategy in developing the Far East and Siberia abandons

① Величко А.С, Власюк Л.И.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 инструментарий// Извести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2012. №.4. С. 58-71.

“colonial thinking”, and as a result, the Far East and Siberia has changed from “frontier” to core interest according to Russian perceptions. Developing the Far East and Siberia is already a consensus for the whole Russian society, but what is the goal, how to distribute the interes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how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for the Russian people, all of these are still controversial.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is a strategic choice of a sovereign country, yet the entir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s subject to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neighboring areas, Russia’s relationship with major countries, especially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Asia-Pacific countries. All these issues require to be further considered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 Key Words 】 Russian Far East and Siberia Development, Russia’s Eastward Strategy, Russia’s Relationship with Asia-Pacific countries, Russia’s Domestic Politics, Russian Diplomacy

【 Аннотация 】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элементов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сложилось так, что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находилось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реды, а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азвития дан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привели к изменениям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затем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внешним миром. С приходом Путина к власти Россия наладил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центральными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провел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моде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изошли изменения приоритето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траны, которые оказали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Со времени своего треть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 превратил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приоритетный аспек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я объединила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политику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ей поворота

к Азии, подчёркива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развитием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ой. В рамках Большо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Россия в своём развит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отказалась от «колониаль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и Сибирь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сознании перешли из категории «приграничья» в категорию основн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уже является консенсусо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однако по таким вопросам,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какова ц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как распределяются интересы да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огут максимизировать выгоды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сё ещё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ногласия. Хотя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являетс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выбором суверенной страны, процесс да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зависит от внешней сред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илегающих региона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особенн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се эти аспекты требуют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изуче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стратегия поворота России к Азии,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白俄罗斯研究**白俄罗斯与中国：命运与共 一路同行**

基里尔·鲁德*

【内容提要】白俄罗斯与中国分属欧亚两洲，两国在地缘、历史、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如今的白俄罗斯是中国在欧洲国家中关系最亲密的国家。白俄罗斯和中国命运与共，一路前行。这一判断，不仅仅基于两国在历史、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融通与合作，更主要的是源于两国之间的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白中关系的命运与两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

【关键词】白俄罗斯政治 白俄罗斯经济 白俄罗斯外交 白俄罗斯与中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4-0095(9)

置身校园里，我感到非常愉快，因为我曾在大学工作7年，23岁成为白俄罗斯最年轻的副博士，25岁担任副系主任，当时我认为会一直在大学工作。

目前，我已在中国生活了8年，认为自己也会一直留在中国。我对中国的最初印象，是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尽管这听上去有些奇怪）：15岁时，我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学校学习，与其他住到美国家庭的同学不同，我是唯一寄宿在华侨家里的学生。在那里，我接触到了中国的饮食和传统。第二个关于中国的印象，是十年后获得的，仍然是在美国，我参加富布赖特项目，

* 基里尔·鲁德（Кирилл Рудый），白俄罗斯政治家、经济学家。2013-2016年，担任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经济助理。2016年7月至今，担任白俄罗斯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本文是2018年4月19日鲁德先生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的译文。

在大学里研究转型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

第一次到中国是在 2007 年，当时我在白俄罗斯驻华使馆担任经济参赞。另外，我个人生活中许多事件也与中国相关联，比如，我是在中国结的婚。我有两个孩子，现在他们一个在中国的小学就读，另一个上中国的幼儿园，两人都会说汉语。使馆工作结束后，我曾在中国华为在白分公司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随后三年，任白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2016 年，被任命为白俄罗斯驻华大使，我再次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与中国，是命运相连，一路同行。

不仅就我个人而言，相信白俄罗斯和中国也是命运与共，一路前行。初看起来，这或许有些奇怪：我们两个国家相距 6000 公里，没有共同的边界；我们的文化各异：白俄罗斯属于欧洲，中国则在亚洲；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同：白俄罗斯是总统制共和国，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的历史不同：白俄罗斯共和国于 1991 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 1949 年；我们的地理面貌不同：白俄罗斯是平原国家，海拔最高为 345 米，30% 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境内虽有 1000 条河流和 3000 个湖泊，但没有出海口；我们的国土面积不同：白俄罗斯国土面积为 20.7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陕西省或湖南省；白俄罗斯的人口总共 950 万，只与一个海南省或深圳市的人口相当。尽管我们之间存在这些客观差异，但如今白俄罗斯是中国在欧洲国家中关系最亲密的国家，中国领导人把白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称为“铁哥们”。为什么白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相像？为什么我们命运与共，一路前行？我重点谈三个层次的原因。

一、历史维度

我常常问中国人，是否知道白俄罗斯，大多数人回答说不知道。有些人说是“白俄”，以前生活在哈尔滨。有些人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称作“白色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大概位于“黑色的俄罗斯”边上。知道我们国家的人说，之所以知道她，是由于卢卡申科总统：2015 年，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出席阅兵式。最近，许多人说，这是一个改过中文译名的国家，现在已

经不再称“白色的俄罗斯—白俄罗斯”。^①关于我们国家名称的历史，有许多传说。我钟爱的传说是，白俄罗斯没有被成吉思汗占领，她保留有自己的独立、血统的纯洁，她是纯粹，也如冰雪般纯洁，因此获得“白色的罗斯”——白俄罗斯的美称。在我们的国土上，第一个国家（波洛茨克公国）形成于10-12世纪。13-14世纪，它成为立陶宛大公国，在文字和法律方面为欧洲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后来，它与波兰合并为联合王国，在我们的大地上留下了各色城堡和骑士传统。

白俄罗斯的历史性悲剧在于，战争都是通过她的土地进行的，她始终要为独立而斗争，一直是欧洲或俄罗斯的组成部分。例如，在白俄罗斯领土上进行过拿破仑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当时，白俄罗斯人为双方而战。1922年后，白俄罗斯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希特勒进攻苏联，白俄罗斯首当其冲，被德国法西斯占领长达三年。今天，当你在捷克、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游历之后，再回到白俄罗斯，你会有这样一个想法：白俄罗斯的老建筑怎么这么少！战争期间，白俄罗斯为自己的每座城市而战，许多建筑物都毁于战火。白俄罗斯每个家庭都有人牺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剧故事。

例如，父亲告诉我，由于爷爷是游击队员，德国法西斯就来屠杀我们全家。当时，父亲还是个孩子。人们把他藏在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中躲过劫难，但我的曾祖母被打死。白俄罗斯摆脱德国占领后，我的祖父跟随军队解放欧洲，他在那里的一次战役中被俘。战后，被俘虏过的人都被送往劳改营。因此，我的父亲有十年时间与祖父一起生活在俄罗斯的乌拉尔山之外。这样的故事，在白俄罗斯还有很多。它们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故事、“文革”中的故事颇有相似之处。正是由于历史，白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相像。下面我讲四个白中两国命运与共的例子。

第一，我们相像，是因为白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所以我们都珍爱和平。我们都铭记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有过南京这样悲惨经历的城市，在白俄罗斯有上百座：城市被毁，百姓惨遭屠杀，其中被烧毁的哈

^① 2018年3月16日，白俄罗斯驻华使馆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译名“白俄罗斯”导致很多中国人搞不清楚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关系，所以自即日起使用“白罗斯”的正式名称。同日，其官方网站（<http://china.mfa.gov.by/zh/>）也开始正式使用“白罗斯”的名称——译者注

廷是这些城镇的代表。^①我们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中国人加入到白俄罗斯游击队员的战斗行列，白俄罗斯飞行员在武汉上空击落日本飞机。拒绝战争的理念根植在我们两国人民的记忆中。我们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当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冲突时，白俄罗斯提供谈判场所；中国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举办地。

第二，我们相像，是因为我们都遭受过屈辱，所以无比重视尊严。历史上，白俄罗斯曾经受到过欧洲国家、俄罗斯和德国的占领。把我国首都明斯克从法西斯侵占中解放出来的日子是7月3日，被确定为白俄罗斯独立日，这不是偶然的。苏联解体以后，我们把国名从白俄罗斯（Белая Россия）改为白罗斯（Беларусь），也并非偶然。相对而言，白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的时间还不长，因此，在对待国家独立的问题上非常敏感。中国也是如此：在上个世纪，曾遭受日本人、欧洲人的欺辱，现在，对外政策是中国重要的优先方向，而主权和领土完整则是原则性问题。

第三，我们相像，是因为白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苏联都有一种怀旧感，因为经常把自己与苏联相比较。得益于苏联，白俄罗斯拥有了科学基础、机械制造业和发达的农业。苏联也帮助过中国，协助中国进行工业化，在较长的时间里是中国的“老大哥”和社会建设的榜样。白俄罗斯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制度、保留下来的管理体系，使白俄罗斯人比其他人更能理解中国人。特别是老一代的白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好像来自同一个“苏联家庭”，因此，他们在外貌上甚至都有些相像。

第四，我们相像，是因为都位于自己所在地区的中心，所以我们兼顾四方，左右考量。白俄罗斯身处西方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之间。或许，正因为如此，白俄罗斯人，像中国人一样，形成了双重思维：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但真理在中间。市场与国家调控、个人取向与集体主义、内敛与张扬同时并存。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白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只是在最亲密的圈子里袒露心迹，信任是在自己家庭中形成的，这在中国和白俄罗斯形成了强大的家庭传统。

^① 哈廷，位于明斯克州拉果伊斯科区，1943年，整个村庄都被德国法西斯烧毁，全村149人，包括76名儿童惨死在浩劫中。1969年，苏联在哈廷建立纪念馆——译者注

二、政治维度

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卢卡申科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老朋友。他们的价值观和对政治的看法相似。他们都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运动，都追求社会稳定和社会正义，都相信国有企业的作用，都很积极活跃，关注地区发展，关注个体企业的发展，都频繁地在全国各地视察，都重视军队建设。他们不仅在工作上相像，而且在生活中也有相同之处。两位元首家人间的相互关系也非常友好。例如，今年2月，白俄罗斯总统的小儿子尼古拉向习近平、彭丽媛祝贺春节。两位领导人间的亲密关系、他们每年的会晤都营造着一种特殊的政治氛围。我同样举四个例子来说明两国关系。

第一，白俄罗斯和中国拥有最高水平的双边关系。2016年9月，两国建立起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授予习近平“巩固和平与友谊”勋章，中国主席是首位获此勋章的外国领导人。

第二，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在深入发展。白俄罗斯在上海设有总领事馆。去年，白俄罗斯增加驻华使馆外交官的人数（这是在白俄罗斯减少在其他国家的外交机构的背景下发生的）。2018年，白俄罗斯将在广州正式开设总领事馆。

第三，白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国际组织框架内相互支持。白俄罗斯是中东欧国家和中国“16+1”合作平台的观察员国。只有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既在欧洲大陆参加“16+1”，同时又在亚洲参加上合组织。

第四，白俄罗斯不仅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且也参与其中。白俄罗斯没有出海口，所以，我们的商道主要是陆路。正因为中欧铁路通过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拉动白俄罗斯的贸易，使其成为集装箱运输的贸易交汇点。

三、经济维度

由于经济体量悬殊，初看起来，白中两国之间难以进行对比，然而需要对比的不是规模，而是质量。例如，2017年，白俄罗斯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为1.78万美元，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排名第72位。中国的人均GDP为1.61万美元，居世界第83位。换句话说，白俄罗斯和中国都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同时，白俄罗斯月平均工资不到3000元，^①中国则是5000元左右。白俄罗斯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产假三年（中国是几个月）。若对比联合国统计的人类发展指数的话，2016年，白俄罗斯排在第50位，中国是90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白俄罗斯排在第38位，中国为78位。也就是说，白中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下面我列举两国开展经济合作的三个方面：

第一，“巨石”白中工业园。建立工业园的设想，是呼吁中国企业来白合作的卢卡申科与当时正在访问白俄罗斯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共同提出的。这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工业园，总规划面积为91.5平方公里。迄今已有31家注册企业，包括白俄罗斯、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的企业，中国企业包括招商局集团、中联重科、潍柴、新筑、华为和中兴等。根据投资协议，到2018年底，投资额将达到10亿美元；实行在其他国家没有的税收优惠：前10年免税，后10年税赋减半（优惠政策延续到2062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对工业园生产的产品开放市场。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工业园发展离岸贸易业务的可能性，并对中国、欧盟等国家开放市场。

第二，贸易额不断扩大。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商品与服务年贸易额为35-40亿美元，中国顺差22亿美元。由于工资收入不高，白俄罗斯人能购买中国的一些价廉消费品：衣服、皮包、玩具和其他基本消费品。2017年，白俄罗斯人从中国购买的这些商品价值达11亿美元。另外，2017年白俄罗斯以近1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一批中国电力机车，其余的进口，用于吉利汽车和美的家用电器产品的组装。这两家企业是在白俄罗斯经营的白中合资企业的重要骨干。

^① 人民币单位——译者注

中国人从白俄罗斯购买的产品首先是钾肥，白俄罗斯生产的 76% 的钾肥都销往中国。这并不奇怪，因为白俄罗斯占全球钾生产量的 16%。中国也购买白俄罗斯食品，以及越来越多的牛奶。白俄罗斯每年对华食品供应量以近 10 倍的速度增长。2016 年，白中食品贸易额是 150 万美元，2017 年约为 2000 万美元，2018 年已签署 1.14 亿美元合同。

白俄罗斯是世界第七大牛奶生产国。今年白俄罗斯牛奶将在中国电子平台 T-Mall 上销售。2018 年 1 月，第一家白俄罗斯食品店在重庆开业；5 月，在成都再开一家；4 月，白中合资乳品贸易公司在上海注册。中国市场向白俄罗斯牛肉和家禽生产商开放。此外，白俄罗斯向中国供应石化产品、晶体管、木材加工产品和农业机械。目前主要的任务是，我们共同努力，以确保在银行结算方面的顺畅。

第三，基础设施项目。得益于中国的贷款和中国公司的实力，白俄罗斯的道路、能源、水泥和木材加工行业得到现代化改造，在明斯克开设了北京饭店，等等。当然，也有效率低的项目。中国也好，白俄罗斯也好，在经济增长方面曾相当强调厂房、基础设施和住房的建设，从而导致债务的增加。现在白俄罗斯和中国一样，正在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数量转向质量。2016 年，两国元首决定，在双边合作中，将优先方向从贷款转为投资：建设“巨石”工业园。

四、其他维度

2018 年是白中“旅游年”。今年白方将与中国香港地区互免签证，并计划签署白中两国 30 天逗留互免签证的协议。^①白俄罗斯还为中国游客创设了相关基础设施，包括营造中文环境，调整机场、银行、博物馆和商店的标识；开辟从北京直飞明斯克的航班；提供白俄罗斯餐馆和中国餐馆（提供湖南菜、兰州拉面等）等餐饮服务；为中国游客开辟专门的旅游线路，沿途既有各类博物馆、二战纪念地、军事要塞、“红色旅游”，也有白俄罗斯的城

^① 2018 年 6 月 10 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元首峰会举行期间，中国与白俄罗斯签署对普通护照持有者互免签证的政府间协议——译者注

堡、森林、湖泊、河流、剧院、芭蕾舞、绘画和品牌商店（里面的商品比中国便宜）。

白俄罗斯人民健康美丽，热爱运动，世人皆知。白俄罗斯有近 80 名奥运冠军。总的来说，白俄罗斯是个非常美丽、非常洁净的国家。气候十分舒适，PM2.5 值不超过 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俄罗斯在医疗游方面具有吸引力。我们拥有很高的医疗保健水平。例如，白俄罗斯是世界上婴儿年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 1000 名新生儿中仅有 3.6 名。为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卢卡申科总统向中国朋友献上的礼物；是邀请中国儿童前往白俄罗斯疗养。

我们计划把 2019 年设立为教育年。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白俄罗斯也以此进一步提升了在华知名度），这足以证明白俄罗斯较高的教育水平。目前，白俄罗斯和中国的教育机构之间有 200 多个合作项目。2100 多名中国学生在白俄罗斯大学里学习。经济、法律、IT 和音乐是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专业。对中国学生而言，在白俄罗斯学习的主要优势包括安全、成本低、质量高以及有机会在白俄罗斯和中国公司里就业。目前，白俄罗斯建有 4 所孔子学院和 7 个孔子课堂。与此同时，有近 800 名白俄罗斯人在中国大学学习。中国有三家白俄罗斯研究中心，分别设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也正筹备设立相应的机构。

结 语

最后，我想回答演讲开始时提出的重要问题：什么关键性因素在构建白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共同命运和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仅是历史、政治和经济，更主要的是信任。我们的双边关系正是构建在两国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白中之间永远是坦诚相待，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没有矛盾。信任是双方共同捧着一个玻璃器皿。两国通过经济、政治、历史和连接白中两国关系的个人命运（就像我的命运），共同捧着这个器皿。

（译者 贝文力，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Abstract】 Belarus and China respectively belong to the two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sia.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great differences in geography,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and many other aspects. Nevertheless, these haven't kept Belarus today from being China's most intimate country in Europe. Belarus and China go all the way and share a common future. This judgment is based not only on the connectivit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countries in the fields of history, politics, economy and humanities, but also on their mutual frankness and mutual trust. The Belarus-China relationship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future of these two peoples.

【Key Words】 Belarusian Politics, Belarusian Economy, Belarusian Diplomacy, China-Belarus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Беларусь и Китай принадлежат к двум разным частям света — Европе и Азии. Эти две страны отличаются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культур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и т.д., однако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ред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Беларусь является страной с самыми тесны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с Китаем. У Беларуси и Китая общая судьба, по которой они идут вместе. Данное решение основано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в области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ки, экономики,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иных сферах, но также и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сти и взаимном доверии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Судьба бело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судьбой народов этих стран.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белорус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Беларусью и Китаем

(责任编辑 万青松)

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流变与现实境遇

张严峻*

【内容提要】民族文化认同意味着个体或集体对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的认可、接纳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白俄罗斯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多变的历史命运，始终影响着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知。苏联解体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新构建，成为白俄罗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民族语言的萧条、文化符号的多元、历史叙事的冗杂，以及他者文化的渗透，都使得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在短时期内仍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就语言政策进行调整，如何构建新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体系，如何应对“俄罗斯世界”的文化冲击——将从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下一步发展方向。

【关键词】白俄罗斯认同 白俄罗斯民族文化 白俄罗斯民族语言 白俄罗斯历史叙事 白俄罗斯化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4-0104(40)

一、绪论

白俄罗斯地处欧洲的地理中心，位于东、西欧精神文化的交汇处，这使得白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尤显特殊。2009年白俄罗斯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在白俄罗斯境内生活着130多个民族，其中白俄罗斯族人口占比为

* 张严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育部国别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83.7%。^①白俄罗斯哲学家阿布吉拉洛维奇（И. Абдиралович）在 1921 年的作品《古老的大道》（Адвечным шляхам）中，通过对白俄罗斯在多方势力夹击下生存处境的分析，精准地概括了白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具备的集体属性，即，白俄罗斯人的世界观形成于“与东、西方文化互动下的心理文化层面的统一”。^②白俄罗斯民族历经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等多个历史时期，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与融合，冲撞与拉锯，其世界观与认同感在历史土壤中不断滋长。在苏联解体后的转型过程中，民族文化认同成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原苏联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民族语言的萧条衰落、历史叙事的繁复混杂、独立意识与多元文化互动过程中的矛盾，都使得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在短时期内仍将面临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白俄罗斯民族如何在当今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构建？未来又如何通过民族文化认同争取更高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并参与世界文化图景的构建？这是白俄罗斯民族迫切关注并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与相关概念

“认同”（identity）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整体性认知，意味着不同事物之间以及一个事物与其自身取向的相似或等同。它强调的是共性，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部族、种族、文明），只能在与“其他”（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文明）的关系中去界定，因此认同是在与“他者”比较的背景下提出的“我们是谁”、“与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借助这种认知，人可以确定自己与他者的相似程度，以及自身的独一无二的特性。民族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集体对本民族的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的认可、接纳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民族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一样都是复杂的概念，由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族群、文化、地域、经济和法律-政治等。在由共同记忆、神话和传统构成的共同体中，它

^① 白俄罗斯人口普查十年一次，最近的一次普查是在 2009 年进行的，下一轮普查将于 2019 年展开。本文使用的是 2009 年白俄罗斯人口普查数据。Итоги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Беларуси 2009 г. 24 сентября. 2012. <http://www.minsk-old-new.com/minsk-3374.htm>

^② Абдзіраловіч І. Адвечным шляхам: дасьледзіны беларускага сьветагляду / І. Абдзіраловіч. – Львоў: выд. Парохвіі св. Кірылы Тураўскага, 2007. С.20.

标志着族群成员在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联结纽带，并成为当代民族在自我构建过程中一种多变而持久的力量。白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家、心理学专家纳乌缅科（Л.И. Науменко）认为，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往往与全球化时代暴露出的各种复杂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社会陷入紧急状态下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民族间矛盾激化时的认同调整，年轻一代国民教育，移民文化适应及心理状态，母语对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等等。^①

加拿大哲学家、社群主义学者泰勒（C. Taylor）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一书中指出，认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知道自己是谁，同时知道自己站在何处，这就是为什么认同的个体或群体会根据“我（我们）是谁”来思考自我的基本方向。^②而通过集体人格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认同感为个人或集体在世界中的自我定义和自我定位，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方式。研究民族认同问题的源起之一，就是考察关于自我的理解。针对当前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路径，白俄罗斯学界认为，给出以下两个问题的解释是十分必要的：

一是白俄罗斯民族形成的确切年代。关于这一点至今在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例如，白俄罗斯历史学家施德霍夫（Г.В. Штыхов）、特卡乔夫（М.А. Ткачѳв）、叶尔莫洛维奇（Н.И. Ермолович）等认为，7-8世纪白俄罗斯部落已开始出现，整体民族形成于13世纪。俄罗斯考古学家谢多夫（В. Седов）认为白俄罗斯民族形成于13-15世纪；白俄罗斯民俗学家格林布拉特（М.Я. Гринблат）认为形成于14-16世纪。直到19世纪，仍有观点在质疑白俄罗斯民族是否已完全形成，因为人们更普遍认为，此前的白俄罗斯群体只能被称为“族群”，而不是“民族”。最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80年代，白俄罗斯民粹派在彼得堡创办地下刊物《喧嚣》（Гомон）时，提出白俄罗斯民族是否已经存在的问题，这也加速了20世纪初白俄罗斯民族思想意识的进一步清晰和强化。

① Науменко Л.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инамика.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пецифика.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2. С.43-44.

② 详细参见：[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共773页。

二是白俄罗斯民族的族源问题。多数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赞成“古罗斯起源说”，认为白俄罗斯民族原本是带有古罗斯时期方言特征的斯拉夫人，而这些特征是在文化和政治远离东斯拉夫主体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而来的。除此之外，“克里维奇起源说”（白俄罗斯民族学家拉斯托夫斯基，В.У. Ластовский）、“波罗的起源说”（谢多夫、波兰历史学家戈连比奥夫斯基，Л. Голембиовский）、“波兰起源说”（波兰-白俄罗斯民俗学家雷宾斯基，А. Рыпинский）等也获得不同程度的支持。俄罗斯语言学家索伯列夫斯基（А.И. Соболевский）、斯拉兹涅维奇（И. Сразневич）等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白语是俄语的一种方言，而白俄罗斯人原本就是从俄罗斯人分化而来的。目前来看，更为大众所接受的版本则是：7-8世纪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克里维奇人（кривичи）、德列戈维奇人（дреговичи）和拉季米奇人（радимичи）的斯拉夫传统，与在此之前生活在这里的波罗的海诸多部族的文化传统融合在一起，直到古罗斯国家形成后，白俄罗斯境内的波罗的人最终斯拉夫化，随后出现了带有古罗斯时期方言特征的斯拉夫人，即后来的白俄罗斯民族。关于白俄罗斯族源及民族成分的阐释，呈现出与民族体量不符的多样化，其结果是对白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多元解读。

尽管围绕白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与族源问题众说纷纭，学界普遍认为以下几点大致可以概括白俄罗斯的民族个性与文化特点，这些特征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发展路径。

一是白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白俄罗斯民族学家、语言文化研究专家卡尔斯基（Е.Ф. Карский）指出，白俄罗斯民族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有极强的包容性。“除了白俄罗斯南部地区，即著名的平斯克沼泽区外，北部、西部、东部地区并未给近邻往来带来过多阻碍……这意味着，白俄罗斯人对其他文化的接受度是极高的”。^①白俄罗斯民族的包容性使多种文化在这里和谐并存，这片土地上从未发生过因民族或宗教原因导致的大规模移民现象，相反，这里常常成为其他国家受迫害人群的避难所。“诺瓦克”研究所

^① Карский Е.Ф. Белорусы: в 3 т. Т.1.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 и народ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Е.Ф. Карский; уступны арт. М.Г.Булахавы, прадмова да першага тома і каментарыі В.М.Курцовай, А.У.Унучака, І.У.Чаквіна. – Мінск: БелЭн, 2006. – 656 с. : 2 карты (репринт. воспр. изд. 1903г.). С.52.

（Новак）的叶菲莫娃（Н. Ефимова）研究员指出，对周边复杂环境的极强适应力正是白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核心与灵魂^①。这表明，由于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白俄罗斯民族自诞生以来，其历史命运就是在“между”（意为“在……之间”，此处可理解为“交点”）的语境下展开的，每一历史阶段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其主流价值观的相应改变，每一历史阶段都有他者文化的加入与渗透，使白俄罗斯民族原有的自我认知得以重新塑造。

二是白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从地缘层面来看，白俄罗斯民族几乎从诞生起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他们保持相对纯粹的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因素之一。白俄罗斯民族崇尚白色，向往精神纯洁和神圣，追求自我完善和真理，对祖国忠诚……这些特质与白俄罗斯民族自诞生以来所形成的原始文化意象是分不开的。白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始终保持其内在的自由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个他者文化从未消失，最终或是白俄罗斯文化主动融入他者，或是将他者融入而内化，这种自由度使得白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和创造力得以保留并持续发展，且使白俄罗斯人得以在一个更大的政治和文化空间中找寻自己的位置，同时又不消融其中。

三是白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不激进的积极性”（неагрессивн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白俄罗斯民族生活在各种文明交杂混合的“小气候区”，性格温和。叶菲莫娃曾把白俄罗斯比作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我在这里站着，看着发生的一切。我就自己在一边待着——都很正常：不好也不坏。我请主人给我一杯水，她两次都给我端来了咖啡。我喝了，又怎么样呢？一切都好，很好的咖啡，虽然我还是想喝水”。^②这个“人”在面对外部强势力量渗透时，总是能唤起一股顽强而积极的动力，它尽力保住自己所能争取到的东西，不是用双手紧紧攥住，而是与它们融为一体。这一点既表现在面对法西斯势力时的顽强斗志，也表现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渗透之中。白俄罗斯民族精神正是在瓦良格人、波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等多民族互动的动态过程中形成并成长起来的。正是在这样一种“不激进的积极性”影响

① Белорусами себя считают и советские люди, и европейцы. 13 июля 2009. <https://euroradio.fm/ru/belorusami-sebya-schitayut-i-sovetskie-lyudi-i-evropeytsy>

② Там же.

下，白俄罗斯民族不仅得以在东、西方势力之间保存其完整性和自主性，而且顽强地度过了持续多个世纪的动荡不安和频繁战乱。

（二）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现状

苏联解体后，传统地缘政治结构被打破，对文明边界的重新界定促使原苏联各民族自我意识日益突显，白俄罗斯学术界开始集中探讨白俄罗斯认同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对白俄罗斯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族群间关系的视角，邦达奇克（В.К. Бондарчик）、卡斯别洛维奇（Г.И. Касперович）、米古里奇（Т.М. Микулич）、罗森费尔德（У.Д. Розенфельд）、察克维（И.В. Чаквин）等白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首先认识到了研究群体自我意识和群体认同特点与表现的重要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围绕白俄罗斯认同问题，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涌现出了一批学术成果，为当代白俄罗斯认同，尤其是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布格洛娃（И. Бугрова）将白俄罗斯认同现象与民族认同的传统模式进行比较^①；季塔连科（Л.Г. Титаренко）主要围绕后苏联时期白俄罗斯认同的重构、转型和前景等进行研究^②；纳乌缅科在《白俄罗斯身份认同》（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一书中，将白俄罗斯认同从性质上作了界定和区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并从心理学层面就忠诚感、归属感和多民族互动关系等方面进行解析。^③另外，不少研究者在致力于揭示当代白俄罗斯社会文化特征的同时，试图就如何定位民族认同、如何加强民族凝聚力作出判断与解答，例如叶卡杜莫夫（А. Екадумов）致力于恢复白俄罗斯与欧洲文化的联系^④；桑科（С.

① Бугрова І. Ідэнтычнасць Беларусі: з вопыту “разумеючай паліталогіі // Грамадзянская альтэрнатыва. 1999. №1. С.33-46.

② Титаренко Л.Г.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развития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условиях многовекторно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глобальных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акторов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 2010. №1. С.162-170.

③ Науменко Л.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инамика.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пецифика / Л.И. Науменко. –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2.

④ Екадумов А. Бездомная нац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дома // ARCHE. 1999. №1.

Санько)坚持从“真正的民族本源”去研究白俄罗斯认同问题^①; 纳苏塔(А. Насута)则聚焦“本地人”(“тутэйшасці”)认同^②等等。

近年来,多数研究者认为,民族文化认同研究,应从白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正如沃多拉日斯卡娅(Т.В. Водолажская)^③所指出的,这一研究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对白俄罗斯民族发展过程,以及对白俄罗斯认同内容起决定性影响的思维脉络和规划设计,进行考察。部分学者倾向于从族群边界及边界维持的角度来解释族群现象,别斯巴米亚内(Н.Н. Беспамятных)、鲍伯科夫(И. Бобков)等重点聚焦边界地区认同问题,后者提出了“边界”理论(погранич'я),认为白俄罗斯身份认同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之中,是不同文明碰撞下的产物,并着重考察边界区如何成为白俄罗斯民族主观意识形成和发挥主体性作用的重要环境。鲁德科夫斯基(П. Рудковський)等从白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的视角出发,认为研究白俄罗斯认同问题应更多强调民族文化的“差别性”(различіе),而非“一致性”(єдінство),并建议用“соборность”(聚和)来代替“ідентичность”(同一)^④,布尔加科夫(В. Булгаков)、卡扎克维奇(А.Н. Казакевич)等则对此持反对意见。^⑤

二是对影响白俄罗斯民族形成、发展和现状的要素的分析,包括语言、国家性质、民族文化等等。关于当前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问题,学术界观点较为庞杂。利赫塔罗维奇(Ю. Лихтаровіч)、伊万诺夫(В. Иванов)借鉴传统民族理论,对语言、地域和宗教等构成民族认同的要素进行分析,

① Санька С. Традыцыяналіскі погляд на традыцыю: “прэзюмпцыя аўтахтоннасці” і “дэканструкцыя традыцыі”// Анталёгія сучаснага беларускага мыслення. – Спб.: Невскі прастор, 2003. С.46-63.

② Насута А. Харызма тутэйшасці// Druvis. 2005. №1.

③ Водолажская Т.В. К постановке проблемы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Т.В. Водолажская//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белорус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сб.ст. / НАН Беларуси, Ин-т социологии. – Минск: А.Н.Вараксин, 2006. С. 252.

④ Рудкоўскі П. Ад ідэнтычнасці да саборнасці// ARCHE. 2006. №.1-2.

⑤ 详细参见 В. Булгаков 于 2003 年发表在《Анталёгія сучаснага беларускага мыслення》的文章《Мой Багушэвіч》和 А.Казакевич 于 2004 年发表在《Arche》刊物上的文章《Беларуская сістэма: марфалогія, фізіялогія, генеалогія》。

揭示民族认同尚不完善的实质^①。拉斯托夫斯基、卡扎克维奇、克里希达波维奇（Л.Е. Криштапович）和特列谢诺克（Я.И. Трещенок）等持俄罗斯中心主义观点，认为白俄罗斯人应被视为广泛意义上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白俄罗斯民族应融入俄罗斯民族的共同发展之中，并在语言、文化、社会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等方面实现统一。白俄罗斯文化学家布尔加科夫（В. Булгаков）、富尔斯（В. Фурс）等指出，白俄罗斯认同构建应强调其立陶宛大公国继承者的身份，遵循天主教信仰，重点应恢复白语的主导地位^②。白俄罗斯哲学家阿库多维奇（В. Акудович）、白俄罗斯分析中心社会学家瓦尔特玛茨基（А. Вардомацкий）则反对恢复白语的主导地位，他们提出白俄罗斯文化空间的“非连贯性”（фрагментарность），认为传统观念中的“语言模式”未必是稳固民族认同的必要因素。

多数研究者认为，当前白俄罗斯民族已经完成民族构建，但还非常“年轻”，民族思想从形成到现在仅 120 余年。如果说苏联解体前后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点问题在于“我们是谁”，那么当下处于徘徊阶段的白俄罗斯民族最急于解决的问题应当是：调整民族构建的步伐，同时思考“我们该往何处去”。

二、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历史流变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别兹纽克（Д.К. Безнюк）认为，在白俄罗斯身份认同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股“张力”（见下图）：一种张力作用于“既定标准-历史经验”之间，即该历史阶段认同的某种既定模式与认同的实际形成发展过程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相融状态；另一种张力则发生在“历史经验-现实语境”之间，即现实认同与历史渊源之间的博弈过程。

① Ліхтаровіч Ю, Іваноў Ў.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цыя: міф альбо рэчаіснасць// Грамадзянская альгэрнатыва. 1999. №.1. С.5-10.

② 详细参见Безнюк Д.К.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реал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стор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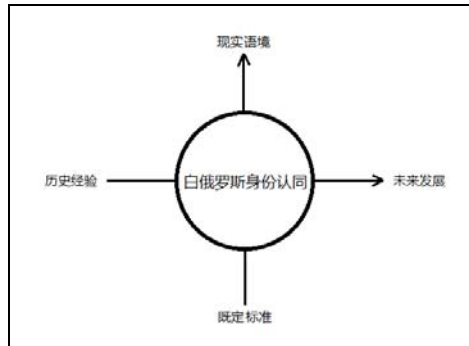


图 1 白俄罗斯身份认同张力

图表来源：Безнюк Д.К.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реал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стор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2016. С.64.

显然，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流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正是理解认同本质的关键，也是明确和巩固民族思想精神内涵、调整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内容。本节将着重就苏联解体前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并分为三个阶段：起源（13-18 世纪）、形成（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和发展（20 世纪初-苏联解体前）。

（一）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源头

从历史演变来看，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源头，可追溯到 13 世纪下半叶立陶宛大公国早期阶段，当白俄罗斯人作为斯拉夫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诞生并完成最初发展时。这是它第一次被纳入与异族文化（与东斯拉夫文化相异）共同存在的时空，也正是因为有了“他者”的对照，才开始萌发其“本我”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认同感。此时，白俄罗斯人成为立陶宛公国首都维尔诺（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罗斯”居民中人数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并成为新政权能够依赖的民族支柱。从社会管理层面看，白俄罗斯社会原有的法律、层级结构和行政部门几乎都保持原样，维持着区别于整个公国的独立性。新来的立陶宛人取代了原留里克王朝的王公，但由于缺乏本民族文化支柱，他们新的封地中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改信东正教，并将白俄罗斯的管理结构作为效仿的样板。同立陶宛大公国其他东斯拉夫地区文化相比，白俄

罗斯文化在大公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对其整体精神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拉斯托夫斯基指出：“12世纪起，白俄罗斯文化……发展到了高峰……立陶宛公国采纳了白俄罗斯文化，当时古白俄罗斯语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现在波兰语的地位：贵族、公爵用古白语交流，许多私人记录、官方文件、法律文本、文献和编年史都采用古白文记述，对外关系中的工作语言是古白语，一直持续到17世纪……”^①有说法称，立陶宛大公国第一批大公是白俄罗斯文化的代表，就连时任波兰国王的亚盖洛（Владислав II Ягелло）也十分偏爱白俄罗斯文化，他的妻子索菲娅·戈尔尚斯卡娅公主（Софья Гольшанская）就是一名白俄罗斯东正教徒。

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4世纪末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后，白俄罗斯上层阶级开始转信天主教，他们开始采用波兰的社会组织模式，尊崇波兰的文化和语言。“波兰化”造成白俄罗斯传统文化式微，白俄罗斯民族发展一度放缓。1696年8月29日的联邦会议，决定以波兰语和拉丁语代替古白俄罗斯语成为官方用语。据统计，1790年，白俄罗斯地区有近1200个东仪天主教教区，而东正教教区只有143个^②，当时整个白俄罗斯地区有近70%白俄罗斯居民是东仪天主教徒，农村地区达到80%。^③正是在同一时期，白俄罗斯传说、音乐、舞蹈和传统工艺等民间文化、世俗文化、历史记忆却在发生新的变化，它们与古老的原始精神观念保持着稳定的联系，在多代人的集体创作中发生着嬗变。期间更出现了白俄罗斯文化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16-17世纪），涌现了斯科林纳（Ф. Скорина）、古索夫斯基（Н. Гусовский）、加宾斯基（В. Тяпинский）、布德内（С. Будный）、撒别加（Л. Сапега）、沃兰（А. Волян）、斯莫特利茨基（М. Смотрицкий）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家和艺术家，他们为白俄罗斯民族文学、语言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白俄罗斯民族思想的萌生和民族文化记忆的巩固提供了珍贵的养料。^④

① Ластоўскі В.Ю. Кароткая гісторыя Беларусі. Мінск, 1993. С.99.

② [白] А.А.科瓦列尼亚：《白俄罗斯简史》，赵会荣译，王宪举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第119-120页。

③ Этнаграфія Беларусі: энцыкл. Мінск, 1989. С.66.

④ Падокшын С.А. Беларуская думка ў кантэксце гісторыі і культуры / С.А.Падокшын. Мінск, 2003. С.93-94.

（二）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

学界普遍认为，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初步形成于 19 世纪末。

随着波兰立陶宛王国与莫斯科大公国之间频繁发生战争，18 世纪末，波兰立陶宛王国被瓜分，白俄罗斯并入俄罗斯帝国。最初，俄罗斯对波兰文化在白俄罗斯的发展仍比较宽容，不少波兰语文学作品得以继续出版。1815 年维也纳大会宣布给予波兰王国以自治权后，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文化界开始极力推动将土地并入波兰王国。这时，天主教徒开始意识到了白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以巴尔谢夫斯基（Я. Барщевский）、契乔特（Я. Чечот）为代表的立陶宛维尔诺大学师生，首先从民间传说中解读到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存在。

1863 年波兰起义后，沙皇政府开始加快推行“去波兰化”和“俄罗斯化”政策。例如，禁止在公文中使用波兰语，禁止学校教授波兰语，安排俄罗斯族官员任职。至 19 世纪末，大部分白俄罗斯人已成为东正教徒。不少历史学家认为，1830 年的立陶宛、西白俄罗斯起义和 1863 年波兰起义，是形成白俄罗斯民族思想、继而形成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导火索。正是起义的最终失败，促使学者契乔特、巴尔谢夫斯基、诗人西洛科姆利亚（В. Сырокомля）、作家基尔科尔（А. Киркор）、作家杜宁-马尔津科维奇（В.И. Дунин-Марцинкевич）等一批波兰-白俄罗斯启蒙者开始反思。在创作中他们发现了白俄罗斯民族文化思想的精神所在。波兰起义旗手之一卡里诺夫斯基（В.К. Калиновский）、西俄罗斯主义者领袖科亚洛维奇（М. Коялович）、白俄罗斯方言学家鲍伯罗夫斯基（М. Бобровский）以及语言文化研究专家卡尔斯基等，是当时最早开始对白俄罗斯民族问题进行思考的代表人物。19 世纪中期民族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后，有关白俄罗斯民族日常生活、传统习俗的资料整理和汇编，也为白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养料。1891 年白俄罗斯诗人鲍古舍维奇（Ф.Б. Багушевич）在诗集《白俄罗斯木笛》（Дудка белорусская）中，首次提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白俄罗斯人”，他们脚下的土地叫“白俄罗斯”。诗集前言被称为白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的“标

准宣言，其口号至今都具有现实意义”。^①在革命者中，在圣彼得堡求学的白俄罗斯大学生发起的“人声”小组，率先宣称存在白俄罗斯民族，并以捍卫民族追求国家独立的权利为目标。这一阶段的白俄罗斯民族运动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领域，白俄罗斯民族诗人扬卡·库帕拉（Янка Купала）的戏剧《帕夫林卡》（Павлінка）被搬上舞台；白语报刊《我们的田野》（Наша нива）及其创办的杂志《萨哈》、《火炬》等有意识地唤醒了知识分子继承和发展白俄罗斯文化的积极性，在推进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俄罗斯帝国的最后数年，大俄罗斯主义一度占据上风，当局并不理会呼吁开设白俄罗斯语民族学校的提议，白俄罗斯省当选国家杜马议员的同样是大俄罗斯思想的支持者。在他们的理解中，白语只是隶属于俄语的地区方言，而所谓“白俄罗斯民族运动”自身，却面临着由天主教徒带来的类似“分离主义式”的危机。总体来看，处于发展初期的白俄罗斯民族认同表达，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强调白语的重要性、立陶宛公国在白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白俄罗斯拥有的更为纯正的“斯拉夫血统”。^②但这种认同观仅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卡尔斯基曾指出 20 世纪初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处境：“问题在于：你是谁？普通民众说自己是俄罗斯人，而天主教徒则称自己是波兰人”^③。不同于在彼得一世改革后即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俄罗斯中部、乌克兰东南部等地区，这一时期普通白俄罗斯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始终在相对隔离的自然状态下发展，因此认同的最初形态始终带有

① Терешкович П.В. Этн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Беларуси XIX — начала XX в.: В контексте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Минск, 2004. С.133.

② 早期持民族主义观点的白俄罗斯知识分子，如历史学家 М.В·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М.В. Довнар-Запольский）、诗人 М·波格达诺维奇（М. Богданович）等认为，同历史上曾与芬兰和鞑靼人有过交集的俄罗斯民族相比，白俄罗斯民族拥有更纯正的斯拉夫血统。

③ Карский Е.Ф. Белорусы: в 3 т. Т.1.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 и народ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 Е.Ф. Карский; уступны арт. М.Г.Булахава, прадмова да першага тома і каментарыі В.М.Курцовай, А.У.Унучака, І.У.Чаквіна. — Минск: БелЭн, 2006. — 656 с. 2 карты (репринт. воспр. изд. 1903г.). С.114.

源自乡村的天然朴实的烙印。^①

（三）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

最早的白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之一、俄罗斯民族学家瓦卡尔（Н.П. Вакар）认为，19世纪前白俄罗斯仍未形成集体认同，原因之一在于，白俄罗斯一直没有建立起以自己民族命名的国家实体，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白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处于模糊中的症结之一。^②独立国家意识的觉醒，对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白俄罗斯民族思想逐步具体化，民族自觉意识加强，官方加快了“白俄罗斯化”进程：鼓励使用白语文体语、推动1863年波兰起义领导人卡里诺夫斯基等作为白俄罗斯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等等。20世纪20-40年代，白俄罗斯政治边界反复变更，其领土甚至被划为三部分，人为分裂的社会机体，给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波兰当局对西白俄罗斯曾采取一系列报复性措施：白俄罗斯神职人员被禁、白俄罗斯学校关闭，《白俄罗斯之源》等报刊被取缔等等。同时期，白俄罗斯民族运动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全白苏维埃第二届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旨在推广白语的“白俄罗斯化”（Белорусизация）行动，白语再度成为官方语言之一；“白俄罗斯”这一词汇大量出现在报刊媒体和政府公文上，白语教学和白语文学得到推广，白语教学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建设，白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强化。

尽管斯大林在俄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表示支持白俄罗斯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民族文化，但“白俄罗斯化”仍不可避免趋于式微。原因之一是俄罗斯沙文主义在白俄罗斯社会的影响力巨大，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白俄罗斯化”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行动政策纲领，其发展重心——对白语的推

① 19世纪末，仅有2%的白俄罗斯族人生活在城镇，其余人都生活在乡村或较为闭塞的地区。在扬卡·库帕拉、雅库布·柯拉斯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白俄罗斯民族作家基于自然、乡村的朴素情感。（详细参见 Кириенко В.В.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ментальность: исто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Гомель: ГГУ им. П.О. Сухого, 2009. С.81.）

② Nickolas Vakar, *Belorus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1-4.

广，也因缺乏完整的书面语体系而走向衰败。此时，“团结三个东斯拉夫民族”的新意识形态，开始指导一个更大范围的认同并逐渐占据上风。尤其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这一意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凝聚力。矛盾的是，一方面，后来的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始终带有明显的“反俄”姿态，另一方面，白俄罗斯正被更大范围的认同“人为地”圈进由俄罗斯主导的议程。但奇妙的是，不少人仍能同时在这一复杂情况下找到平衡，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末，作家布拉夫金（Г. Буравкин）和贝科夫（В.Быков）在公开支持名为“复兴”的白俄罗斯人民战线民族解放运动^①的同时，仍坚持苏联信念。

三、后苏联时期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发展现状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认同的重要性，认同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属于它的社交圈，“我站在哪一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我是谁”所取代。1990 年 7 月 27 日，独立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宣告成立。政治实体的最终建立，使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在此后的近三十年间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一）后苏联时期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白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去苏联化”表现在每个角落：旧国家标识被仓促替换^②，主张“回归”欧洲，所谓“俄罗斯历史学家杜撰的过去”从教科书中被彻底否定，“莫斯科佬”被视为白俄罗斯“最大的敌人”……此时白俄罗斯政治生态呈现明显的碎片化，不同价值观和理念并存。围绕民族文化认同构建问题的探讨面临分歧：传统精英阶层呼吁白俄罗

^①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② 1991-1995 年，白俄罗斯国旗采用了 20 世纪初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的“白-红-白条纹”设计，国徽采用立陶宛公国及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的“骑兵战马”图案；而 1995 年全民公决后确立的新国旗和国徽则重新启用 1951 年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的设计（1951 年国家标识征集大赛还邀请了扬卡·库帕拉、米哈斯·雷尼科夫等文化界人士参与设计和评选）。

斯传统历史文化的回归，表现为对苏联以前白俄罗斯民族语言、文化，尤其是对立陶宛公国时期的回溯；反对者则希望尽快恢复稳定，表现为推进白俄罗斯在其“苏联过去”与不可预期的未来发展之间取得理性妥协。

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延续到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1995-1996 年通常被认为是白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真正开端，也是白俄罗斯当代认同的起点。卢卡申科于 1994 年就任白俄罗斯总统后，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一方面，白、俄两国关系逐渐走近，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双国语”模式开启，“俄白共同体”成立，《俄白联盟国家条约》签署。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开始表明独立姿态：新国家标识确立，两次全民公决顺利进行。^①2000-2008 年，白、俄联盟国家建构放缓，白俄罗斯拒绝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并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发声：我们不会选择东方或西方——我们选择白俄罗斯，它将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历史积淀、广博地域和文化精神立于东、西方之间。

第三阶段开始于 2009-2010 年，白俄罗斯内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外汇短缺、总统大选，社会经济形势、国家安全形势亟待恢复和巩固。紧随而来的是对民族文化认同更客观、平衡、全面的理性思考。一是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呈现良好趋势，围绕“白俄罗斯人是谁”、“白俄罗斯民族将往哪里去”的讨论引起更多关注。据 2009 年“诺瓦克”研究所和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共同进行的一项名为“白俄罗斯人眼中的民族认同：我们是谁？我们将成为谁？”的调查显示，有 41.3% 的被调查者认为，作为白俄罗斯人应在白俄罗斯文化中成长并认同这种文化。^②一份名为“白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基本指标”的调查数据，披露了更多细节。在诸多选项中，“地域”、“祖国”、“母语”和“宗教”，被选为认同评判标准中最重要的指标（见表 1）；而是否将拥有共同母语和宗教信仰作为认同的主要标准，所引起的分歧最大（见表 2，“母语”和“宗教”选项的 SD 指数为

① 1995 年、1996 年卢卡申科连续进行两次全民公决。1995 年全民公决决议通过：俄语与白语享有同等地位，新国家标识，白、俄经济一体化，在最高苏维埃违宪情况下总统可撤去其职权。1996 年全民公决决议通过：国家独立日改为 7 月 3 日（即明斯克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纪念日），通过卢卡申科提议的 1994 年宪法修正案。

② Самые типичные черты белорусов. 13 октября, 2009. http://glaza.info/news/samye_tipichnye_cherty_belorusov/2009-10-13-4087

1.57 和 1.50)。这意味着，拥有共同的生活环境、独立的国家和共同的族群等要素，在白俄罗斯民族构建过程中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

表 1 白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基本指标（2012 年）

关联度(%) 指标	无	很小	较小	一般	较大	很大	合计
生活的地域	1,4	1,8	5,4	13,1	30,7	47,6	100
对故乡的依赖	3,0	3,7	6,4	16,1	28,0	42,8	100
共同的祖国	2,0	3,9	5,6	19,1	31,1	38,3	100
共同的族源	2,3	4,1	10,8	18,2	32,5	32,1	100
共同的利益	3,5	5,5	9,8	22,4	30,2	28,7	100
母语	7,5	9,5	11,9	20,2	23,0	27,9	100
民族文化	3,3	7,2	10,7	22,0	29,0	27,7	100
对历史传统的尊重	1,9	5,9	13,9	24,6	29,0	24,7	100
对民族统一的情感	3,6	6,9	15,2	23,9	26,8	23,7	100
民族性格	4,9	6,5	10,5	27,4	29,2	21,5	100
宗教	7,7	8,8	15,5	22,8	25,4	19,8	100
与以上无关	66,1	14,0	3,6	7,9	3,9	4,4	100

资料来源：Науменко Л.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инамика.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пецифика/ Л.И. Науменко. –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2. С.53.

表 2 白俄罗斯身份认同基本指标（2012 年）

指标	X*	SD*
生活的地域	4,128	1,09
对故乡的依赖	3,909	1,28
共同的祖国	3,886	1,21
共同的族源	3,707	1,26
共同的利益	3,563	1,33
共同的民族文化、文学	3,495	1,36
对历史传统的尊重	3,471	1,27
对民族统一的情感	3,346	1,36
民族性格	3,341	1,36
母语	3,254	1,57
宗教	3,09	1,50

注：X-平均值；SD-标准差，反映一个数据集的离散程度

资料来源：Науменко Л.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инамика.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пецифика/ Л.И. Науменко. –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2. С.51.

二是白俄罗斯人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和俄罗斯人的不同。2009 年的数据显示, 51.8%的人认为白俄罗斯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 仅 1.5%认为“白俄罗斯人实际上就是俄罗斯人”。^①2015 年白俄罗斯社会经济与政治独立研究中心(НИСЭПИ)的调查显示, 认为白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完全一样”的比例从 2002 年的 44%下降到 2015 年的近三成。^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白俄罗斯力图树立更加独立的国际形象, 实施多样化的“平衡外交”政策, 白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与思想从国家层面逐步完善, 白俄罗斯在对俄关系方面表现出更加鲜明的独立行事态度与价值取向。

(二) 后苏联时期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现实境遇

在全球化背景下, 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面临着不小的冲击。一种危机源于心理层面的自我认同, 即以“我是谁”、“我们是谁”等问题作为重新发现自我的反诘。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对全球性认同危机做出了说明: “几乎在每一个地方, 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 ‘我们属于哪儿?’ 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的?’”。^③历史、地域等多种原因导致白俄罗斯民族的认同感并不强烈,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所指出的, 这样的民族主体所经历的“转换的每一个片段都可能倾向于变成一种认同危机”。^④

白俄罗斯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甚至不同职业的人群, 在认同感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农村和布列斯特、戈梅利、格罗德诺等西南部边境地区的认同感更强, 明斯克和北部的维捷布斯克的认同感最低。^⑤在 2012 年一项“你是否为祖国感到骄傲”价值观调查中, 全国平均值不到 30%, 格罗德诺排名

① Самые типичные черты белорусов. 13 октября 2009. http://glaza.info/news/samy_e_tipichnye_cherty_belorusov/2009-10-13-4087

② Социологи: Все больше белорусов отличают себя от русских. 8 апреля 2005. <http://www.bramaby.com/ls/blog/bel/2309.html>

③ [美]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年, 第 105 页。

④ [英]安·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⑤ Науменко Л.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инамика.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пецифика/ Л.И. Науменко. –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2. С.83.

最前 (38.8%), 而维捷布斯克地区位列最末 (仅 13.6%)。^①并非偶然的是, 在几乎各项调查中, 明斯克地区的认同度下滑明显 (见表 3)。而在 2008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对白俄罗斯民族文化最有认同感的是 50 岁以上群体与 20 岁以下群体, 40-49 岁人群认同感最低。高等教育人群、企业家、管理中层和无业者认同感一般, 而大众普及教育人群、管理高层、工人技师、农民等认同感较高^②。

表 3 2002、2004 和 2008 年白俄罗斯各州居民认同感综合指数

地区	白俄罗斯认同感综合指数					
	2002 年		2004 年		2008 年	
	X*	SD*	X*	SD*	X*	SD*
布列斯特州	3,99	1,04	4,25	0,95	4,33	0,84
维捷布斯克州	4,14	1,05	4,31	0,95	4,13	0,81
戈梅利州	4,26	0,89	4,27	0,95	4,32	0,75
格罗德诺州	4,02	1,02	4,29	0,93	4,18	0,98
明斯克	4,17	1,07	4,32	0,89	3,96	0,97
明斯克州	4,26	0,90	4,16	1,07	4,07	1,04
莫吉廖夫州	4,18	1,12	4,15	0,94	4,12	0,92
平均值	4,16	1,02	4,25	0,96	4,15	0,91

注: X-平均值, 范围: 0-5 分数值, 5 为最大值, 0 为最小值。SD-标准差, 反映一个数据集的离散程度。

资料来源: Науменко Л.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инамика.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пецифика/ Л.И. Науменко. -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2. С.114.

其次, “本地人”认同是白俄罗斯社会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19 世纪初, “白俄罗斯” (Беларусь) 和 “白俄罗斯人” (белорусы) 才作为两个专有概念被纳入国际政治法律范畴。19 世纪中后期, 认同自己是 “白俄罗

① Смирнова В.А. Соци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ый портрет сель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Беларуси. Брес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В.А.Смирнова, Т.В.Кузьменко, Т.С.Балакирева. Минск: Пра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2012. С.163.

② Науменко Л.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инамика.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пецифика / Л.И. Науменко. -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2. С.83.

斯人”的只集中在白俄罗斯东北部地区（波洛茨克、莫吉廖夫等）^①，中西部的居民更愿意自称为立陶宛公国人（Литвины，即立陶宛大公国的继承者，这里指的是类似于某种亚群体）。而苏联民族学家布鲁克（С.И. Брук）1972年在莫斯科大学的讲座中称，直到20世纪50年代，白俄罗斯南部地区（波列西耶等地）的居民仍自称“波列舒克”（“Полещук”指生活在白俄罗斯南部、乌克兰北部的亚群体，其义近似于“本地群体”，其生活习惯、语言文化与白、乌均有很多相似性^②）。当扬卡·库帕拉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戏剧作品《本地人》（Тутэйшасці）中第一次提出“тутэйшасці”（意为“本地人”）这一概念时，就指出“本地性”认同未必有利于更大层面的统一的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巩固；“本地人”不属于完全的族群概念，一定程度上它与地缘、地域更为相关。布尔加科夫认为“本地人”是介乎于“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之间的过渡品，此时“‘立陶宛人’已然退出历史，而‘白俄罗斯人’尚未出现”。^③而2009年的数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当代白俄罗斯人对“本地人”（“тутэйшасці”）的认可程度：近七成白俄罗斯人愿意称自己是“本地人”。^④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白俄罗斯人在将自己定位于“本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两个属性上更倾向前者。这一认同形成的文化归属上的亚群体，在回答诸如归属感、忠诚度等问题时往往十分为难，并且“本地人”与“白俄罗斯人”两个概念的不对等和界定上的模糊性，也容易造成认同层面的错位。

另一种危机来自外部“他者”的对照和冲击。2014年春，正当酿成全面冲突的乌克兰危机爆发之时，六卷本集体著作《20世纪的“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 в XX веке）在莫斯科出版。这两件事在四年后的今天回头来

① 立陶宛公国时期，这一地区还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并坚持沿用斯拉夫人流传下来的管理体系；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首先将波洛茨克与莫吉廖夫合并，称为白俄罗斯省 Белорусская；20世纪初，“白俄罗斯”指的就是维捷布斯克省、莫吉廖夫省、明斯克省、格罗德诺省和维尔纽斯省，“白俄罗斯”（Белорусы, Беларусь）成为官方术语后，这些术语固化为当地人民的认知。

② Grigory Ioffe, “Understanding Belarus: Belarusian Identity”, *Europe-Asia Studies*, 2003, Vol.55, No.8, pp.1241-1272.

③ Булгакаў В. Мой Багушэвіч: Дыялектыка класічнага тэксту// Фрагмэнты. 1998. № 4.

④ Лазаревич А.А., Левяш И.Я. Беларусь: культурно-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выбор.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4. С.31.

看，似乎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俄罗斯世界”原本指的是俄罗斯人生存的同一文明环境，强调以俄语作为交流工具。如今，“俄罗斯世界”早已被一系列概念装备起来、成为更加宽泛的范畴。它试图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大文化共同体——基于东正教文化，拥有共同语言、历史文化和共同历史记忆的世界范围内的共同体。近十年来，“俄罗斯世界”迅速地被纳入俄罗斯国家政治话语体系，其意义已辐散到全球，衍射出多个以“俄罗斯世界”命名的项目（如世界各地的“俄罗斯世界中心”），试图联络全世界所有俄罗斯侨民，并将对象扩大至所有俄罗斯文化的认同者。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民族认同以及包括“俄罗斯世界”在内的讨论，直接和俄罗斯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绑上了关系。

加强对白媒体的塑造与影响，是近年来俄罗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几乎在白俄罗斯每个城市的街头，都可以买到俄罗斯的主流报刊。白俄罗斯人最常用的搜索引擎是“Yandex”，最常用的社交媒体软件是俄罗斯的“ВКонтакте”（“联络网”）、“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校内网”）和“Моймир”（“我的世界”）。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白俄罗斯开始对俄有所防范，因此俄罗斯媒体加大了对白宣传力度。2014年，俄罗斯卫星网与白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开始在白俄罗斯联合发刊；2015年起，不少俄罗斯媒体在网上大肆宣传“白俄罗斯是‘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①，甚至有极端人士认为白俄罗斯应当立刻加入俄罗斯，或者由俄罗斯消灭它。^②

四、当代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白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遭遇现实冲击，重新构建认同成为白俄罗斯无法躲避且必须面对的问题。民族语言、历史叙事、文化符号等，既是直接关乎认同形成的因素，又是认同的具象化表现。近年来，白

① Елена Толкачев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 Сет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вязывает мнение, что белорусы---часть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14 ноября 2017. <https://news.tut.by/economics/568694.html>

②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есса: либо Беларусь войдет в состав России, или ее ликвидируют. 08 апреля.2015. <https://nn.by/?c=ar&i=147396&lang=ru>

俄罗斯官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语言政策，重建新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体系，以应对“俄罗斯世界”的文化渗透和冲击。其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下一步发展方向。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构建是一个持续且动态的过程，它不涉及如何消除民族统一与族裔多元之间的对立的问题，因而其核心在于如何理解并掌握影响认同形成与发展的因素的多变性。这一多变性既与白俄罗斯维护其国家独立性的转型过程有关，也与全球化视野下现代社会结构和模式的不断改变有关。只有明确这一关键，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与多元文化视域下，辨明认同的下一步发展趋向，并推动认同的进一步巩固。

（一）当代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不同方案

当前，白俄罗斯主要有三支较为活跃的流派。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成长起来的白俄罗斯西方主义者，以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接受西方教育的年轻人为主。他们致力于向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学习，寄希望于把白俄罗斯打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欧洲国家。尤其在乌克兰事件以后，他们反对一切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世界”相关的概念与行为。他们是当下白俄罗斯社会最活跃的行动派。而当前白俄罗斯社会打着所谓“民族复兴”旗号的行动，实际上多半是亲西方主义者所为。二是在白俄罗斯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以部分政府要员、退休人员 and 农民等为主。他们多半对民族问题和语言问题兴趣寥寥，这种“惰性”使得他们缺乏政治悟性、缺乏民族认同感，多数人偏向于“本地性”认同。还有一支流派较为特殊，他们多以“立陶宛公国人”自居。在族源问题是“波罗的起源说”的支持者，其中多数人支持“波罗的海-黑海联盟构想”（Балто-Черноморского Междуморья），希望白俄罗斯摆脱与俄罗斯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近年来，这一团体的人数在年轻群体中有稳步增长的趋势。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别兹纽克教授是白俄罗斯学界最早提出认同方案构想的学者之一，他将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构建分为以下几种发展模式：白俄罗斯模式（以白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为前提的发展模式）、欧洲模式（以西方文化为主导，政治上向西方靠拢）、白俄罗斯主义模式（继

承立陶宛大公国文化)、波兰模式(继承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模式)、西俄罗斯主义模式(基于俄、白、乌三民族一体的精英管理模式,难点在于官方是否能接受“俄罗斯世界”构想),以及欧亚模式(经济联盟或政治一体化)等等。^①显然,在白俄罗斯奉行“平衡外交”、与俄罗斯、西方都尽量保持平等关系的今天,以白俄罗斯作为独立、民主的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是目前白俄罗斯官方最为认可并遵循的。

西方学界对该问题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长期从事白俄罗斯问题研究的美国瑞福德大学的约费(G. Ioffe)教授提出了欧洲模式、俄罗斯模式、海外移民型的民族主义模式,和“in-between-ness”模式这四种类型。需引起注意的是,欧洲模式的提出与活跃,与在20世纪80-90年代名为“复兴”的白俄罗斯民间反对派有关,他们认为俄罗斯企图利用其“殖民主义手段”对白进行文化侵略。但该方案保守封闭、内部矛盾激烈,没有提出明确适用于当代白俄罗斯的价值理念,因而无法吸引足够的支持者。海外移民型的民族主义模式,将白俄罗斯文化作为大俄罗斯文化衍生而来的自我发展的“后裔”,俄罗斯文化对它来说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他者”,但也不是“我们”,目前来看该方案得到了部分官方人士的支持。“in-between-ness”模式的提出,则是受到了白俄罗斯的特殊地域和文化环境的启发,旨在打破传统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结构^②,在白俄罗斯与其他文化载体之间相对开放的边界的基础上进行发展。

(二) 当代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影响因素

白俄罗斯学者鲁德科夫斯基(П. Рудковский)指出,认同是由一系列手段“具象化”的抽象概念,这些具象化的手段包含一系列符号(国旗、国徽、语言)、叙事(历史、当代)、文化产物(文学作品、戏剧、绘画、音乐)等

① Безнюк Д.К.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реал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стор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2016. С. 69-70.

② Ihar Babkoŭ. Karaleŭstva Belaruś: Vytlumachenni ru[i]naŭ. Minsk, Belarus: Logvinaŭ, 2005. С.109-122.

①。其中，语言、文化符号和历史叙事，在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尤其发挥着重要作用。借助这些要素，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构建得以促进集体记忆和文化拼图的进一步形成与巩固，并决定白俄罗斯民族最终将选择哪一条道路。

1、语言载体的选择

语言是民族历史和记忆的载体，是民族文化认同赖以维持的条件。白俄罗斯语言现象不只是在白、俄两种语言间的简单抉择，更是后苏联时期白俄罗斯社会现实的一个特殊呈现。

20 世纪 70 年代，大批白俄罗斯人从农村涌入城市，至 1990 年，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 66%。^②人们以身为“说俄语的城里人”自豪，白语被看作“不标准的俄语”，白语使用者则常被认为“未受过良好教育”。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语言政策经历了数轮调整。独立之初，当局积极推进白语化政策，为贯彻 1991 年通过的语言法，编写白语教材，开办白语学校，规定白语为工作用语，在 1994 年以宪法形式确立白语为唯一国语。但由于推行力度过猛，引发了不少矛盾。为缓和形势，白俄罗斯于 1995 年举行全民公决，83.3% 的白俄罗斯人赞成把白语和俄语共同作为国语。^③1996 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双国语”制度后，俄语的使用比例迅速攀升，并逐步挤压白语的发展空间。2011 年起，双国语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再调整。不少人开始反思民族语言对于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性，45.6% 的受访者认为白语是“民族的财富，应当珍惜和尊重”。^④但实际上，白语在白俄罗斯人当代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仍然很低。截至 2016 年 2 月，全球白语使用人数仅 400 万。^⑤而联

① Рудкоўскі П. Паўстанне Беларусі/ П. Рудкоўскі. – Вільня: Інстытут беларусістыкі, 2007. С.134.

② D.A. Marples, *Belarus. From Soviet Rule to Nuclear Catastrophe*, Basingstoke/London, 1996.

③ 1995 年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设立国语的公投结果参见 Референдум в Белоруссии (1995). http://dic.academic.ru/dic.nsf/ru_wiki/290143

④ Лазаревич А.А., Левяш И.Я. Беларусь: культурно-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выбор.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4. С.32.

⑤ “UNESCO Interactive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http://www.unesco.org/languages-atlas/en/atlasmap/language-id-335.html>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白语列为“不安全/脆弱”语种。^①

白俄罗斯科学院、“诺瓦克”研究所、“成为白俄罗斯人！”公司（«Будзьма беларусамі!»）等曾就白语使用现状进行过多次调研。2009年科学院民调显示，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白语的仅21.2%，完全不用白语的有21.9%。^②多数白俄罗斯年轻人从小学才开始系统学习白语，对白语的掌握也不全面。就2009年白俄罗斯人白语掌握水平来看，三成人“能自如运用白语听说读写”，逾四成人“只能阅读理解，写作水平低，几乎不说”，逾二成人“基本理解口头表达，但不会阅读也不会说”。^③甚至在新闻频道专访中出现了嘉宾以俄语来回答白语提问的“怪异现象”。近年一项调查显示，支持“双国语”的人数已从2004年的71%迅速下降到2015年的48%，选择白语为唯一国语的人数也有所下降（不超过20%）^④，而更多的人认为，是否经常使用白语交流已不重要。^⑤一项调查显示，多数白俄罗斯人认为，“所用语体、说话方式、发音、口音”是区分白俄罗斯族群属性的第一特征，而使用何种语言则远不是最主要的评判标准（见表4）。

除俄、白语外，不少白俄罗斯人偏好一种“年轻的语言”——“混合语”（трасянка），即白、俄混合语。“混合语”初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但长时间内并未实现代际相传。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批俄罗斯族人开始在白俄罗斯生活并担任政府、企业要职，白、俄混合语形式开始在白语使用者与俄罗斯人的接触中被固定下来。2011年调查显示，88.37%白俄罗斯人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混合语，而使用标准俄语和标准白语的仅

①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不安全/脆弱”（vulnerable）语言的评判标准：在某一社区，大多数但不是所有孩子或家庭把本族语言当作第一语言使用，且把它局限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使用（比如在家庭里，孩子与父母和祖父母之间的互动）。

② Науменко Л.И. Бело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зеркале мнений жител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еларус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 2011. №.2. С.286.

③ Лазаревич А.А., Левяш И.Я. Беларусь: культурно-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выбор.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4. С.32.

④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оведенное Независимым институтом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ИСЭПИ) «Язык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http://www.iiseps.org/?p=869>

⑤ Як беларусы ставяцца да беларускамоўных. 23 декабря 2014. <http://budzma.by/news/yak-byelarusy-stavyacca-da-byelaruskamownykh.html>

11.22%和 0.41%。^①从语言学层面对混合语展开研究开始于 2000 年，语言学家普遍认为，混合语只是一种自发的、混乱的口语类型，而学界关于混合语究竟以白语还是俄语为基础仍争论不休。

表 4 白俄罗斯族群属性的区分标准（2012 年）

族群属性的区分标准	是 (%)	否 (%)	合计 (%)
所用语体，说话方式，发音，口音	71.0	29.0	100
语言	42.8	57.2	100
外貌特征	20.7	79.3	100
行为处事	20.6	79.4	100
宗教信仰	14.4	85.6	100
性格特征	4.7	95.3	100
完全不知道	2.8	97.2	100
难以回答	8.1	91.9	100

资料来源：Науменко Л.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инамика.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пецифика/ Л.И. Науменко. –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2. С.55.

近年来，别斯巴米亚内、扎普鲁茨基（С.Н. Запрудский）、卢卡沙涅茨（А.А. Лукашанец）、梅奇科夫斯基（Н.Б. Мечковская）、米古里奇（Т.Н. Микулич）等学者，聚焦白俄罗斯语言现象进行了不少研究。学界围绕语言载体的选择、白语与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诸多讨论。白俄罗斯文化学家富尔斯认为，白俄罗斯最辉煌的时候就是立陶宛公国时期，当时以古白语为国语，因此白俄罗斯应回归立陶宛公国身份。^②立陶宛历史学家拉祖特卡（С.Лазутка）则指出，“当时的古白语和现代白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并且前者更近似于现代俄语，而非白语”，“在其基础上才衍生出后来的俄语、白语和乌语”。^③不少学者并不赞成将民族语言作为建设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白俄罗斯哲学家阿库多维奇认为，白俄罗斯民族不仅是波洛茨克和立陶宛公国的文化继承者，更与波兰、俄罗斯帝国以及苏联文化紧密相

① Виктор Одиноченко. Язы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елоруссии. 24.11.2014. <https://inosmi.ru/sngbaltia/20141124/224461486.html>

② Фурс В. Дискурсивно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бел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посы аргументации//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 2010. №.3.

③ Лазутка С, Валиконите И, Гудавичюс Э. Первый Литовский Статут (1529 г.). Вильнюс, 2004. С.30.

关，且目前来看，随着苏联解体后主权国家的建立和稳固，白俄罗斯民族本身已经处于一个较为成熟的“完成”状态，无须再用语言作为决定认同的必要条件，因此不应将民族认同的定位建立在“语言共同体”范畴内。^①白俄罗斯分析中心社会学家瓦尔托玛茨基同样认为，语言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民族身份的唯一标准，要知道巴西、奥地利、委内瑞拉都拥有极强的民族认同感，而这些国家的人却并不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②

2、历史叙事的再构建

历史是民族成员追寻过去的一种独特的、超越时空界限的记忆，对历史记忆的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历史叙事是联络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是构建集体记忆、描绘民族与国家身份最有力的武器。历史叙事的再构建，往往是将重新发现的族裔历史传输给新一代共同体成员，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共同体的新的自我定义被制造出来。白俄罗斯历史叙事再构建过程引发了一系列思考和热议：白俄罗斯历史开始于何时，如何处理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从对历史叙事的不同解读中，找出一条适合当代白俄罗斯民族发展的道路。

一是如何协调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历史叙事中的位置。围绕该问题的争论从19世纪白俄罗斯民族意识诞生之初，就在民族主义者和西俄罗斯主义者之间展开。民族主义者视白俄罗斯为一个独立群体，有属于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模式。例如，为将白俄罗斯与俄罗斯文化彻底割裂，民族主义者试图证明，相较于斯拉夫文化的渊源，白俄罗斯人与波罗的人在族源、文化上更相近。俄罗斯历史学家格隆斯基（А.Д. Гронский）认为，2009-2011年白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相关内容就透露了这一信息：凡涉及与俄罗斯共同的历史部分时，教科书并未将俄罗斯帝国、苏联其他地区看作是白俄罗斯“自己的”历史构成部分，而当涉及立陶宛公国、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历

① Горевой М. Акудович сомневается в дееспособности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14 ноября 2010. <http://news.tut.by/society/204635.html>

② Кто я, где я? Белорусы в поиска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что получается. 23 февраля. 2017. <https://in she.tv/society/2017-02-23/206605/>

史时，教科书又将它们完全作为白俄罗斯历史加以阐述。^①另外，对重要历史事件在概念和性质上的重新界定，成为近年来民族主义者寻求民族自决的途径之一：近年来白俄罗斯科学院、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历史学家，建议官方将“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г.”（1812年卫国战争）改为“Война 1812г.”（1812年战争），因作战双方均有大批白俄罗斯人参与，更应称之为“国民”（гражданская）战争而非“卫国”战争。^②部分民族主义者^③更将“反俄”、“仇俄”作为行动指南。与之相对立的西俄罗斯主义者（近年来已势单力薄）则强调俄、白、乌三个民族的共性，尤其是白、俄在民族、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例如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信息分析中心克里希达波维奇、“西俄罗斯”网站（Западная Русь）主编泽连科夫斯基（И.Ф. Зеленковский）等，他们支持白俄罗斯的独立主权国家身份，但也强调白俄罗斯民族构建应在俄罗斯文明框架内实现。不少人至今仍坚持白俄罗斯应回到1917年前作为俄罗斯帝国西部版块的身份，并认为近年来俄罗斯对外推广的文化身份认同体系——“俄罗斯世界”的范畴有必要从俄罗斯民族扩大至“俄-白-乌”世界。

二是如何看待波兰在白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定位。19世纪中叶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前后，正是一批支持波兰起义的白俄罗斯人第一次唤起了白俄罗斯的民族意识，被称为“白俄罗斯民族解放宣言”的《白俄罗斯木笛》的作者鲍古舍维奇也是1863年波兰起义的支持者。不少以波兰语写就的作品，在当时进一步唤醒了白俄罗斯民族思想、民族精神的诞生。但如今的白俄罗斯历史教科书明显回避了多个历史时期（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时期、苏

① Гронский А.Д.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стории ка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база для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стор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транах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 Сост. П.В.Святенков. М.: АНО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технологий», 2016. -288 с.

② 2012年正值卫国战争胜利200周年，11月23日，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主办的“Война 1812 года и Беларусь”（“1812年战争在白俄罗斯”）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指出，白俄罗斯应取消“卫国战争”的称谓。此前，白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也曾提出类似意见。

③ 白俄罗斯著名的反俄刊物《秘密研究》（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 «Секрет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主编捷鲁仁斯基（В.Деружинский）、白俄罗斯作家塔拉斯（А.Тарас）和戈尔邓科夫（М.Голденков）等人，都是白俄罗斯目前较为活跃的反俄派。

联时期)与波兰相关的叙事,例如波兰立陶宛王国历史被解读为白俄罗斯自己的历史;苏联时期,即便白俄罗斯西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划入波兰,历史教科书在编排时对这一部分也尽量予以回避。

三是如何看待立陶宛在白俄罗斯民族历史中的定位。安东尼·史密斯(A.D. Smith)在《民族认同》中曾提到一种观点,即试图利用历史上的黄金年代来推动民族复兴、加快本民族构建认知地图的步伐。^①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就有一种说法认为,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本质与核心,应回溯到立陶宛大公国时期,因为立陶宛公国的历史是由白俄罗斯人创造的。这种“立陶宛认同”倾向于彻底割断与俄罗斯文化的联系。例如文化学家富尔斯等人从语言地位与民族建设关系的角度,提出“白俄罗斯民族回归立陶宛大公国身份”。白俄罗斯历史学者梅利尼科夫(И. Мельников)也认为,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和戈梅利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属于立陶宛大公国,白俄罗斯人曾在长时间内被称为“立陶宛公国人”。不少人指出,历史教科书中对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叙述,已完全被作为对白俄罗斯本国历史的溯源。近年来,白俄罗斯境内不断为立陶宛公国时期的名人竖立纪念碑。另一种观点被媒体评价为,“试图将立陶宛从白俄罗斯历史中抹去”,有代表性的是克里希达波维奇在2012年3月举办的“白俄罗斯民族安全的宗教因素”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即应将白俄罗斯与立陶宛公国完全区分开来,真正的白俄罗斯精神和思想只在民间繁衍,不论是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还是拉济维尔、萨佩基等立陶宛公国时期的著名家族、名人等,都与白俄罗斯民族本身的发展过程没有关联^②,白俄罗斯民族思想和身份构建不应有这些元素出现。

3、符号的保留与创造

符号的建立是影响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旗帜、国歌、货币还是城市、街道名称,或是特定时期的历史建筑、纪念碑、传统节日、

①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82-85页。

② БелаПАН. 15 марта. 2012. http://belapan.com/archive/2012/03/15/media_semia_v2/

典礼以及对特定历史事件意义的界定，都能够唤起民族成员对共同历史遗产和文化血缘的情感，并影响民族成员的心理状态和认同构建过程。白俄罗斯在民族文化认同构建过程中关于符号体系的建立，是它如何处理集体记忆和历史遗产的集中体现。

白俄罗斯社会对符号的设立与保留有很高的宽容度，位于白俄罗斯西部格罗德诺省的新格鲁多克市（Новогрудок），曾是立陶宛公国首府所在地，多年来各种文化符号在这里和谐共存：此处竖立着波兰诗人米茨克维奇（А. Мицкевич）的雕像；新格鲁多克民众自发筹资建造立陶宛大公爵开创者雕像；而当地一座收藏有大量波兰典籍的天主教教堂，距离另一座用俄语布道的东正教堂仅百米远（二者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冲突和矛盾），位于格罗德诺的拉济维尔家族城堡（拉济维尔是立陶宛大公爵时期有名的波兰贵族）——柳布恰城堡（Любчанский замок）也正在修复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涅斯韦日市拉济维尔家族官邸——花园建筑群的保护与修复。这座城堡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各组成部分在几百年间被欧洲多个国家的建筑师赋予了不同的风格，多次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损毁，也多次得到修复和改建，最终形成了融合多种文化、多种精神元素的文化遗产。据统计，白俄罗斯政府在 2012-2018 年间投入大笔资金修缮了白俄罗斯境内共 150 余座波兰-立陶宛城堡。

但值得注意的是，白俄罗斯社会在面对白俄罗斯作为俄罗斯帝国组成部分的历史时，往往持谨慎态度，围绕所涉相关议题常引发不小的争议。2011 年一战阵亡俄罗斯士兵纪念碑在明斯克烈士公墓揭幕，因其墓园大门两侧饰有象征沙俄的双头鹰雕塑，而遭到部分政府人士的反对，后被改为了圆球雕塑。2013 年，明斯克欲恢复建立亚历山大二世雕像，但部分政府人士认为，该雕像的设立，名义上是为纪念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实则是对沙皇政府在白“殖民统治”的一种默许。2015 年，在莫吉廖夫揭幕的普希金半身胸像，因底座刻有《致俄罗斯的诽谤者》（Клеветникам России）选段，而引起巨大争议。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该诗是站在沙皇政府的立场上，为其武力镇压波兰起义辩护，是对白俄罗斯现阶段民族运动的鞭挞，必须立即去除。诗句被莫吉廖夫市执委会去除后，引起了一批反对人士的又一波抗议，他们认为雕像是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而设立的，而该诗是普希金对

法国等欧洲国家妄加干涉波兰起义的指控，因此并无不妥，但这一恢复原貌的请求并未受到重视。

（三）白俄罗斯官方构建认同的立场与措施

1、维持“双国语”模式，强化白语地位

为进一步加快民族身份认同构建，白俄罗斯政府在国家层面采取了各种措施，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白语：2012 年颁布《白俄罗斯共和国公民行为法》，强调政府官员在办公时要能够说白语，城市街道牌、公交报站等开始用白语代替俄语，中小学白语课程再次增加。白语图书的出版呈现良好趋势，2017 年白语图书占市场份额 13.7%，印数达 430 万本，比 2016 年增长了 16%。^①白语刊物开始出现在白俄罗斯的每座城市。普通民众对国家扶持白语的态度呈好转趋势。2012 年，半数以上的白俄罗斯人希望能看到更多广告以白语呈现，而在 2009 年这一比例仅为 37%。^②2014 年则有 44.4% 的民众希望电视和广播中能增加白语节目，53% 的白俄罗斯人支持国家在推广白语的项目和活动方面加大财政支出。^③

近年来，白俄罗斯官方针对多起“侮辱白语”、“违反宪法有关国语规定”事件处以不同程度的警告或罚款。2013 年，白俄罗斯人罗伯邓科（Г. Лободенко）将明斯克房屋开发委员会告上法庭，称其在回复自己用白语书写的投诉信时，特意使用俄语并在信末附上“据宪法规定，白俄罗斯有两种国语”的言论，罗伯邓科认为委员会显然违反了相关规定（白俄罗斯宪法规定，政府机关或法律部门在回复申诉或请求时，应使用请求方所用的语言），随后委员会被处以 50 万卢布罚金。^④2017 年，美国“汉堡王”公司明斯克分公司员工在接收订餐者的白语订单时，称“看不懂白语”，公司经理被处

① Книгоиздание Беларуси в 2017 году. https://natbook.org.by/assets/files/doklad_2017.pdf
② Бело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язык оппозиции и элиты? 01 июня. 2012. <http://pyx.by/rus/news/2184/>

③ Як беларусы ставяцца да беларускамоўных. 23 декабря. 2014. <http://budzma.by/news/yak-byelarusy-stavyacca-da-byelaruskamownykh.html>

④ В Белоруссии вынесен первый приговор з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3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s://regnum.ru/news/1702344.html>

以罚款^①（即便部分人认为普通营业部门不一定要使用消费者所用语言，这与政府、法律部门的强制要求不同）。同年，有两人因在网上发布侮辱白语的言论（一称“白语只不过是俄语和波兰语拼凑出来的东西”，一称“白语就是腐朽了的尸体，早该被埋了”）而受到处罚。^②这几则案例已明显表露官方意向：即便在“双国语”政策平稳实施的今天，白语仍应是白俄罗斯人首选且应加以尊重的语言。

目前来看，维持两种语言的平等地位，仍然是未来数年的政策走向。卢卡申科本人多次公开表示对“双国语”模式的一贯支持，在推动白语教学、强化白语地位的同时，也常强调俄语与白俄罗斯人的紧密联系。例如在 2017 年第 19 届全球俄语媒体论坛上，他表示“俄语对白俄罗斯来说不是他者，它同样是我们的财富”。^③而当面对“一味推动俄语”的质疑时，卢卡申科多次在公开场合予以澄清。例如，在 2011 年记者招待会上他就曾表示，“对白俄罗斯人来说，白语和俄语同样重要……我们不会忘记白语，但选择何种语言是每个人的权利”。^④

围绕语言载体的讨论仍在继续，一方面，人们在重新思考语言与认同之间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如何合理考量民众的接受度，也是推行相关政策时的难点。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的“双国语”模式是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在民族文化认同构建和满足社会稳定需求过程中寻求平衡的一个选择。

2、构建白俄罗斯历史新定义

近年来，白俄罗斯官方层面越来越强调一种更为平衡、客观、全面的历史叙事，即白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在文化、历史层面的相互关联，正视并尊重各个历史阶段在白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平等位置。正如白俄罗斯科

① «Понимать по-белорусски продавец не обязан». 06 июня. 2017 https://www.kp.by/daily/26_687/3711722/

② Татьяна Бубликова. Право на мову. Как и кого наказывают за нежелание говорить по-белорусски. 05 июня 2017. <https://naviny.by/article/20170605/1496684876-pravo-na-mo-vu-kak-i-kogo-nakazyvayut-za-nezhelanie-govorit-po-belorusski>

③ Открытие XIX Всемирн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русской прессы. 12 июля. 2017. http://president.gov.by/ru/news_ru/view/otkrytie-xix-vsemirnogo-kongressa-russkoj-pressy-16662/

④ Лукашенк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это родной язык белорусов. 23 декабря. 2011. <https://belapan.by/archive/2011/12/23/519013>

学院人文科学与艺术所科瓦列尼亚 (А.А. Коваленя) 指出的一样：“白俄罗斯应当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为历史中出现过的所有一切而自豪”。^①在处理白、俄关系时，以白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来看，俄罗斯不是“我们”而是“他者”；而当白、俄同时面对作为“他者”的西方或非斯拉夫世界时，共同的文化土壤又让他们成为“我们”，这也是为什么白俄罗斯领导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甚至以“我们是同一民族”来强调白、俄在历史、文化和宗教等层面的共融互通。^②

构建历史新定义，强调其区别于其他斯拉夫民族的独特性，是白俄罗斯认同构建过程中最引起关注的事件之一。目前白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白俄罗斯国家观念溯源：9-18 世纪的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Истоки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лоцкая и Витебская земли в IX-XVIII веках) 得到了卢卡申科的支持。^③该项目试图将白俄罗斯国家观念追溯至 9 世纪的波洛茨克公国时期，并证实从瓦良格人统治基辅、诺夫哥罗德直到立陶宛公国甚至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时期，白俄罗斯波洛茨克一直保持相对独立，且相比其他公国发展得更为完善。这或许意味着白俄罗斯历史叙事再构建的下一步趋势，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民族文化认同的重新构建。社会各界已对此展开推测：《秘密研究》报主编捷鲁仁斯基 (В. Деружинский) 认为，这意味着白俄罗斯“波罗的起源说”将得到重视，将强调白俄罗斯在族源上更贴近“波罗的人”或“波罗的-斯拉夫人” (即有斯拉夫血统的波罗的人)，而与“纯斯拉夫血统”的俄罗斯做出区分；俄罗斯作家奥洛夫 (В. Орлов) 认为，这将证明波洛茨克是完全独立于基辅罗斯的公国；立陶宛大公国将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白俄罗斯国家，立陶宛公国与莫斯科公国之间的战争，也将相应地被看作是白俄罗斯族与俄罗斯

① Лазаревич А.А., Левяш И.Я. Беларусь: культурно-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выбор,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4. С.12.

② 卢卡申科在 2009 年 6 月接受《消息报》、《明日报》等俄媒专访、2011 年 7 月与俄罗斯阿穆尔州州长奥·科热米亚科会面、2016 年 4 月发表国情咨文、2016 年 9 月接受塔斯社第一副社长米·古斯曼专访等场合，都曾公开表示白、俄是“同一个民族”。

③ Лукашенко: историю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бело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ужно достоверно отразить в новых учебниках. 28 февраля. 2017. <http://www.belta.by/president/view/luka-shenko-istoriju-stanovlenija-belorusskogo-gosudarstva-nuzhno-dostoverno-otrazit-v-novyh-uchebnykh-235365-2017>

族之间的族群冲突。^①

事实上，在白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中对此早有预示：6 年级课本里重点叙述的“古罗斯国家”仅包括波洛茨克公国和图罗夫公国，7 年级课本开始大篇幅介绍立陶宛大公国——它被认为是“完全”的白俄罗斯人“自己的国家”（с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而俄罗斯帝国成了“其他国家”（чуж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俄罗斯帝国史、苏联历史则被划为“世界史”。卢卡申科在谈到白俄罗斯中学历史教科书时就已强调：“应当把真相告诉我们的人民。如果存在某种民族主义的话，它应该是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②显然，白俄罗斯总统强调的“真相”，就是对白俄罗斯历史观的全新定位。

3、对符号的“选择性”保留与“去俄化”改写

对苏联记忆的“选择性”保留与“去俄化”改写，是白俄罗斯强调自身独立性的集中体现。白俄罗斯始终对苏联记忆，尤其是二战记忆有强烈认同。目前，原苏联地区只有白俄罗斯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还继续保留十月革命纪念日（11 月 7 日）。1996 年，全民公投以 80% 以上的选票确定将白俄罗斯共和国独立日改至 7 月 3 日，因为在 1944 年的这一天，明斯克城从法西斯占领下被解放。据统计，九成以上的白俄罗斯人认为伟大卫国战争是白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③白俄罗斯中学 11 年级和大学所有年级，均专门开设了课程《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尤其重视保留有关战争英雄事件的历史记忆。位于明斯克的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于 1944 年便落成开放，是白俄罗斯对苏联历史和遗产的集中回顾与展现，直到现在，纪念馆楼顶还飘扬着苏联国旗，这是原苏联地区唯一一面还在飘扬的苏联国旗。

同时，白俄罗斯为强调自身区别于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对一系列表现

① К. Аверьянов-Минский: «Здрав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как теперь будет выглядеть история Белоруссии. 17 марта. 2017. http://ruskline.ru/opp/2017/mart/17/zdravyj_nacionalizm_kak_teper_budet_vyglyadet_istoriya_belorussii/

② Лукашенко о новых учебниках: Надо прописать и внедрить в умы наших людей правду. 28 февраля. 2017. <https://news.tut.by/society/533460.html>

③ Синкевич А. Феномен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амяти// ИМНОclub. https://imhoclub.lv/ru/material/fenomen_belorusskoj_nacionalnoj_pamjati

符号采取了“去俄化”改写，尤其是对“胜利日”及其象征符号的频繁改写，可看作是白俄罗斯进一步寻求民族独立的典型案例。一是创造属于自己的卫国战争纪念丝带——“伟大胜利之花”（цветы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以苹果花和白俄罗斯国旗主色——红、绿为底色的绶带为基本造型。2015年，卢卡申科等出席“胜利日”纪念活动时已开始同时佩戴“圣乔治带”和“伟大胜利之花”。虽然官方未就是否佩戴“圣乔治带”做出严格规定，但很明显，2018年5月9日大部分白俄罗斯人已仅佩戴红绿绶带。二是创造“白俄罗斯铭记”（Беларусь помнит）游行。“白俄罗斯铭记”游行的体制与“不朽军团”游行基本相似：在胜利日当天，人们高举二战期间参战人员家属的肖像，纪念为反法西斯做出贡献的先烈。“不朽军团”由俄罗斯于2011年发起，此后逐步扩展至整个原苏联地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原苏联地区出现各种言论，舆论指向“不朽军团”游行，称其是俄罗斯借以拓展其影响势力的手段之一。2016年起，明斯克市禁止“不朽军团”在明斯克主要街道游行，国家电视台没有为“不朽军团”游行投放任何宣传广告，其游行队伍只被允许在无名火前献花。近年来，“不朽军团”多次被禁止单独游行，并被要求加入“白俄罗斯铭记”、“他们为祖国而战”等游行队伍。

4、“白俄罗斯化”vs“俄罗斯世界”

白俄罗斯社会各界近年来已有不少声音，希望针对“俄罗斯世界”采取相应对策。一种意见是推行“温和的白俄罗斯化”（мягкая белорусизация），它通常指的是以自愿、渐进的形式发展和推广白语、白俄罗斯文化，传承和保护白俄罗斯历史文化遗产，推进文化软实力政策的构建与实施等。目前最活跃的推行者要属“成为白俄罗斯人！”组织。从2008年起，在这一组织框架内举办了4000多场活动，其中包括2011年推出的品牌项目“刺绣艺术节”（День вышиванки）。这一举措似乎容易让人想起与“俄罗斯世界”相关的另一个概念——由普京于2012年提出的“俄罗斯全民文化密码”（Рус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д），旨在保证国内各民族特殊性的前提下，将他们置于具有包容性的俄罗斯大文化中，为全俄罗斯人创造一个共同的文化空间，打造共同的文化身份。另一种意见则是创造一个相对应的“白俄罗斯世

界”（Белорусский мир）。对此俄罗斯政治学者科克德什（К.Е. Коктыш）提出假设，白俄罗斯是原苏联地区唯一仍然保留着诸如工程师职业培训体系等苏联体制的国家，如果俄罗斯能够依靠白俄罗斯在技术人员资格培训方面的优势，将很有可能更快地度过制裁危机；与“俄罗斯世界”专注于价值观和认同观渗透的理念不同的是，“白俄罗斯世界”将为和解妥协、共同发展带来更多可能。^①

显而易见的是，2015年4月的国情咨文表明了白俄罗斯对白、俄关系未来发展定位的主基调。在国情咨文中卢卡申科强调：“我这样理解……‘俄罗斯世界’指的不是我们，因为我常从你们那里听说，并且我自己也会这样说：‘мы --- русские люди’。这并不是指我们是俄罗斯公民（россияне）。我们——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作者注）俄罗斯人。”^②一方面，白俄罗斯方面同样认为，尤其在2014年以后，俄罗斯的目的可能并不止于打造一个历史、文化层面的“俄罗斯共同体”，而白俄罗斯也不会认同俄罗斯将“俄罗斯世界”范畴纳入政治轨道。卢卡申科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对近年来俄罗斯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其对外政策实践的不满。例如，2015年8月他在接受“自由调频”、“欧洲调频”等国外媒体和白俄罗斯新闻媒体“tut.by”采访时称，就连俄驻白大使也无法向他解释“俄罗斯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一向直言不讳的卢卡申科还表示，“‘俄罗斯世界’完全是‘一派胡言’”^③。而另一方面，白俄罗斯一直试图以白、俄两国利益需求和身份共识为基准，在两国关系定位中寻找一个平衡点。2017年，就在明斯克法院就阿利姆金（Д. Алимкин）、巴甫洛维茨（Ю. Павловец）和施布邓科（С. Шиптенко）这三名亲俄派的“罪行”进行宣判的当天，“西方-2017”白、俄联合军演的新闻发布会也正在明斯

① Коктыш К.Е. Беларусский мир.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стор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транах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 Сост. П.В.Святенков. М.: АНО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технологий», 2016. С.147-162.

② «Белорусы и россияне —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Но это не значит, что мы россияне». 29.04.2015. <https://www.kommersant.ru/doc/2720056>

③ Лукашенко: русский мир —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ая глупость. 04.08.2015. <https://inosmi.ru/sngbaltia/20150804/229437278.html>

克隆重举行。这说明，当白、俄同时面对作为“他者”的西方或非斯拉夫世界时，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与现实利益使他们成为“我们”。因此，在白俄罗斯绝不会发生乌克兰式的“激烈的去俄化”，也不可能酿成冲突局面。这让人联想到，2014年乌克兰官方宣布不再参与组织“斯拉夫团结日”时，这个自1969年以来在戈梅利^①（白俄罗斯城市）、布良斯克（俄罗斯城市）和切尔尼戈夫（乌克兰城市）三地轮流举办的大型活动，仍照常在白、俄两国如期进行。而当白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的身份认同受到冲击时，俄罗斯则自动由“我们”变成“他者”，对区别于俄罗斯的“白俄罗斯”（белые русские）属性的强调，始终是白俄罗斯认同构建过程中不会改变的主旋律。

五、结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面“去苏联化”，到寻求与俄关系的回转，再到2010年后步入平稳发展的轨道，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构建距离正式步入客观、平衡和全面的理性思考的当代模式，也已有近十年时间。白俄罗斯历史上长期接受由“他者文化”带来的价值观重塑和民族文化元素的更新，因此当前认同构建的重点，实际上在于对当下路径和未来发展空间的主动权的掌握——如果面前有两种选择，它将选择第三条道路，它“不是欧洲，也不是俄罗斯”^②，追求的是相异性而非同质性，并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主动创造者”的形象。

总体来看，近年来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充分适应白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点。“双国语”模式的推行，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文化符号的多元共存，苏联符号得以选择性保留与适应性改写，无一不得益于白俄罗斯民族对环境的极强适应力，和对他者文化的接受度和包容

^① 白俄罗斯东南部的戈梅利，一直是白、俄、乌三国开展良好互动的中心。20世纪下半叶起，这里成为连接三国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多年来建有多个“斯拉夫文化中心”和斯拉夫友谊组织。

^② 来源于《白俄罗斯：不是欧洲，也不是俄罗斯——白俄罗斯精英观》一书的标题（Булгаков В. Беларусь: ни Европа, ни Россия. Мнения белорусских элит. Arche, 2006.）

性。而这些“他者”早已融入白俄罗斯文化的骨髓，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是在相关政策推行过程中，力求兼顾各方面的平衡、客观和圆满。在语言问题上，鼓励“双国语”模式，尊重公民自由选择语言的权利。在白、俄关系上寻求平衡，即便自 2000 年起，双方关系时有摆动甚至止步不前，但在彼此外交方向上的重要性始终没有改变。在对待民族主义者方面，即便卢卡申科在乌克兰危机后表达了对部分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过激行为的不满^①，但近年来政府在加强“白俄罗斯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当白俄罗斯国家起源新定义提出后，实际上为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打开了新的大门。

三是相关政策在由上而下推行时，多以平稳过渡、潜移默化为主。对胜利日及其象征符号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同乌克兰强制以红罂粟替代圣乔治丝带作为二战胜利标志、将胜利日改为 5 月 8 日（与俄罗斯割裂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俄罗斯政府官员在“白俄罗斯版”纪念丝带推行之初，就提倡将它与“圣乔治丝带”同时佩戴，而近年来由俄罗斯发起的“不朽军团”游行虽然多次被要求加入“白俄罗斯铭记”游行，但也从未被彻底禁止活动。

但更多的问题也在认同构建的过程中不断暴露。对相关历史阶段的过度排斥和有意逃避，或许并不利于白俄罗斯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巩固和强化。曾有一个五岁孩子的父亲向“tut.by”爆料称，当他得知孩子在幼儿园被要求穿着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军服照相时感到异常愤怒，他认为这是在培养孩子从小成为“别人”的守卫者，而身为白俄罗斯人理应身佩立陶宛公国和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盔甲与剑盾。这不免让人联想起白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对俄罗斯帝国历史部分的解读。对此，非政府组织“人民外交”基金会的阿维里亚诺夫-明斯基（К. Аверьянов-Минский）认为，这好比自称是明多夫

^① 卢卡申科在 2014 年 10 月表示：“我讨厌民族主义者，因为这是群极端份子，就像在乌克兰一样，他们一定会给社会带来灾难”。«Я ненавижу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радикальные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как в Украине, приведут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в обществе». 21 ноября 2014. <https://kr.ua/politics/479275-lukashenko-zaiavyl-chno-natsyonalysty-pryvodiati-k-katastrofe-kak-v-ukrayne>

格和卡济米尔^①的继承者，却拒绝承认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二世——难道这是白俄罗斯一直以来争取民族独立的表达方式？抑或是白俄罗斯民族一直以来所寻求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或“健康的民族认同”吗？

更重要的是，白俄罗斯还没有形成一个旨在推动认同构建的较完整的体系。不论是语言政策调整、符号体系建设，还是历史叙事重构等方面的措施，多数还只是被动妥协的权宜之策，因而在制定和推行过程中过于草率和松散。实际上，当前对“白俄罗斯化”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 20 世纪 20 年代“白俄罗斯化”运动的简单复制，其片面化和程式化早已露出端倪。《我们的田野》报主编邓科（А. ДЫНЬКО）戏称：“白俄罗斯化”行动喜欢做表面功夫，无非是鼓励“高级官员们多说白语”，而整个社会为白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做得太晚了，做得太少了”。^②虽然是玩笑话，但这无疑是在给看似“如火如荼”的“白俄罗斯化运动”以当头棒喝。因为根据白俄罗斯现行法规，白俄罗斯官员确实必须掌握白、俄双语，而实际上类似的为提高白语使用率采取的措施，未必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强制推行更高明。近年来，白俄罗斯人更加明白，当前的“白俄罗斯化”至少不是完全由精神层面和民族心理层面的冲动所推动的，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外部压力采取的一系列被动的自我保护措施，它距离形成一个较完备的机制型产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 Abstract 】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means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recognition, acceptance and support of ethnic origins, history, culture, religions and customs, and the resulting senses of attachment, belonging and loyalty. Belarus i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 complex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ever-changing historical destiny have

① 明夫多格（？-1263），立陶宛大公；卡济米尔（1427-1492），立陶宛大公，波兰国王，亚盖洛之子。

② Лукашенко испугался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но к настоящей белорусизации не готов. 24 октября 2014. <https://ex-press.by/rubrics/politika/2014/10/24/lukashenko-ispugalsya-russkog-o-mira-no-k-nastoyashhej-belorusizacii-ne-gotov>

always influenced the Belarusian national self-perception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has become a realistic problem that Belarus must face. The depression of national languages,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symbols,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the infiltration of other cultures have brought many uncertainties which Belarus must face in a short term in building its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ies. How to adjust language policies, how to construct new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cultural symbol systems, and how to deal with cultural impacts of the “Russian world”, all will, to a great extent, determine and influence Belarusian national self-identity and its next step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Belarusian Identity, Belarusian Ethnic Culture, Belarusian Ethnic Languages, Belarusian Historical Narrative, Belarusianiz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означает признание, принятие и поддержку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религии, обычаев и т. д., а также возникающее на данной основе чувство привязанности,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и лояльности. Беларусь расположена на пересечении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Комплексн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и постоянно меняющая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всегда оказывали влияние на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тала реаль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с которой столкнулась Беларусь. Угнетённо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языка,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имволов, громоздк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й и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е других культур привели к тому, что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Беларуси за короткий промежуток времени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о многими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ями.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заново выстроить язык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 как построить новую систе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имволов, как справиться с культурным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всё

это во многом определит и повлияет на само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и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её развити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 белорусск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белорус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乌克兰危机后白俄罗斯外交发展评析

韩璐*

【内容提要】白俄罗斯地处欧洲东部，东邻俄罗斯，西靠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南接乌克兰。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结为同盟国家，长期奉行亲俄路线。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白俄罗斯审时度势，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努力改善国际处境，开始注重多边外交发展。鉴于与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合作和深厚传统关系，白俄罗斯外交仍将以俄罗斯为重点。

【关键词】白俄罗斯外交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关系 白俄罗斯与欧盟关系
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4-0144(19)

白俄罗斯位于东欧平原东部，东邻俄罗斯，西靠欧盟，南接乌克兰。处于东西方夹缝中的地缘位置，决定了白俄罗斯外交发展进程中的主要影响角色，是俄罗斯、欧盟及乌克兰等邻国。1994年卢卡申科（А. Лукашенко）担任白俄罗斯首任总统，一改“中立国”政策，采取面向俄罗斯的“一边倒”路线。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白俄罗斯外交加强“非俄罗斯方向”的发展，这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显著变化。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通过对乌克兰危机后白俄罗斯与俄罗斯、欧盟和乌克兰这三个具有代表性外交伙伴关系的分析，本文的判断是：开展多元化外交，乃是白俄罗斯外交发展大势。鉴于白俄罗斯对俄经济安全依赖和传统渊源，

* 韩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副研究员。

白俄罗斯不愿与俄罗斯交恶，追求在最大限度自主性基础上，与俄罗斯保持紧密而平等的伙伴关系。

一、乌克兰危机对白俄罗斯国内外环境的冲击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亚地区经历了乌国内政变、克里米亚入俄、东部战乱、明斯克停火协议的演变路径，直至陷入今天的僵持状态，这也是俄、美、欧、乌四个当事国相互关系深刻变化和多方博弈的结果。作为俄、欧、乌的邻国——白俄罗斯，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和牵连，其国家建构内外环境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在俄与西方危机影响下，白俄罗斯受到严重牵连

在乌克兰危机、国际油价暴跌、西方制裁的影响下，从 2014 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两年多的黑暗期，经济增速曾跌入谷底，达到-3.7%，卢布兑美元汇率暴跌 50%，一度触及 80: 1 低点。鉴于白俄罗斯经济对俄罗斯经济的依存度，俄罗斯经济危机给白俄罗斯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俄卢布大幅贬值，使俄企购买力下降，加上俄政府周期性实行有控制的贸易限制政策，导致白俄罗斯对其出口额大降，产品库存增加。2015 年白俄罗斯对俄罗斯出口为 103.9 亿美元，同比下降 31.5%。^①2015 年、2016 年白俄罗斯 GDP 分别下降 3.9%、2.6%。^②白卢布大幅贬值，2015 年 12 月 31 日，1 美元兑 18569 白卢布，同比贬值 57%。2016 年白卢布又贬值 20%。^③2016 年，白俄罗斯因俄卢布贬值损失 30 亿美元。^④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自身

① Осно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http://www.belstat.gov.by/ofitsialnaya-statistika/makroekonomika-i-okruzhayushchaya-sreda/vneshnyaya-torgovlya_2/godovwe_danne/osnovnye-pokazateli-vneshnei-torgovli/

② Осно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денежных доходов населения. http://www.belstat.gov.by/ofitsialnaya-statistika/solialnaya-sfera/uroven-zhizni-naseleniya/osnovnye-pokazateli-za-period-s-__-po-___gody_4/osnovnye-pokazateli-dohodov-naseleniya/

③ Ходасевич А. Белоруссию накрыло снегом и девальвацией. 19.01.2016. http://www.ng.ru/cis/2016-01-19/6_belorussia.html

④ СМИ: Белоруссия потеряла \$3 млрд с начала года из-за девальв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рубля. 17.11.2016. <http://www.ng.ru/news/562537.html>

难保无力再给白俄罗斯提供更多的援助。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白俄罗斯迫切需要新的出口市场、新的援助国家、新的多边合作项目。^①白俄罗斯精英意识到，在保持对俄合作的前提下，要减少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同时，国内新的政治压力徒增。白俄罗斯反对派“为自由”运动曾发表声明称，白俄罗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正遭受巨大威胁。依赖东部邻居将招致巨大灾难，使白俄罗斯陷入更深刻的经济危机。^②

（二）国家外部安全环境受到威胁

乌克兰危机不仅使其本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还使整个周边地区安全形势在俄罗斯和北约较量下变得十分紧张。北约加强了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在波罗的海三国及波兰部署了 4 个营的多国部队，并将快速反应部队由原来 1.3 万人扩充至 3 万人。2016 年 5 月，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启动，同时开始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北约和乌克兰还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也不示弱，在靠近乌克兰边界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决定在其西部部署 S—400 防空系统。在此背景下，白俄罗斯极其担忧周边复杂的军事政治环境对本国安全的消极影响，不愿被动卷入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之中，白俄罗斯政要清晰认识到：“卷入新冷战，对本国安全不利。”^③

（三）白俄罗斯民族自主意识有所增强

长期以来，俄白两国精英关系亲密，白俄罗斯是独联体国家中除俄罗斯外唯一一个将俄语视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白俄罗斯社会文化也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表现，尤其是对克里米亚的处理方式，引起白俄罗斯民众和精英的不安。据调查，三分之一的白民众不认同俄罗斯

① Рыгор А, Болкунец Д. Белорус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фоне конфликта в Украине. <http://belaruspolicy.com/sites/default/files/articles/21.09.2016/belarus-russia-relation-s-ru.pdf>

② Тихомиров 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Беларусь: итоги года. http://elib.bsu.by/bitstream/123456789/110741/1/tihimirov_2014_BelPol.pdf

③ Сивицкий А, Царик Ю. Беларусь в ЕАЭС: год спустя (неутеш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сомнитель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http://csfps.by/files/files/belarus_in_the_eaecs.pdf

处理乌克兰危机的方式，对俄罗斯疏离感有所上升。^①白俄罗斯联合公民党政治委员会甚至要求白俄罗斯立即退出集体安全组织，理由是该组织严重威胁到白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强化了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依赖。^②2014年4月22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国情咨文中指出，白俄罗斯民族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所有手段捍卫我们的主要财富——国家独立，在我们的国土上生活和自主做出决定的权利。”^③卢卡申科还发布命令，要求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那些宣称在白俄罗斯境内俄族人口权利遭到持续侵犯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运动，要加强监控。^④

乌克兰危机后，白俄罗斯民族意识得到了增强。政府持续推动“白俄罗斯化”进程，重新审视本国的信息及文化政策，注重提升白俄罗斯语的地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身体力行，开始使用白俄罗斯语公开演讲。^⑤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陆续推出白俄罗斯语节目，一些著名的外国影片也被翻译成白俄罗斯语上映。^⑥白语图书市场份额也得到提升，超过原先的10-12%。^⑦白俄罗斯甚至将国名的中文译名更改成“白罗斯”，理由是“白俄罗斯”使很多中国人将白俄罗斯与俄罗斯混为一谈。

总之，乌克兰危机给白俄罗斯造成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国内经济下行的负面后果。危机爆发以来，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社会形势、保障国家主权独立和安全，是这个时期白俄罗斯面临的主要任务。白俄罗斯外交是为其国内发展服务的，为配合完成主要任务的落实，白俄罗斯外交也进行了相应的调

① НИСЭП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опрос 2-12 декабря 2014. <http://www.old.iiseps.org/data14-121.html>

② ОГП призывает Беларусь выйти из ОДКБ в связи с событиями в Украине. 02.03.2014. <http://freemi.by/politika/135640#.U9hCYEBqNIs>

③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белорус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2.04.2014. http://president.gov.by/ru/news_ru/view/aleksandr-lukashenko-obraschaetsja-s-ezhegodnym-p-oslaniemk-beloruskomu-narodu-i-natsionalnomu-sobraniju-8549

④ Тихомиров 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Беларусь: итоги года. http://elib.bsu.by/bitstream/123456789/110741/1/tihimirov_2014_BelPol.pdf

⑤ Там же.

⑥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фильмы на канале «Беларусь 3» звучат по-белорусски. <http://news.tut.by/culture/483629.html>

⑦ Жвалецкий А. Белорусские идут, или как менялся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книжный рынок в 2015 году. <http://az-book.info/beloruskie-idut-ili-kak-menyalsya-beloruskij-knizhnyj-rynok-v-2015-godu>

整，明显地趋于多边发展的诉求。

二、危机后白俄罗斯外交的多边化努力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白俄罗斯在巩固和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注重缓和与欧美长期以来的僵冷关系、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

（一）继续发展与俄罗斯同盟关系，对俄外交自主性亦有所增强

乌克兰危机以来，白俄罗斯巩固和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继续参与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经济与军事一体化进程，在为自身争取更多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独立性。

1、保持与俄罗斯军事合作。乌克兰危机后，面对复杂的周边安全形势，为保障国家安全利益，白俄罗斯向俄罗斯寻求军事支援。2014年3月12日，卢卡申科总统在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表示，鉴于北约加大在白俄罗斯边境的活动，他将请求俄罗斯领导人向白俄增派战机。俄罗斯随即向白俄罗斯的莫吉廖夫州(Могилёв)军用机场增派了6架苏-27战机，免费提供4套S-300防空导弹系统。2015年8月，白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洛特恩科夫(Игорь Лотенков)少将表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联盟国家的框架内开始共同研发防空导弹系统。^①此外，白俄罗斯积极参加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所有活动。2015年9月14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提出了“创建区域防空体系”和加强集安组织军事实力的倡议。他还公开表示，俄罗斯的军援对捍卫白俄罗斯利益十分重要，希望巩固与俄罗斯在集安组织责任区的合作。^②白俄罗斯伞兵部队还多次参加俄白两国在俄西部边界的联合战术演习。

2、积极参与俄主导的独联体经济一体化以谋取更多实际经济利益。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ЕАЭС)正式启动。作为联盟“三驾马车”之

① Замглавы МО Белоруссии: начали работу по созданию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с РФ ЗРК. 20.08.2015. <https://ria.ru/interview/20150820/1196680401.html>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ашенко совершил рабочий визит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08.05.2014. <http://president.gov.by/view/aleksandr-lukashenko-vstretilsja-s-vladimirom-putinyim-8729>

一的白俄罗斯，且是联盟运行第一年的轮值主席国，白俄罗斯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态度积极务实。2015年1月29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国内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白俄罗斯将尽力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体化，建立没有例外和限制条款的各国权利平等的经济联盟。^①欧亚经济联盟的启动亦给予了白俄罗斯丰厚的红利——廉价而稳定的能源供应。俄白两国商定，2015至2017年，俄罗斯将以每千立方米154美元的价格向白俄罗斯供应天然气，年供应量220亿立方米天然气；在接下来的20年里继续向白俄供应免税石油，年供油量2400万吨。仅此一项就能使白俄每年的财政预算收入增加到15亿美元。^②

3、增强白俄罗斯外交的独立性。第一，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白俄罗斯谨守中立立场。2014年3月18日，克里米亚公投归属俄罗斯后，白俄罗斯默认了这一结果，但官方没有公开、正式地表示支持。卢卡申科只说了一句，俄罗斯此举树立了“不好的先例”。^③对于欧美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白俄罗斯也以沉默应对，未作任何评论。^④二是承认乌克兰新政府并保持与后者的往来。2014年5月乌克兰总统大选后，白俄罗斯立即承认了选举结果，卢卡申科还亲自出席了波罗申科(П. Порошенко)总统的就职仪式。俄罗斯则只派驻乌克兰大使出席。2014-2017年，卢卡申科总统两次访问乌克兰，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第二，对俄军事合作中的谨慎态度。军事合作一直以来是俄白一体化中最稳固的一环。西方媒体和学者甚至认为，白俄罗斯军队是俄罗斯军队的组成部分。^⑤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鉴于北约不断增强其在东欧的军事存在，2015年9月19日，俄国防部及外交部曾与白俄罗斯相关部门就在白俄境内修建

①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стречи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белорусских и зарубежных СМИ. 29.01.2015. http://president.gov.by/ru/news_ru/view/stenogramma-vstrechi-s-predstaviteljami-beloruskix-i-zarubezhnyx-smi-10760/

② 梁强：“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危机的应对”，《俄罗斯发展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35页。

③ Маховский А. Лукашенко назвал аннексию Крыма плохим прецедентом. 23.03.2014. <https://ru.reuters.com/article/idRUMSEA2M00320140323>

④ 梁强：“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危机的应对”，第229页。

⑤ Agata Wierzbowska-Miazga, “Wsparcie drogą do podporządkowania. Rosja wobec Białorusi”, 2013, http://www.osw.waw.pl/sites/default/files/pw_34_bialorus_pl_net.pdf

俄空军基地一事举行谈判。但卢卡申科总统随即表示，白俄罗斯不需要这样的军事设施。2015年10月27日，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В. Макей）访问俄罗斯，正式拒绝了俄罗斯有关在白俄建设空军基地的提议。

军事人员培训是俄白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白俄罗斯军官几乎都在俄罗斯高等军事院校培训过。^①但是乌克兰危机后，白俄罗斯派遣军官赴俄培训人数有所减少。2015年是447名，2016年则是374名。白俄罗斯军方对此的解释是，“白俄罗斯进一步扩展了教学课程，因此派到国外接受军事教育的人员将逐年减少。”^②此外，白俄罗斯力图实现军事合作多元化，除俄罗斯外，还加强了与中国、乌克兰、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军事合作。

第三，在欧亚经济联盟发展进程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随着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白俄罗斯对其抱怨增多，认为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绩，一体化经济发展并没有兼顾各成员国利益，未对各成员国建立起平等的经济条件和无障碍环境。卢卡申科强调，并非所有联盟协议条款都符合当前经济形势要求和成员国的预期，从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到欧亚经济联盟，虽然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限制和例外却没有减少，仍有约600多个限制和例外条款，应尽快取消。^③如白俄罗斯主张取消所有自由贸易障碍，建立能源共同市场，但俄罗斯坚持能源共同市场到2025年才能建立。

白俄罗斯对俄罗斯将欧亚经济联盟政治化始终保持警惕，对联盟框架下的主权让渡极为敏感。2015年1月，卢卡申科总统就联盟内部实行统一货币问题表态称，“在我的这个总统任期内不需要谈论”。^④俄白联盟成立伊始，

① “Belarus Profile”, <http://belarusprofile.com/be/tags/сілавікі>

② Военная адукацыя: новыя спецыяльнасці і будучыя прэферэнцыі. 2014. <http://zviazda.by/be/news/20140319/1395177712-vaennaya-adukacyya-novyua-specyialnasci-i-buduchyuar-referencyi>

③ 驻白俄罗斯经商参赞处：“白俄罗斯呼吁欧亚经济联盟对成员国建立平等的经济条件”，2016年6月2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606/20160601331469.shtml>

④ Лавникович Д. Год в пролете ЕАЭС оказалс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м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с неэффективной концепцией. 21.12.2015. http://www.gazeta.ru/politics/2015/12/21_a_7982255.shtml

俄罗斯就建议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将俄罗斯卢布作为联盟国家的统一货币。^①但白俄罗斯则建议设立两个卢布发行中心，俄罗斯对此加以拒绝。俄罗斯只愿在一些非关键性的问题上让步，如增加白俄罗斯央行的资金额度，允许白方派 2 名代表加入俄罗斯央行的 7 人董事会，而不是原先的 1 人。^②但白俄罗斯方面拒不让步，导致俄白联盟统一货币进程搁置。

第四，边境问题之争。2017 年 1 月 19 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签署命令，同意包括美国、欧盟等 80 个国家和地区持普通因私护照的公民，可以享受经明斯克机场免签入境白俄罗斯停留至多 5 天的待遇。2017 年 2 月 12 日，该政策正式生效。白俄罗斯的免签新政立即招致俄罗斯的反。俄罗斯认为，白俄罗斯对 80 国（地区）实施的免签措施会为其带来安全威胁，一些非法难民、罪犯和恐怖分子，可能会通过白俄罗斯边境非法进入俄罗斯境内。为此，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的接壤的斯摩棱斯克州、布良斯克州和普斯科夫州三个地区内设立了“边境区”。卢卡申科总统立即指责俄罗斯违反了两国之前达成的边境协议，威胁关闭白-俄两国边界。白俄罗斯国内舆论对此也颇有微词，在质疑两国同盟关系的同时，认为白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利对他国采取免签政策。^③

白俄罗斯对俄外交独立性增强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白俄罗斯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经济困难重重，给白俄罗斯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与俄罗斯捆绑太紧，不仅不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国际处境更为艰难。但总的来说，这些具有敏感性举措并未能破坏俄白整体关系，俄罗斯仍是白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最优先方向。正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 2016 年对俄罗斯媒体会上所说，俄罗斯不仅仅是白俄罗斯战略伙伴，也是兄弟国家。^④

未来一段时间，由于白俄罗斯在安全、经济等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较重，

① Путин предложил Лукашенко создать еди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14.08.2002. <http://www.pravda.ru/test/politics/14-08-2002/819338-0/>

② 毕洪业：“俄白联盟的困境与前景”，《欧亚经济》，2014 年第 2 期

③ Класковский А. Почему возникли пограничные «терки» между Беларусью и Россией? 11.01.2018. <https://naviny.by/article/20180111/1515686893-pochemu-voznikli-pogranichnyeterki-mezhdu-belarusyu-i-rossiey>

④ Лукашенко: Россия для Белоруссии остаетс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17.11.2016. <http://www.ng.ru/news/562514.html>

很难想象该国外交可以彻底自主。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地缘政治、西部安全和天然气过境通道等方面需要白俄罗斯配合，也不会允许白俄罗斯彻底弃它而去。两国彼此需要的战略现实，决定了两国同盟关系不会轻易分崩离析。

其一，白俄罗斯政府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经济发展还需要俄罗斯的资金援助和油气补贴。白俄罗斯实行计划经济，能源生产及制品对国民经济贡献率很高，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对外出口的二分之一。俄罗斯是白俄罗斯的主要能源供应国，也左右着白俄罗斯的能源制品及电力生产。而且，俄罗斯是白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俄贸易占到白俄罗斯整个对外贸易的近一半，是白俄罗斯农产品、交通工具和机械设备传统出口市场。加之，白俄罗斯实行渐进式改革的经济发展道路，卢卡申科总统的“先稳定后改革”原则将导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结构改革不会有很大的进展。截至 2017 年 7 月 1 日，白俄罗斯境内国有企业或含有国有资产的企业总计 3550 家，比上年同期减少 164 家。^①国有成分在白俄罗斯主要经济指标中所占比重有小幅下降，但国有所有制份额仍占 70%左右，国有经济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76%，白俄罗斯经济转型二十余年国有经济成分仅仅下降了 7.2%，^②这意味着白俄罗斯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仍将持续下去。从保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个角度出发，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关系不会产生实质性变化。

其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怀有强烈的苏联情结，且一贯主张务实的外交政策，这也导致了未来白俄罗斯以俄罗斯为重点的外交政策难以生变。卢卡申科始终认为白俄罗斯前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С. Шушкевич）伙同俄罗斯和乌克兰前领导人解体苏联的行为是错误的。白俄罗斯也是独联体地区保留苏联特征最多的国家，不仅保留了苏联时期的多种福利制度，经济体制也基本沿袭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1994 年卢卡申科当选白俄罗斯首任总统后，扭转了舒什克维奇的中立政策，实行亲俄政策，与俄罗斯建立同盟关系。在俄罗斯强有力的支持下，卢卡申科政权顶住了西方国家多年的制裁，维持了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稳定。卢卡申科总统也深知这一点，

① “白俄罗斯经济国有成分仍占主导地位”，2017 年 9 月 4 日，<http://by.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9/20170902641204.shtml>

② Акулич 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Беларуси: в вопросах и ответах. http://ekonomika.by/downloads/NEB__30_2014_Akulich.pdf

若背离了亲俄政策就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终结。更为重要的是，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与俄罗斯一体化也具有牢固的民意基础。因此，无论是从卢卡申科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从白俄罗斯社会文化及民意出发，与俄罗斯结盟都是最现实的选择。

其三，俄罗斯也需要白俄罗斯这个战略盟友。白俄罗斯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欧洲最具战略意义的国家。^①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抵御北约东扩最好的西部屏障。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加强军力部署后，白俄罗斯的作用更加凸显。一旦俄白关系破裂，就意味着俄罗斯西部边界最后一道防线消失，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大幅缩小，国家安全将面临严重威胁。白俄罗斯对于俄罗斯还有一重战略意义，即前者将“飞地”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连接起来，改善了加里宁格勒被北约国家包围的不利局面。白俄罗斯还是俄罗斯向欧洲运输能源及货物的过境国。俄对欧盟出口商品的约 80%要通过白俄罗斯过境运输，^②为俄罗斯节省了大量运输成本。对于俄罗斯来说，白俄罗斯具有巨大的国家形象价值。一旦白俄罗斯这个仅存的欧洲盟友弃俄而去，将预示着俄罗斯国内外政策的巨大失败。此外，欧亚经济联盟的顺利推进还需要白俄罗斯的支持。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提升大国影响力和成为世界一极的重要战略依托。当前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受阻，俄罗斯不希望创始成员国之一的白俄罗斯打退堂鼓，在白俄罗斯陷入困境时给予必要的支持，以期换取白俄罗斯对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的支持。

（二）推动与欧美关系转圜，平衡俄罗斯影响力

在增强对俄罗斯独立性的同时，白俄罗斯对欧盟、美国采取了较为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以此缓解经济压力，改善孤立的国际处境。

白俄罗斯对待欧盟“东部伙伴关系”（Восточн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计划重新积极起来，连续参加了 2013 年 11 月在维尔纽斯举行的第三次“东部伙伴

① Dmitri Trenin, *The End of Eurasia: 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Moscow, 2001, p.160.

② Екатерина К.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2004. №2. С.33.

关系”峰会、2015年5月在里加举行的第四次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2014年6月，白俄罗斯政府释放了政治异见人士、著名人权活动家别利亚茨基（А. Беляцки）以及在2010年12月白俄总统选举后被逮捕的反对派人士。2015年8月，卢卡申科继续释放六名政治犯，向欧盟和美国释出善意的信号。欧盟对此也积极回应，不仅承认2015年10月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称选举过程完全符合国际法，而且宣布将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暂停4个月。2016年2月，欧盟完全取消了对白俄罗斯高级官员的制裁。欧安组织对白俄罗斯2016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也持正面评价。针对白俄罗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30亿美元，欧洲委员会表示，已准备好为白俄罗斯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技术支持。2014-2017年，欧盟向白俄罗斯提供总共9150万欧元的援助。^①2016年11月，欧委员会出台文件表示，欧白关系已经改善，并欢迎这一态势持续下去。^②在欧盟的支持下，2017年7月10日，白俄罗斯首次举办欧安组织会议。这是白欧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白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缓转势头。2014年9月，包括美国国际发展署、国防部和国务院成员在内的美国政府跨部门代表团访问白俄罗斯。美国积极评价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称美国对白的立场会有所改变，双边关系有望改善。^③同期，白俄罗斯还与美国在纽约联合举办了白俄罗斯-美国投资论坛。美国国务院还取消了2011年3月对白俄罗斯石油公司实施的制裁。2015年，美国虽然一如既往地对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表示失望，但还是允许卢卡申科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言。2016年，美副助理防长卡彭特（Michael Carpenter）、主管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瑞克（Bridget Brink）先后访白，有意恢复美白两国正常外交关系。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公开表示，白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进入新阶段。^④白俄罗斯外长马

① Отношения ЕС-Беларусь в фактах и цифрах.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by_ru_2.pdf

②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ммит Восточн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пройдет через год в Брюсселе. 14.11.2016. <http://kavkasia.net/World/2016/1479178870.php>

③ 梁强：“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危机的应对”，第237页。

④ Ходасевич А. Активность Минска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запад. 21.11.2016. http://www.ng.ru/cis/2016-11-21/7_6864_minsk.html

克伊甚至表示，北约不是“怪物”，北约东扩并未给白方带来直接的威胁。^①

相对于美国来说，白俄罗斯更期望实现与欧盟关系的正常化。毕竟欧盟是白俄罗斯的邻居，且是白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占该国贸易总额的 1/3。与欧洲邻国和睦相处，凭借欧盟的资金和技术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提高国家竞争力，确保白俄罗斯民众的安全与福祉，这是白俄罗斯对欧盟关系的主要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乌克兰危机让白俄罗斯意识到，“东西兼顾”更有利于自身安全。但到目前为止，白俄罗斯与欧盟关系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迟迟未建立起关系正常化的法律基础，简化签证进程亦未有进展。双方关系正常化存在三个障碍性因素：

第一，互信不足。多年的孤立、制裁以及长时间的沟通不畅，特别是欧盟欲扶植亲西方代理人上台的企图，造成卢卡申科对欧盟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②在此背景下，白俄罗斯政府对欧盟有偿且带有政治色彩的援助极为反感。这也是 2017 年下半年在经济形势向好情况下，白俄罗斯立即中断了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谈判的主要原因。西方价值观对于白俄罗斯吸引力有限。民主和人权问题始终是双方激烈争论的焦点。欧盟对白俄罗斯的目标，是将其改造成为一个符合欧盟标准的国家，多次要求白俄罗斯进行民主化改革，欧安会每年都颁布以批评为主基调的白俄罗斯民主人权报告。白俄罗斯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欧盟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正面临危机，无资格对他国指手画脚。民调显示，只有 8% 的白俄罗斯民众认同欧盟的价值观及国家治理经验。^③欧洲作为一个地理和历史概念，对于白俄罗斯来说，无疑是熟悉的；但欧洲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共同体，这对白俄罗斯人民来说无疑又是非常陌生的。^④

第二，俄罗斯因素。克里米亚事件后，乌克兰倒向西方，令俄罗斯对白

① Макей: Расширение НАТО не несет прямой угрозы Беларуси. 07.07.2016. <https://eurobelarus.info/news/policy/2016/07/07/makey-rasshirenie-nato-ne-neset-pryamouy-ugrozy-be-larusi.html>

② Прейгерман Е. Три проблем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Беларуси и ЕС. 23.11.2017. <https://news.tut.by/economics/570378.html>.

③ Беларусь между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союзом. https://by.odb-office.eu/files/national_values_survey_brief_belarus_ru.pdf

④ Ann Lewis, *The EU & Belarus: between Moscow & Brussels*, London: Federal trust for education a. research, cop. 2004, p.121.

俄罗斯的战略选择更为关注。^①从2016年5月到2017年4月,持续1年多的两国油气战和食品战,就是俄罗斯不满白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缓和所举起的大棒。因此,在可见的未来,白俄罗斯仍将在不影响俄白关系以及继续参与欧亚一体化的前提下,注重同西方发展关系,除非俄与欧盟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②如果白俄罗斯试图独立地转向西方,很可能会引起俄罗斯“出手”,导致该国失序。^③同时,白俄罗斯还须对俄罗斯履行同盟义务。2017年9月,俄白两国举行了“西方-2017”(Запад-2017)联合军演,约1.27万名军人、近700件军事技术装备参加了此次演习。此次演习在 NATO 国家,特别是白俄罗斯邻国中引起不小的波澜,无疑会间接影响到白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关系的改善。

第三,白俄罗斯与欧盟内部利益集团及反对派的阻挠。出于对企业及个人利益的考虑,白俄罗斯国内一些曾获益于白-欧制裁关系的利益集团,并不希望双方关系改善。^④某些政府机构亦是如此,因为一旦白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改善,就意味着它们获得国家资金支持会越来越少,甚至会失去特权地位和资源。正如“红色董事会”始终反对市场改革一样,这些利益集团将抵制白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进展。^⑤此外,白俄罗斯某些反对派、欧盟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长期从事白俄罗斯信息情报工作或“颜色革命”组织工作,以此获得欧盟的好处,自然也不愿看到白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正常化,这些组织也是双方关系前进路上的“石子”。

① Сивицкий А, Царик Ю. Беларусь в ЕАЭС: год спустя (неутеш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сомнитель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http://csfps.by/files/files/belarus_in_the_eaec.pdf

② Еўрарадзье. Расія не будзе моцна раўнаваць Беларусь да Еўропы. 2009. <http://euroradio.fm/rasiya-ne-budze-mocna-raunavac-belarus-da-europy>

③ Рыгор А, Болкунец Д. Белорус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фоне конфликта в Украине. <http://belaruspolicy.com/sites/default/files/articles/21.09.2016/belarus-russia-relationships-ru.pdf>

④ Прейгерман Е. Три проблем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Беларуси и ЕС. 23.11.2017. <https://news.tut.by/economics/570378.html>

⑤ Там же.

（三）维护与乌克兰的睦邻关系，巩固边境安全

除了改善与西方的关系，白俄罗斯还加强与独联体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充实多元化外交内容。乌克兰是白俄罗斯南部邻国，也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国。在俄乌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白俄罗斯依然选择与乌克兰发展关系，体现出白俄罗斯发展多元化外交的决心。

早在苏联解体伊始，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二十多年来，双方关系发展差强人意。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两国关系由于白俄罗斯选边站在俄罗斯一边而一度恶化。2014年2月23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罢免，卢卡申科公开表明支持亚努科维奇政权；3月18日克里米亚公投结束后，卢卡申科默认了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事实；3月27日，在联大有关“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决议投票中，白俄罗斯投了反对票，此事引起乌克兰的强烈反应，宣布召回驻白大使以示抗议。

随着危机的发酵，乌克兰东部地区硝烟弥漫，俄乌冲突加剧，夹在中间的白俄罗斯开始正视乌克兰危机。其一，乌克兰危机威胁到白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特别是由于战火，乌克兰部分难民涌入白俄罗斯，需要白俄罗斯政府适当处理。其二，乌克兰是白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与乌克兰的贸易占白俄罗斯贸易总额的8.1%。^①一直以来，乌克兰的基辅市（Киев）、顿涅茨克州（Донецкая область）、沃伦州（Волы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哈尔科夫州（Харьк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等都是白俄罗斯重要的出口市场。危机爆发后，与这些地区的经贸往来明显受损。乌克兰市场是白俄罗斯出口多元化的重要平台，利用它可平衡俄罗斯市场。其三，白俄罗斯参与俄罗斯主导的经济与军事一体化，包括统一经济空间（ЕЭС）、集安组织（ОДКБ）以及俄白联盟国家，白俄罗斯担心会卷入俄乌冲突之中。

面对这样的情况，白俄罗斯迅速改变对乌克兰政策，对之前的危机立场进行修正，修补与乌克兰的关系：第一，明确表示自身无意卷入冲突，维持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对冲突各方都不得罪，还主动提供化解危机的平台。在总统卢卡申科的倡议下，有关化解乌克兰危机的各种调解会议皆在

^① Итоги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за январь — сентябрь 2014 год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амож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http://gtk.gov.by/ru/stats/itogi_vnesh_torgovli_2014/sent__14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包括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首次会晤、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明斯克会议及诺曼底四方会谈等。第二，法律上不承认危机后领土变更的合法性（包括克里米亚），不赞同乌克兰联邦化计划。2014年10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俄罗斯地方媒体表示，白俄罗斯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围绕克里米亚问题的冲突中谨守中立立场。白俄罗斯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同时他严厉谴责乌克兰东部冲突，批评乌东部民间武装，表示将对那些参加乌东部民间武装的白俄罗斯志愿者绳之以法。^①第三，承认乌克兰新政权的合法性，并与之保持联系交往。2014年3月29日，卢卡申科在明斯克总统官邸会见了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А. Турчинов），并出席了波罗申科的就职典礼。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白俄罗斯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并准备与邻国开展进一步的建设性合作，”^②第四，维系与乌克兰的经贸联系。乌克兰是白俄罗斯石油产品的主要市场。东部顿巴斯地区冲突以来，乌克兰失去了主要煤炭来源，许多地区暂停甚至中断了电力供应，因此乌克兰急需白俄石油产品，以确保本国经济的基本运行。对此，卢卡申科曾对波罗申科承诺，无论需要什么，白俄罗斯都会“不分昼夜地满足你们的需求”。^③2014年白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石油制成品出口达到21亿美元，同比扩大1.5倍。截至2018年7月1日，白石油制成品在乌零售市场占有率达到40.3%。^④

白-乌关系发展进程表明，两国经贸关系好于政治关系，也是今后促进维护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乌克兰现已是白俄罗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占白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12%。^⑤2017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45.86亿美元。其中，白俄罗斯向乌克兰出口33.67亿美元，同比增长

① Белоруссия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27.10.2014. <http://rusrand.ru/actuals/belorussija-i-ukrainskij-krizis>

② Тихомиров 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Белаусь: итоги года. http://elib.bsu.by/bitstream/123456789/110741/1/tihimirov_2014_BelPol.pdf

③ Назарбаев и Лукашенко в Киеве-попытка дистанцироваться от Кремля?// Свободная Зона. Декабрь 22. 2014

④ Беларусь собирает урожай с Кризиса в Украине// Newsland.19.11.2014. <http://newsland.com/news/detail/id/1460863/>

⑤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Беларуси по странам СНГ. http://www.belstat.gov.by/ofitsialnaya-statistika/makroekonomika-i-okruzhayushchaya-sreda/vneshnyaya-torgovlya_2/godovwe_danne/eksport-tovarov-respubliki-belarus-po-stranam-sng/

18.3%。^①主要出口产品是石油制品和农产品。为巩固和发展与乌克兰的经济关系，2017年7月20-22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乌克兰，双方商定加强在经贸、电力、石油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期间，在基辅还举行了乌-白商业论坛，两国签署了价值4000万美元的合作协议。两国领导人还商定于2018年下半年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州（Гомель）举行白俄罗斯-乌克兰地区论坛，同时还就建立波罗的海-黑海-里海国际运输走廊^②交换了意见。

白俄罗斯对待危机的中立立场，无疑推动了白乌两国关系的发展。危机爆发至今，白俄罗斯始终坚持不倾向任何一方。在2017年7月欧安组织议会大会上，白俄罗斯对俄罗斯提出的反对“恢复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议”的提议投了弃权票。白俄罗斯还向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乌克兰东部地区爆发冲突至今，白俄罗斯共接纳15万乌东部地区难民，为其提供就业安置、医疗服务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同时还为顿巴斯地区“接触线”两侧的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③卢卡申科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向波罗申科承诺，白俄罗斯将继续为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兰、欧安组织和俄罗斯）提供会议场地，并同乌方一道为顿巴斯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民意调查，74%的乌克兰民众对白俄罗斯态度友好。^④

欧盟倡议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也是两国开展对话的基础。^⑤自2009年以来，乌克兰一直奉行确保白俄罗斯充分参与东部伙伴关系的政策。时任

① Беларусь снижает долю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рынке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Росс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 <https://www.interfax.by/news/belarus/1244577>

② 波罗的海-黑海-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是乌克兰于2016年倡议建立，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表示支持，阿塞拜疆、挪威、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等国也表示愿意加入。通过建设走廊：克莱佩达（立陶宛）-白俄罗斯-赫尔松（乌克兰）-特拉布宗（土耳其）-格鲁吉亚-巴库（阿塞拜疆），意在加强与走廊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建立地区综合货运网络。

③ “白俄罗斯呼吁尽早解决乌克兰危机”，新华网，2018年5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25/c_129880415.htm

④ Власов Д. Три четверти украинцев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относятся к Беларуси. 26.07.2018. <https://naviny.by/article/20180714/1531563969-tri-chetverti-ukraincev-polozhitelno-otnosyatsya-k-belarusi>

⑤ Скриба А. К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Беларуси и Украины: выгоды и вызовы. 06.07.2016. <http://belinstitute.eu/ru/node/3072>

乌外交部部长的波罗申科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①有白俄罗斯专家认为，白俄罗斯问题及其纳入欧洲治理体系中，今后仍将是乌克兰与欧、美双边和多边会谈的议题之一。^②这也间接促成了白-乌两国政治精英的定期沟通。

但是，俄罗斯因素的存在，将极大限制今后白乌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不冷不热”将是常态。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同盟，使乌克兰对白俄罗斯颇为提防。^③俄白两国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联合军演“西方-2017”也引起乌克兰的不安，质疑这场军演的“防卫”性质。对于乌克兰来说，俄罗斯是侵略者，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俄罗斯是盟友；乌克兰渴望加入北约与欧盟，而白俄罗斯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的成员国。乌克兰精英还顾虑，俄罗斯军队将会从通过白俄罗斯境内入侵乌克兰。^④此外，白-乌两国没有共同的政治语言。在乌克兰看来，白俄罗斯是“独裁”国家，推崇苏联及苏联红军，这与本国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大相径庭。2017年两国都发生的间谍案事件^⑤充分暴露出两国互信依然不足。

三、结语

白俄罗斯一直以来奉行实用主义利益优先的外交原则。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鉴于白俄罗斯处于俄欧乌之间的特殊位置，偏向任何一方都不是最佳选择，成为各方沟通的桥梁反而可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白俄罗斯与俄罗斯、欧美以及乌克兰的关系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白俄罗斯基本实现了社会经济形势稳定以及保障国家主权独立和安全的预期目标。

白俄罗斯外交凭此增添了自主性的色彩，且白俄罗斯人将持续推动这种

① Максак Г.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и Украины в нов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2014.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bueiros/ukraine/11006.pdf>

② Там же.

③ Петровский П. Беларусь и Украина: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краю обрыва? 21.11.2017. <http://eurasia.expert/belarus-i-ukraina-otnosheniya-na-kraju-obryva/>

④ Там же.

⑤ 2017年6月，一名白俄罗斯公民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拘留在切尔尼戈夫地区。他被怀疑“收集乌克兰国家机密。”2017年11月21日，白俄罗斯宣布乌克兰大使顾问伊戈尔·斯科沃尔佐夫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涉嫌在白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及建立特工网络。

“独立性”。随着白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和精英代际更替，该国民族独立意识越来越强。20世纪90年代进入政坛的具有苏联情结的白俄罗斯精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一代对俄罗斯历史、民族认同感会下降，渴望国家以更加独立的形象向世界开放，白俄罗斯文化复兴趋势也将日益清晰。白俄罗斯精英阶层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民族主权。这不是反俄罗斯的进程，而是白俄罗斯国家自我发展的过程，即追求本国经济多样化、军事独立、文化独立，并与大国发展平等关系。^①但是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传统纽带，地缘位置，以及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决定了与俄罗斯继续结盟符合国家根本利益，这是白俄罗斯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无法规避的客观现实。因此，追求最大化的独立，将是白俄罗斯外交长期坚持的目标。

在这样的进程下，白俄罗斯与欧美关系将继续走向缓和，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加上俄罗斯因素的存在，决定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在可预见的将来，白俄罗斯会更加注重同欧、美等西方国家开展不掺和政治色彩的经济合作，这有助于双方关系缓和的持续。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将更加不容置疑地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是邻国。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白俄罗斯将大力发展与乌克兰关系中“和”的一面，即经贸合作，避免两国关系完全被外部因素绑架而变得纯政治化，以此巩固两国睦邻关系。

总之，判断未来一段时间白俄罗斯外交发展走向，可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017年7月11日在白俄罗斯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来概括，即未来白俄罗斯外交仍以俄罗斯为重点，但也要加强与欧盟合作，开拓欧盟市场，引进其资金和技术，同时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搞好关系。^②

① Рыгор А, Болкунец Д. Белорус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фоне конфликта в Украине. <http://belaruspolicy.com/sites/default/files/articles/21.09.2016/belarus-russia-relations-ru.pdf>

② Совещание по приоритетам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Беларус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11.07.2017. http://president.gov.by/ru/news_ru/view/soveshanie-po-prioritetam-vneshnej-politiki-belarusi-na-sovremennom-etape-16653/

【Abstract】 Belarus is located in eastern Europe, bordering Russia to the east, Poland, Lithuania and Latvia to the west and Ukraine to the south. In order to safeguard i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Belarus and Russia became allies and have long pursued pro-Russian polici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Belarus assessed the situation and actively adjusted its foreign policy, which greatly improve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diplomacy. However, given the reality of Russia's high security and economy, Belarusian diplomacy will focus on Russia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Belarusian Diplomacy, Belarus-Russia Relationship, Belarus-EU Relationship, Belarus-Ukraine Relationship

【Аннотация】 Беларусь расположена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граничит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востоке, с Польшей, Литвой и Латвией на западе и с Украиной на юге.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защит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тересов Беларусь давно построила с Россией союз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проводила пророссийскую политику.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Беларусь, оценив ситуацию, чт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улучшил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ситуацию. Процесс отдаления Беларуси от России стал частью балансирующе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н также начал уделять внимание развитию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Однако, учитыв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высо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будет уделять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России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Беларуси и России, отношения Беларуси и ЕС, отношения Беларуси и Украины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中亚地区研究

反思英俄中亚“大博弈” ——进程、实质、特点及历史镜鉴意义

杜哲元*

【内容提要】英俄中亚“大博弈”在持续时间、竞争烈度和过程的复杂曲折性上，都要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同一时期在亚洲其他区域的博弈。从1864年俄国对中亚河中地区大举展开征服战争，到1895年英俄签订划分帕米尔势力范围协定，这场博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博弈的开始（1864-1873年）、博弈的高潮（1874-1885年）和博弈的落幕（1886-1895年）。英俄中亚“大博弈”的实质，是作为海上霸权国的英国与作为欧亚大陆枢纽地带强国的俄罗斯，为竞逐亚洲霸权而展开的地缘政治斗争。它们在亚洲的权势对它们在欧洲的权势以及它们的全球地位和国运兴衰，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英俄两国既不乏明智之举，也实施了不少激进的政策，留给后世大国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在中亚地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而言，这些经验和教训更需要予以重视。反思历史，对照当代，中国在中亚事务上坚持既定政策的同时，还须对“国家威望”问题、“间接路线”问题与“帝国坟墓”问题保持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英俄大博弈 英俄关系 中亚历史 帝国坟墓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4-0163
(34)

* 杜哲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研究背景与选题界定

中亚作为亚欧大陆上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区域，曾经是世界主要四大文明体沟通交往的枢纽，也曾经几度成为世界大国对抗的焦点。前者留下的历史遗产多是积极的，比如繁荣互利的“丝绸之路”至今仍为世人所怀念，并且在当代为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着历史和人文基础；后者留下的遗产多为消极的，比如 19 世纪后半期的英俄中亚“大博弈”，它不仅给当时的中亚民众带来了苦难和充满弊病的社会转型，亦为当前中亚-南亚国家之间的纷争埋下了祸根。不同于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人们对于英俄中亚“大博弈”的看法，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对它的总结和反思也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英俄亚洲“大博弈”开始于 19 世纪 20-30 年代^①，结束于“一战”的爆发。其得以形成的历史前提，是法国在拿破仑战争失败后丧失了欧陆霸权，欧洲国际体系由此形成了海上霸权国英国与欧洲头号陆权强国俄罗斯并立的两极结构。这样，英俄两国之间除了原有的矛盾外，又增加了结构性矛盾。随着两国权势向亚洲的扩张，它们在欧洲的这种结构性矛盾亦扩展到亚洲，在这种态势下两国为扩大各自的权势而展开了竞争。在多数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以克里米亚战争为分界点，英俄亚洲“大博弈”被分为 19 世纪上半期和 19 世纪下半期两场^②，而且他们似乎对上半场的博弈着墨更多。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和写法是偏颇的，就中亚地区而论，英俄中亚“大博弈”真正开始于 1860 年代以后。而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里，英俄两国虽然在亚洲展开了对抗和博弈，但它们博弈的主要棋盘是土耳其和波斯。虽然它们在中亚也进行了一些对抗和博弈，比如 1838 年波斯兵围赫拉特、1838 年俄国上尉扬·维特克维奇 (Yan Vitkevich) 出使阿富汗、

① 参见 Edward Ingram,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Game in Asia, 1828-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② 参见 Michael Edwardes, *Playing the Great Game, A Victorian Cold War*, London: Hamish Hamilton Ltd, 1975.

1838-1842 年英国第一次入侵阿富汗、1839-1840 年俄国远征希瓦汗国^①、1856 年波斯占领赫拉特、1856-1857 年英波战争，以及英俄两国对中亚国家的诸多侦察和探访活动等，但这一时期俄国的势力还远在哈萨克草原，而英国直到 1849 年才兼并了邻近阿富汗的旁遮普，两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相隔遥远，彼此实际上难以通过中亚给对方造成战略和安全上的重大威胁。而且它们在中亚也没有形成政治和军事上的直接对峙，它们基本上是通过影响波斯的政策而在中亚进行竞争和博弈，从这点上看，该阶段英俄在中亚的互动还属于“影子竞赛”(tournament of shadows)。另外，虽然这一时期英俄之间矛盾重重，但它们在希腊独立运动和土埃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中，仍不乏协作，英国也没有过多地干涉 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所以这时的英俄矛盾还没有严重恶化。总之，从 1820 年代到 1850 年代，对于英国在印度，俄国在奥伦堡、西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部分地方军政官员，以及他们派往中亚的间谍和使者而言，或许英俄中亚“大博弈”已经开始了，但对于两国的中央决策层而言，英俄中亚“大博弈”真正上演于 1860 年代以后。^②

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到 1871 年，俄国对外战略的主基调转向“韬光养晦”，相对孤立于欧洲事务。^③其对外扩张的主方向也从近东转向中亚和远东，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在这两个方向获得了大片领土。而在这个过程中，英俄矛盾也愈积愈烈，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英俄之间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对抗和博弈真正开始了。在时间上，它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一直延续到“一战”的爆发；在空间上，它从巴尔干地区向东一直绵延到朝鲜半岛。这一时期英俄在欧亚大陆上对抗和博弈的主要棋盘，可以分为相互关联的五大块：近东、波斯、中亚、西藏与东北亚。1875-1878 年，近东地区是两国博弈的焦点，

① Alexander Morrison, "Twin Imperial Disasters. The Invasions of Khiva and Afghanistan in the Russian and British Official mind, 1839-1842", *Modern Asian Studies*, 2014, Vol.48, No.1, pp.253-300.

② 关于英俄中亚“大博弈”真正的开始时间，与本文的观点相类似，俄国学者叶甫根尼·谢尔盖耶夫认为是 1850 年代后期，它给出了六点理由，参见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3, pp.14-15.

③ [俄]安德烈·P·齐甘科夫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37-138 页。

因俄土战争而引发的危机几乎使英俄两国再度走向战争（1878年1-6月^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藏和东北亚地区成为两国博弈的焦点，出于对俄国染指西藏以威胁印度的担忧，英印政府发起了第二次英藏战争（1903年12月-1904年9月）。而在同一时期的东北亚，日本在英日同盟的支持下，与俄国进行了一场大战（1904年2月-1905年9月）。它们在波斯的博弈，则从19世纪70年代^②持续到“一战”的爆发，不过两国在波斯的博弈更侧重于商业竞争。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从19世纪60年代持续到19世纪末，期间发生了1878阿富汗战争危机和1885年彭狄战争危机，以及第二次英阿战争。由于中亚更靠近印度，而具有“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③之称的印度既是英国最大的海外利益，又是英国全球殖民体系的中枢，中亚地区则直接从陆上关系到印度的安全，而且相对于英国，俄国在这一地区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该方向是印度防卫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同时，中亚在空间上还位于英俄亚洲“大博弈”棋盘的中心，与另外四个棋盘有着较大的联动性。因此，英俄中亚“大博弈”在持续时间、竞争激烈度和过程的复杂曲折性上，都要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它们在亚洲其他区域的博弈，它们在中亚的博弈也最能体现出“大博弈”的实质和特点。因此不同于以往西方学者的研究，本文所要探讨的英俄中亚“大博弈”，是指1864-1895年英俄两国在今中亚五国南部、阿富汗和中国新疆等区域的对抗和博弈。

二、“大博弈”的进程：从塔什干到帕米尔

根据具体事态的发展变化，1864-1895年英俄在中亚的对抗和博弈态势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博弈的开始（1864-1873年）、博弈的高潮（1874-1885年）和博弈的落幕（1886-1895年）。在开始阶段，英俄博弈的态势大致表

① 参见朱瀛泉：《中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9-122页。

② 参见[伊朗]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著：《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元文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0-241页。

③ [英]肯尼斯·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23页。

现为俄攻英守，俄国对中亚河中三汗国发起大举进攻，英国则以“精明无为”政策应对；高潮阶段的博弈态势相对复杂，大致经历了从英攻俄守到俄攻英守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以英国中亚政策的变化为标准，两国博弈的高潮阶段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适度的“前进政策”阶段（1874年2月-1878年3月）、激进的“前进政策”阶段（1878年4月-1880年4月）和勉强的“前进政策”阶段（1880年5月-1885年6月）；落幕阶段的博弈态势可以概括为英俄互为攻守，这一时期俄国中亚扩张的重点转向帕米尔高原，英国亦同时向英属印度的北方和西部进行扩张。总体而言，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俄中亚“大博弈”中，俄国在更多的时候处于攻势地位，英国则在更多的时候处于守势地位，而在关乎两国重大战略和安全利益问题上，谨慎稳健路线始终在两国占据着上风。

（一）博弈的开始阶段（1864-1873年）：河中三汗国的覆灭与英国的“精明无为”

虽然俄国早在18世纪初即开始向中亚地区扩张^①，但在此后近一个半世纪里，俄国扩张的步伐相对缓慢，且集中在中亚的草原地区。当时的中亚草原地区主要分布着游牧的哈萨克三玉兹，以及东部的吉尔吉斯部落。相比较中亚的河中地区，这一区域人口和城镇稀少，经济落后，远远算不上是中亚的核心地区。但1864年6月和9月俄军先后攻占了卡拉套山脉以南的中亚圣城突厥斯坦与中亚的商业枢纽奇姆肯特，^②这样俄国就得以把锡尔河堡垒线与新西伯利亚堡垒线连接起来，草原地区从此完全被封锁。^③这一方面意味着俄国已经完成了对中亚草原地区的征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俄国开始要着手进攻中亚河中地区，而这里既是中亚三大汗国的中心所在，人口众多，又是当时中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1864年11月21日，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发表的致欧洲列强的通

① 厉声：《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15世纪-20世纪中期）》，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1-73页。

② 王治来：《中亚近代史（16-19世纪）》，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5-236页。

③ 同上，第236页。

告，既标志着俄国即将大举进攻中亚核心地区，也意味着国家战略层面上的英俄中亚“大博弈”开始了。此后，俄国以极小的代价，迅速而轻松地击败了浩罕和布哈拉两汗国的军队，相继占领了塔什干(1865年6月)、苦盏(1866年5月)、乌拉秋别(1866年10月)、治扎克(1866年10月)、撒马尔罕(1868年5月)、卡塔库尔干(1868年5月)和希瓦(1873年5月)等重要城市，使浩罕、布哈拉和希瓦这三个汗国都沦为了俄国的保护国，俄国对中亚河中地区的征服目标基本完成。

反观英国，虽然俄国的南下征服行动引起了英国朝野的关注，但英国内部对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争论激烈。1864-1868年间英国正处于政局转型换定期。随着1865年帕麦斯顿的去世，经过三届短暂的内阁过渡，英国从帕麦斯顿时代过渡到了格莱斯顿-迪斯累利时代。1868年12月上台的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自由党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在中亚问题上继续对俄奉行“精明无为”政策(masterly inactivity policy)。它以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为思想基础，以观望的姿态应对俄国在中亚的推进，不干涉俄国的行动，主要依靠外交途径解决彼此的纷争，同时谨慎地对阿富汗予以支持。虽然“精明无为”政策与“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争论，但前者又明显不同于“后撤政策”(backward policy)。^①正如杰拉尔德·摩根(Gerald Morgan)所概括的那样，“精明无为，确实精明，但非无为”。^②这项政策还主张加强在中亚的情报和商业存在。在这项政策的指导下，1869-1873年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敦(George Villiers, 4th Earl of Clarendon)和格兰维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2nd Earl Granville)先后与戈尔恰科夫就中亚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这些共识原则上确认了阿富汗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外，同时划定了阿富汗北部边界的大致范围。^③它既事实上构成了英俄中亚“大博弈”的一条基本线，也预先标识出了双方在中亚势力推进的极限。由于1873年俄国进攻希瓦汗国，英

① Malcolm Yapp, “The Legend of the Great Game”,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ectures and Memoirs*, 1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88-189.

② Gerald Morgan, *Anglo-Russia Rivalry in Central Asia:1810-1895*, Oxon: Frank CASS, 1981, p.107.

③ 参见 Dominic Lieven,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1, Series A, Vol.1, 1983, pp.292-298.

国舆论在中亚问题上对俄国的态度陡转，普遍趋于强硬。不过该阶段英俄博弈的主要棋盘，并不在河中地区或阿富汗，而是在中国新疆。1865年初阿古柏集团入据南疆后，印度总督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既不赞成与阿古柏政权发展政治关系，又不认为俄国可能由新疆入侵英属印度，同时他还认为印度和新疆的贸易难以发展成规模，因而也不赞成与阿古柏政权进行带有明显政治目的贸易。^①但1869年初新上任的印度总督梅约(Richard Southwell Bourke, 6th Earl of Mayo)却主张和阿古柏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他的控制地区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扩大对新疆的贸易，将其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②基于此，英印政府两次主动遣使与阿古柏政权建立政治经济联系，并给予它外交和军火支持，取得了相对于俄国的优势。而俄国则对阿古柏政权比较怀疑和忌惮，对它采取既结好又抑制的两手政策，一方面也遣使与之建立起政治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又对其施加各种压力，并在1871年抢先攻占了伊犁地区。

（二）博弈的高潮阶段（1874-1885年）：战争、战争危机与“前进”政策的调整

标志着英俄中亚“大博弈”进入高潮阶段的是相继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1873年6月俄国征服希瓦汗国和1874年2月英国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上台。1875-1878年，俄国由于近东危机的牵制，除了在1876年正式兼并了浩罕汗国外，这一时期在中亚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扩张。而在同一时期，以“帝国主义”著称的迪斯累利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开始对俄国采取更加积极和强硬的政策，这落实在中亚就是“前进政策”。随着1875年之后近东危机的日趋严峻以及1877年俄土战争的爆发，英俄在中亚的对抗也进入了高潮阶段，这一阶段贯穿了迪斯累利和格莱斯顿两届政府。迪斯累利的保守党政府经历了1878年英俄战争危机和第二次英阿战争，这次战争危机与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密切

① 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② 同上，第93-94页。

相关。为了抑制俄国在近东扩大战果，英国于 1878 年 2 月向土耳其海峡派遣了 5 艘军舰，并在同年 3 月召集了两个军团的预备队和从印度调来了一支远征军以占领亚历山大勒塔和塞浦路斯。^①为了制衡英国在土耳其海峡地区对俄国的战略攻势，1878 年 4 月 16 日，俄国陆军大臣德米特里·米留京 (Dmitrii Miliutin) 主持召开了一场亚洲事务会议，会议决定，一方面向俄属突厥斯坦增派兵力，另一方面派遣使团出访阿富汗。^②4 月 25 日，米留京又指示突厥斯坦总督康斯坦丁·考夫曼 (Konstantin Kaufman) 加速进军印度的准备。至 7 月 17 日，俄国方面已有 1.2 万名步兵和 4292 名哥萨克骑兵在撒马尔罕附近集结完毕^③，入侵英属印度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然而，随着 1878 年 7 月《柏林和约》的签订，此次战争危机戛然而止，但它却引发了第二次英阿战争。

尽管迪斯累利政府以推行“前进政策”而著称，但围绕着这一政策，其内部还有着较大的争论。迪斯累利本人在中亚政策上强调建立所谓的“科学边界 (scientific frontier)”^④，但在具体的实施方式上却没有明确的意见。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以巴特尔·弗里尔 (Sir. Bartle Frere) 的观点为基础，他的中亚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向赫拉特派遣代表团，以加强在中亚的对俄情报建设。^⑤而印度总督李顿 (Robert Bulwer-Lytton, 1st Earl of Lytton) 则以亨利·罗灵逊 (Henry Rawlinson) 的观点为基础，他更倾向于肢解阿富汗以实现英印政府对阿富汗西部地区 (主要是坎大哈和赫拉特) 的控制。^⑥前两者的中亚政策可以概括为适度的“前进政策”，后者的中亚政策则可以概括为激进的“前进政策”。以 1878 年 3 月底索尔兹伯里卸任印度事务大臣一职和同一时期英

① 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第 126、141 页。

② Alexander Morrison, “Beyond the ‘Great Game’: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51, No.3, 2017, pp.696-699.

③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pp.181-182.

④ John Rossi, “The Liberal Leadership and the Afghan War, August-December 1878”,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1973, Vol.8, No.2, p.136.

⑤ John Lowe Duthie, “Pragmatic Diplomacy or Imperial Encroachment?: British Policy Towards Afghanistan, 1874-1879”,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83, Vol.5, No.4, pp.478-479.

⑥ *Ibid.*, pp.486-487.

俄战争危机的加剧为转折，前期，适度的“前进政策”在英国的中亚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后期，激进的“前进政策”在英国的中亚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引发了第二次英阿战争，英印军队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却难以顺利实现预期的政治目标。随着阿卜杜勒·拉赫曼（Abd al-Rahman）登上阿富汗王位，以及自由党政府重新上台，激进的“前进政策”派的肢解计划被抛弃，适度的“前进政策”派所主张的向阿富汗派遣常驻代表团亦未能实现。英国所得到的结果，只是阿富汗同意在外交上接受英国的指导，但英国同时也对阿富汗的安全和领土完整负有义务，这一点或许并不是“精明无为”派所期望的。另外，这一时期伊犁问题又引发了中俄战争危机，英国也卷入其中制衡俄国^①，英俄关系在这段时间内持续紧张。

1880年4月，相对亲俄的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再次上台，但在这届任期内，他在内政外交上都没能像上次那样大展其志。内政上由于受制于爱尔兰问题而鲜有建树，外交上由于外部形势的驱使和国内政治的压力，格莱斯顿在诸多问题上都勉为其难地采取了帝国主义式的行动。在中亚问题上，整个1880年代的前五年，困扰英国的大问题是俄国对外里海地区土库曼部落的步步征服，先是阿哈尔-帖克绿洲的沦陷，接着是地缘战略意义更为重要的谋夫绿洲的归降。英国之所以对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特别担忧，一是因为这一地区更加迫近印度的大门——赫拉特；二是因为俄国从这个方向侵入印度能够获得更为坚实的支撑和更为便捷的补给。借里海航运之便，该方向的俄军能够获得高加索方面源源不断的支撑和补给，这种优势显然是突厥斯坦方面所不具备的。而对于格莱斯顿来说，虽然他在上台之初便放弃了保守党的“前进政策”，但他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那种“精明无为”，他把这两种政策相折中，采取了勉为其难的“前进”政策。这突出体现在应对1885年彭狄危机上，这场战争危机因俄国进占了彭狄绿洲而引发。一方面因为该绿洲十分邻近赫拉特，另一方面格莱斯顿本人亦羞愤于俄国的多次欺骗，再一方面因为苏丹的“戈登事件”使格莱斯顿政府的国内支持率大跌，为此他不得不以强硬的态度回应俄国对彭狄绿洲的占领，^②英俄两大强国再次走到

①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pp.164-167.

② R.A. Johnson, “The Penjdeh Incident 1885”, *Archives*, 1999, Vol.24, No.4, pp.42-44.

了战争的边缘。但最后，俄国、英国和阿富汗三方都各退一步，俄国同意与英国就阿富汗西北边界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1887年两国最终达成《勘分阿富汗西北边界协定》。可以说彭狄危机是英俄“大博弈”时代最接近战争边缘的一次危机，但经过了这次危机后，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对抗态势大致稳定了下来，英俄的中亚“大博弈”从此进入落幕阶段。

（三）博弈落幕阶段（1886-1895年）：“杜兰线”的划定与帕米尔纷争

英国进行中亚“大博弈”的政策焦点是阿富汗问题，即与阿富汗保持何种关系以能够遏止俄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进攻、排除俄国对阿富汗的政治影响，以及如何划定阿富汗的边界。后者在1885年以后可谓是英国中亚政策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英国需要划定阿富汗与英属印度的边界，并在这一过程中扩大英属印度的防御纵深，这就有了1893年的“杜兰线”。通过这条边界线，英印政府向西侧山区扩展了战略纵深，并得以掌控开伯尔山口等战略要道。同时，英印政府也对北方的克什米尔山邦发起了兼并战争，从1891年到1895年，它相继占领了罕萨、纳格尔和吉德拉尔等战略要地。^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阿富汗与俄属中亚的边界一日不明确，就难保阿富汗与俄国不发生政治军事关系。彭狄危机过后，英俄就阿富汗西北边界开始进行谈判，并在两年后达成了三方都尊重的边界协定。尚未确定的边界还有阿富汗的东部地区，这里属于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是俄属中亚与英属印度之间缓冲区的最后一个缺口，也是俄国从中亚进攻英属印度的最后一个潜在通道，两国围绕着帕米尔问题又展开了近十年的博弈。1891年因为英国军官荣赫鹏（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在帕米尔遭到俄军的驱逐，再次激怒了英国的媒体、议会和公众，英国国内的反俄情绪空前高涨，该事件几乎又引发了一场英俄战争危机。^②在两国帕米尔博弈的过程中，清帝国也被深深地卷入其中。相对弱势的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联英制俄”的策略，但由于1891年12月英国占领罕萨和纳格尔，使帕米尔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清政府的这一策略亦走向失败。1895年3月英俄两国趁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

①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America, Inc., 1992, pp.472-501.

② Ibid, pp.469-472.

败，背着后者签订了“在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①从此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大规模的对抗和博弈基本结束。英俄亚洲“大博弈”的主要棋盘转向西藏和东北亚，而英俄两国围绕着阿富汗西北边界和帕米尔边界而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也为 1907 年英俄协约的达成奠定了基础。

三、“大博弈”的实质与特点

在有关中亚事务的文本中，“大博弈”（the great game）一词普遍被认为最早出现在 1840 年 7 月底英国军官阿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上尉写给新任驻坎大哈政治专员亨利·罗灵逊的信中，康诺利在信中写道：“您正面临着一场伟大的博弈，一场崇高的博弈”（You’ve a great game, a noble game before you），他在信中的另一页又使用了“the grand game”这一表述。^②根据英国学者的研究，该词在其文本中的意思是指在阿富汗推进欧洲文明和基督教义^③，并没有英俄竞争或间谍活动的含义。使该词广为人知的是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 1901 年出版的小说《吉姆》（*Kim*），小说的主人公吉姆正是一位身处英俄中亚对抗前线的英国间谍。这样，“大博弈”一词开始与当时英俄谍报人员和探险者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一点竟成为后世多数相关书籍和文章写作的重点。在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的那本有着广泛影响的通俗历史著作《大博弈：中亚帝国的争夺》中，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既不是宏观的英俄两国内部的政策争论，也不是欧洲大国形势的变化，而是以军官、间谍、商人为主体的探险家们，可以说该书更像是一部专门为他们所著的英雄史诗。甚至在该书的结尾，作者还深情地赞美那些身处“大博弈”前线的探险家们“都怀有极高的帝国自信、问心无愧的爱国精神和对基督教文明优越性的坚定不渝的信仰”。^④在这方面，比霍普柯克这本书走得更远的，是另一本影响较大的通俗历史著作——《影

① 许建英：“关于帕米尔交涉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第 66 页。

② Malcolm Yapp, “The Legend of the Great Game”,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ectures and Memoirs*, 1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81.

③ Ibid, p.181.

④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523.

子竞赛：大博弈与竞逐中亚帝国》(*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作者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也是英俄双方身处博弈前线的军政主管、间谍和探险家。此外，在专业学术著作方面，迈克尔·爱德华斯(Michael Edwardes)的《大博弈：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Playing the Great Game, A Victorian Cold War*)与杰拉尔德·摩根(Gerald Morgan)的《英俄在中亚的竞争：1810-1895》(*Anglo-Russia Rivalry in Central Asia: 1810-1895*)，也都有相当多篇幅描述双方在中亚的间谍人员及其活动。

经过这些学术和非学术作品的演义，“大博弈”被塑造成了一段充满浪漫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历史剧。剧中的主角是英俄两国的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爱国热情和推进文明使命理想的间谍、军官和旅行家，主要的剧情是他们在中亚地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探险之旅。尽管大的历史背景是英俄对抗，但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和欧洲文明认同^①，因而他们的交锋和博弈既不野蛮，也不狡诈，而是具有骑士风度，他们的行为闪烁着人类最优秀品质的光辉。这样，虽然英俄两国在中亚关系紧张，冲突频发，但却保持了一种“友好的对手(friendly rivals)”^②关系，它们在中亚的对抗和博弈就像两位高尚的绅士在下棋对弈一般。尽管最终是要争个高低输赢，但彼此之间不会真的动武，在必要的情况下双方亦能做出高贵的让步和妥协。但这是英俄中亚“大博弈”的实质吗？本文并不这样认为。

本文认为，英俄中亚“大博弈”的实质，就是19世纪后半期作为海上霸权国的英国与作为欧亚大陆枢纽地带强国的俄罗斯，为竞逐亚洲霸权而展开的地缘政治斗争，它们在亚洲的权势对它们在欧洲的权势以及它们的全球地位和国运兴衰，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因此，英俄中亚“大博弈”是两国总体安全和发展战略上的对抗，而不是某个人或群体的政治探险活动；两国中亚“大博弈”的主要棋盘虽然是阿富汗，但博弈的前沿中心则在伦敦、圣彼得堡、加尔各答、奥伦堡、塔什干、伊斯坦布尔、德黑兰和喀布尔，其中又以前两者最为重要。这一点正如迪斯累利所言，“印度的锁钥不是赫拉特

① Ian W. Campbell, “‘Our Friendly Rivals’: Rethinking the Great Game in Ya’qub Beg’s Kashgaria, 1867-77”,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4, Vol.33, No.2, p.199.

② Ibid, p.199.

或坎大哈，印度的锁钥是伦敦”。^①“大博弈”的真正主角并不是那些穿行在中亚高山和荒原上的间谍、军官或旅行家，而是两国位居高层的决策者们，在中亚问题上，英俄两国内部激进派与稳健派、强硬派与缓和派之间的政策辩论和博弈才是决定性的。英俄中亚“大博弈”的结果是1907年双方勉强达成了形式上的妥协。不久之后，俄罗斯帝国在“一战”中轰然坍塌，新生的苏联又取代曾经的俄罗斯帝国，重新加入到中亚“大博弈”中。“二战”后，国力严重下降的英帝国从南亚次大陆撤出，新的海上霸权国美国遂递补进去，“大博弈”以美苏冷战的形式再次出现。虽然不可否认英俄两国参与“大博弈”的部分人士确实怀有改造传统中亚社会的良好愿望，但“大博弈”作为国家战略理性的极致运用，它是自利性的。“大博弈”虽然客观上推动了中亚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但它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战争和动荡、社会的撕裂和分离，以及矛盾和弊病丛生的社会转型。^②虽然英俄中亚“大博弈”结束已近百年，但它留下的后遗症（特别是巴阿边界问题），却是当今中亚-南亚地区持续动荡和冲突的根源之一。总结19世纪后半期英俄中亚“大博弈”的历史，可以发现它有以下七个特点。

（一）英俄两国决策层内部在各自的中亚政策上充满了争论，但双方的最高决策者多倾向于走谨慎稳健路线。

如前文所述，在英国决策层^③围绕着中亚政策可以分为“前进政策”派和“精明无为”派。一般而言，保守党更倾向于“前进政策”，自由党更倾向于“精明无为”，这种政策上的争论，又因为政党对立而被政治化和极端化。但是即便在同一个阵营内，其内部成员所主张的中亚政策，在目标、内容和方式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前进政策”派内部就分为适度的“前进政策”

① [英]珀西·塞克斯著：《阿富汗史（第二卷）》，张家麟译，潘庆龄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925页。

② 相关分析可参见[伊朗]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六卷）》，吴强、许勤华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3年，第60-65页、第95-109页。

③ 这一时期英国在中亚事务上的决策体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在中央层面上，英国已经形成了两党制，保守党和自由党通过竞选上台组阁，同时内阁对议会负责；二是尽管印度总督的职权依然很大，但在印度大起义后，伦敦内阁对印度-中亚事务的掌控力明显增强，决定该时期英国中亚政策的主要是首相、外交大臣、印度事务大臣和印度总督。

派和激进的“前进政策”派，其所主张的目标从温和的仅向赫拉特派遣常驻代表到激烈的兼并阿富汗西部领土都有。而“精明无为”派内部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极端者既反对介入阿富汗内政，也反对与阿富汗建立任何政治关系，同时也不主张对俄国在中亚的征服行动进行干涉，对发展与中亚地区的商贸关系亦不看好。相对适度者，则主张与阿富汗建立没有同盟义务约束的政治关系，并强调加强在阿富汗的情报和商业存在。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他们对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态度上，劳伦斯以正常的眼光看待俄国使团出访阿富汗；哈利法克斯(Charles Wood, 1st Viscount Halifax)则认为英国在中亚的威望非常重要，阿富汗国王谢尔·阿里(Sher Ali)应该受到惩罚；诺斯布鲁克(Thomas George Baring, 1st Earl of Northbrook)和格兰维尔虽然反对保守党的“前进政策”，但在对战争的批判上却比较保留。^①

俄国决策层内部在中亚政策上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论^②，以部门为划分标准，大致上外交部和财政部多主张采取缓进与协调的中亚政策，陆军部和涉及中亚事务的地方军政长官更倾向于采取激进和强硬的中亚政策。在1861-1863年关于俄国是否要大举南下的政策辩论中，奥伦堡总督贝扎克(Aleksandr P. Bezak)提出要占领突厥斯坦城和塔什干，西西伯利亚总督亦提出要永久占领外楚河地区，陆军大臣米留京给予了坚决支持；但财政大臣莱特恩(Count Mikhail Reutern)因为要筹款用于实施国内改革和镇压波兰起义，坚决反对上述建议，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支持莱特恩的意见。^③在1878年10月是否给予谢尔·阿里以援助的问题上，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主张向阿富汗派遣军队，把阿富汗变为俄国的保护国；米留京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对于谢尔·阿里提出的军事援助和结盟不能予以考虑，俄国能做的只是协

① John Rossi, "The Liberal Leadership and the Afghan War, August-December 1878",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1973, Vol.8, No.2, pp.129-133.

② 这一时期俄国在中亚事务的决策体制上大致形成了一种三级结构，沙皇位于第一级，拥有最高决定权；中央层面的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财政大臣等位于第二级，他们位高权重，可谓是决策的中枢环节；地方前线的军政长官，如奥伦堡总督、西西伯利亚总督和突厥斯坦总督等位于第三级，他们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圣彼得堡的决策层也比较重视他们的意见。

③ [美]亨利·R·赫坦巴哈等著：《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8年，第448-449页。

助英阿达成一个和平方案；而外交部的戈尔恰科夫和尼古拉·吉尔斯(Nikolai Giers)甚至都不愿意给谢尔·阿里以道义上的支持，他们还拒绝了谢尔·阿里进入俄罗斯的请求。^①

尽管两国决策层内部在中亚政策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两国最高决策者在选择中亚政策时却往往更加谨慎和稳健。格莱斯顿属于典型的“精明无为”派，即便是1885年的彭狄事件令其羞愤万分，但他还是力促格兰维尔与俄国进行协商谈判。^②迪斯累利只是表面上的帝国主义者，实际上却是机会主义者。^③1878年虽然他他对俄强硬的调子很高，但他并没有进行战争动员，也没有准备与俄国在欧洲开战；^④而第二次英阿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总督李顿的决定，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论证。^⑤索尔兹伯里作为以老成持重而著称的资深政治家，他奉行的对外政策原则更是格外谨慎和稳健。这一时期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和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都不算是穷兵黩武的君主，在涉及英俄关系的问题上，他们总是相当谨慎地应对。柏林会议之后，是亚历山大二世乾纲独断，决定在阿富汗问题上退让以避免欧洲战争，^⑥“克里米亚之败”的阴影久久地缠绕着他，使他不致在与英国对抗的路上走得太远。同样，亚历山大三世在对英政策上也比较稳健，在关于是否要与英国签订阿富汗西北边界协定的问题上，俄国军方反对这个协定，但亚历山大三世更愿意与英国达成这个协议，^⑦所以双方的谈判能够继续，并最终达成了协议。而且他在外交上更倚重于以稳健温和著称的新任外交大臣吉尔斯，吉尔斯反对俄国在中亚进一步扩张，认

① Alexander Morrison, "Beyond the 'Great Game':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Modern Asian Studies*, 2017, Vol.51, No.3, pp.719-725.

② R.A. Johnson, "The Penjdeh Incident 1885", *Archives*, 1999, Vol.24, No.4, p.44.

③ Graham D. Goodlad, *British Foreign and Imperial Policy, 1865-191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8.

④ Alexander Morrison, "Beyond the 'Great Game':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p.716.

⑤ 可参见 John Lowe Duthie, "Pragmatic Diplomacy or Imperial Encroachment?: British Policy Towards Afghanistan, 1874-1879",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83, Vol.5, No.4; John Lowe Duthie, "Lord Lytton and the Second Afghan War: A Psychohistorical Study", *Victorian Studies*, 1984, Vol.27, No.4.

⑥ Alexander Morrison, "Beyond the 'Great Game':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p.723.

⑦ [英]珀西·塞克斯著：《阿富汗史（第二卷）》，第949页。

为这些花费高昂的军事行动给俄国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他主张俄国在中亚要做的不是扩张，而是巩固和发展。^①

（二）英俄“大博弈”使中亚地区形成了两极结构，该结构影响着两国在中亚的政策和行为，但中亚的两极结构同时受欧洲多极结构的制约。

英俄这两个世界级的海陆强国分别从南北方向对中亚进行挤压的结果，是使中亚原来的多极结构被两极结构所取代：波斯和清帝国在中亚的影响被排除出去，浩罕汗国被彻底兼并，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沦为俄国驯服的保护国；阿富汗虽然自主性相对较大，但它国力贫弱难以独立发挥棋手作用；而其他欧洲强国在中亚既没有直接的重大利益^②，也没有较大的影响，它们很少直接介入英俄在中亚地区的对抗和博弈。^③这种两极结构对英俄在中亚的政策和行为产生了复杂而重要的影响，使它们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往往偏离于正常，但是最终决定两国在中亚是战争还是和平的还是欧洲的多极结构，欧洲五强之间战略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了英俄在中亚重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1878年10月俄国之所以愿意承受威望受损的代价，而背弃对阿富汗的承诺，不给予谢尔·阿里以实质性援助，其主要原因在于柏林会议上俄国感到了它在欧洲的孤立。^④俄土战争把俄国推到了英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对立面，柏林会议又使俄国对德国充满了怀疑和不满，法国尚未与俄国建立军事同盟，俄国在欧洲多极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它不敢在中亚与英国发生战争。1885年3月俄国侵入彭狄绿洲后，虽然格莱斯顿反应激烈，一时间战云密布，但英国之后并没有进行军事反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埃及问题，英国当时在欧洲处于被孤立的境地。而后来俄国之所以也愿意同

① R.A. Johnson, "The Penjdeh Incident 1885", *Archives*, p.32.

② David Gillard, *The Struggle for Asia 1828-1914: A Study in British and Russ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77, p.147.

③ 这并不是说当时其他欧洲大国在中亚没有战略关切或是没有影响力，他们当然有战略关切，且积极地对中亚局势发挥着影响，但基本上都是间接的。这一点，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帝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可参见 James Stone, "Bismarck and the Great Game: Germany and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 1871-1890",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015, Vol.48. No.2, pp.151-175.

④ Alexander Morrison, "Beyond the 'Great Game':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pp.715-716.

英国就阿富汗西北边境划界问题进行认真协商，与当年9月爆发的保加利亚危机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英俄主导的中亚体系与五强并立的欧洲体系是密切相连的，前者对后者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战和等重大问题上，后者往往决定前者。

（三）英俄“大博弈”的过程中，充满了外交欺骗和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三国的“联强制强”策略往往遭遇失败。

一方面，这种外交欺骗频频发生在英俄之间，特别是后者对前者。早在1864年戈尔恰科夫的通告中，俄国就承诺它在中亚的扩张会止步于对草原地区的征服。^①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份通告发表之后，俄国正式开始向中亚农业地区大举扩张。此后，虽然俄国多次承诺阿富汗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但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却从1870年起就不间断地与谢尔·阿里保持着通信联系。1878年6月，俄国政府更是派遣了由尼古拉·斯托列托夫(Nikolai Stolietov)少将率领的使团访问阿富汗。而当1878年7月2日英国驻俄大使奥古斯塔斯·洛夫特斯(Augustus Loftus)向吉尔斯询问此事时，吉尔斯竟表示俄国既没有，也没有意愿向阿富汗派遣使团。^②1880年初，吉尔斯更是多次向英国保证，俄国没有向谋夫进军的意图，但1884年谋夫却被俄国征服。为了淡化这一事件对英国的冲击，吉尔斯又向英国表示，俄国对谋夫不是永久占领，而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惩戒行动。^③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俄军就占领了比谋夫更远的彭狄绿洲。另外，英俄两国也经常会对中亚地区弱势的第三国实施外交欺骗，正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分析的那样，在两极世界里，大国战略的设计更多地着眼于主要对手，而非为了满足盟友的要求，大国的战略灵活性和决策自由度得到了扩大。^④这种结构上的原因，使英俄对中亚第三国进行外交欺骗所要承担的成本和风险都很小，所以它们对于第三

① Dominic Lieven,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1, Series A, 1983, Vol.1, p.288.

② David Gilla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1, Series B, 1985, Vol.11, p.227.

③ R.A. Johnson, "The Penjdeh Incident 1885", *Archives*, pp.35-36.

④ [美]肯尼斯·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

国的承诺和协议往往只是一时的政策工具。它们只会根据自己的利益以及欧洲的大国形势，去判断它们是否需要遵守这些承诺或协议，一旦形势发生了变化，它们就会随意背弃对第三国的承诺和协议。而且对于英俄来说，它们不可能为了一个贫弱、遥远且在它们看来属于“半文明”状态的亚洲国家，而对另一个欧洲强国采取极端政策，同时，欧洲的大国均势格局也使得英俄很难走向彻底的决裂与战争。所以英国既想让阿富汗在外交上受其指导，又不愿对它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承担义务，以避免与俄国发生军事冲突；而俄国在挑起英国对阿富汗的报复后亦溜之大吉，丢下谢尔·阿里和他的阿富汗不管不问。无论是1878年谢尔·阿里的“联俄制英”之策，还是1891年清政府在帕米尔问题上采取的“联英制俄”之策，其结果都遭到失败——大国之间为了整体利益或更高的利益，很容易背弃它们对于弱国小国的承诺，以牺牲弱国小国的利益去维护它们的整体利益或更高的利益。

（四）英俄在“大博弈”的过程中都格外重视国家威望，同时它们彼此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战略误判和过度反应。

对于英俄这两个世界级的强国而言，威望是国家权势的基础，是本国对他国施加政治主导和控制的重要条件，相对于通过战争去扩大权势，一国通过威望去扩大权势的成本和风险都较低，它还能产生追随者的递增效应。而且在英俄看来，“半文明”的亚洲国家更重视威望，威望的丧失可能会造成追随者的背叛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它们在“大博弈”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国家威望的维护。在英国方面，李顿之所以坚持要向喀布尔派遣使团，正是基于国家威望方面的考虑，他认为俄国使团被阿富汗接受，英国使团也必须被接受，否则将会使英国的荣誉受损，并传达出英国软弱的信号。^①在英国陆军部递交给索尔兹伯里的一份备忘录里，也指出俄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并不会对印度构成实际威胁，但却会严重损害英国在阿富汗部族中的威望，为此英国有必要对俄国在阿富汗的影响予以回击。^②英国

① Alexander Morrison, “Beyond the ‘Great Game’: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p.713.

② Beryl Williams, “Approach to the Second Afghan War: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Great Eastern Crisis, 1875-1878”,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80, Vol.2, No.2, p.236.

使团在阿富汗边境被拒绝入境后，诸多保守党人士支持对阿开战的一大理由，就是谢尔·阿里的行为使英国的威望受损，而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所依靠的正是英国的威望。^①在俄国方面，考夫曼主张在中亚采取强硬政策的一个经常性论调，就是不能让俄国的威望在东方受损。^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达的关于占领阿哈尔-帖克绿洲的命令，更是充分说明了威望之于俄国的重要性。他指出，“被确定了计划，在任何情形下绝不得变动，也不得后退一步，因为这对于欧洲和亚洲都会成为我们软弱的标志，也会鼓励我们的对手更加狂妄，而且可能使俄国所受的损失，比全部远征都大得无法限量。”^③另一方面，英俄两国对国家威望的过度强调，结合着它们对双方形势的错误判断，使两国在“大博弈”中经常出现过度反应。英国的“前进政策”派既怀疑本国在印度统治基础的稳定性，又时刻担心俄国从军事和政治上对印度的威胁，使其对俄国在中亚的行为特别敏感，从而时常做出过度的反应，第二次英阿战争的爆发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俄国同样也不认为自己在中亚的统治基础已经相当稳固，它既担心英国利用土耳其在俄属中亚煽动反俄的宗教圣战，又对所谓的由英国倡议、阿富汗组织的反俄中亚“穆斯林国家联盟”非常在意。^④对此，俄国积极谋求对阿富汗施加影响，并一度试图将阿富汗从英国的势力范围内分化出来，其结果则是刺激了英国下决心动用武力将俄国影响从阿富汗排除出去。

（五）英俄在中亚进行“大博弈”兼有安全、战略、经济和文明上的诉求，对俄国而言战略诉求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对英国而言主要是安全诉求。

1864年戈尔恰科夫通告中公开表达的俄国中亚扩张的诉求主要有三：安全诉求，即建立稳定安全的边界，制止哈萨克牧民频繁的反叛和劫掠行动；

① Christopher Wallace, “The Liberals and Afghanistan, 1878-80”, *Historical Research*, 2012, Vol.85, No.228, p.321.

② Alexander Morrison, “Beyond the ‘Great Game’: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pp.717-718.

③ [美]亨利·R·赫坦巴哈等著：《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第322页。

④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p.117.

文明诉求，即争取使中亚民众过上文明开化的生活；经济诉求，即促进俄国在中亚的殖民进程。^①其中，戈尔恰科夫在安全诉求上谈得最多，它在 1870 年代中期以前也是这三者中最主要的诉求和动因。然而，后世的研究者（特别是苏联学者）则更强调经济上的诉求，首先是发展与河中三汗国的贸易以及通过它们发展与中国南疆地区的贸易，俄国商人和工厂主迫切希望他们的货物能够进入中亚。^②其次是因为 1861 年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改革中需要分配给以前的农奴的土地严重不足^③，这样中亚作为潜在的殖民基地开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④最后是因为美国南北战争使国际上的棉花供应一度十分紧张，而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适宜棉花的生长。^⑤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点到了情感上的诉求和动因，即在中亚前哨取得军事胜利，意味着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之后对英国人的一种报复^⑥，借以消除克里米亚惨败的记忆。^⑦而这一点也引出了俄国在中亚不断上升的战略上的诉求，即战略上把进军中亚作为在欧洲和近东制衡英国的“间接路线”，通过在中亚的军事行动形成对英属印度的威胁之势。一方面分散、牵制英国用于在欧洲和近东对抗俄国的资源与力量，另一方面迫使英国在欧洲和近东问题上对俄国做出让步。^⑧尽管不少俄国前线官兵主张对英属印度实施真正的进攻，但在圣彼得堡的决策层，不仅沙皇、戈尔恰科夫和吉尔斯认为这一想法不现实，就连强硬派的米留京也认为上述情况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⑨所以本文认为，战略上通过使用中亚这个“间接路线”去塑造俄国在欧洲和近东的有利形势与

① Dominic Lieven,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1, Series A, 1983, Vol.1, p.288.

②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301.

③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俄罗斯史（第八版）》，杨烨、卿文辉、王毅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53 页。

④ [美]亨利·R·赫坦巴哈等著：《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第 444 页。

⑤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302.

⑥ [美]亨利·R·赫坦巴哈等著：《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第 443 页。

⑦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301.

⑧ 相类似的表述可参见英国驻俄大使洛夫特斯 1878 年 10 月 6 日发给索尔兹伯里的电报，参见 David Gilla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1, Series B, 1985, Vol.11, p.287.

⑨ Gerald Morgan, *Anglo-Russia Rivalry in Central Asia:1810-1895*, Oxon:Frank CASS, 1981, p.214.

优势地位，是 1870 年代中期以后俄国与英国进行中亚“大博弈”的主要诉求和动因。

英国在中亚参与“大博弈”也有经济、文明和战略上的诉求，但主要是安全上的诉求。英国当然也觊觎中亚相对庞大的市场，希望扩大对中亚的贸易，但这并不足以构成英国与俄国在中亚对抗的主要动因。虽然其在“大博弈”前线的一些间谍、使者和旅行家，怀有推进中亚文明开化的诉求，但在伦敦和加尔各答的决策者看来，这只是外交说辞而已。尽管在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期间，英印政府曾向伦敦建议支持并训练土库曼部落，李顿亦建议利用波斯去阻止俄国的推进，但这些都为索尔兹伯里所拒绝。^①在 1860-1890 年代，英国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连贯的战略计划或设想，以通过中亚给俄国的战略行为和战略地位带来重大影响，因此也不宜认为英国之所以要与俄国在中亚对抗主要是因为战略上的诉求，英国在中亚与俄国对抗和竞争，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英属印度的政治安全。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的不少要员真正特别担心的并不是俄国直接军事入侵印度，而是担心在俄国日益逼近的军事威胁下，在印度民众中形成一种英国日趋无力掌控局势的印象和氛围，从而鼓励印度境内的反英势力去挑战英国的统治。此外，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亦担心阿富汗倒向俄国，俄国得以利用俄属中亚和阿富汗的宗教势力，去煽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反抗英国的统治，即便反抗难以成功，也将会极大地增加英国的统治成本。所以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以维护英属印度的政治安全，英国也采取了一定意义上的“间接路线”战略，即把印度政治安全问题的重点从内部治理转向遏制外患，使英属印度与俄国保持较远的距离，在这两者之间广设本国主导下的地理缓冲区，并尽力排除俄国对这些缓冲区的影响。

（六）在“大博弈”中，俄国的相对优势在中亚陆上，英国的相对优势在欧洲和海上，但双方在中亚扩张都面临着“帝国极限”问题。

在英美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俄国属于陆权强国和欧亚大陆枢纽地带强国，它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和大陆枢纽性战略位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线

^① Beryl Williams, “Approach to the Second Afghan War: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Great Eastern Crisis, 1875-1878”,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80, Vol.2, No.2, p.228.

优势。通过强大的陆军和便利的铁路系统，俄国极有可能成为欧亚大陆的霸权国。但俄国的海军实力相对英国较弱，它的海洋战略地理形势也十分不利，特别是在黑海地区。由于 1856 年《巴黎和约》制裁的影响，俄国在黑海的海军更为孱弱，即使是到了 1885 年，俄国最初的几艘黑海战舰才刚刚下水，尚不能投入战斗^①，黑海沿岸可以说是俄国的帝国软腹。相反，英国作为海上霸权国，它的相对优势在海上和欧亚大陆沿海地带，强大的海军使它拥有全球范围内的机动性和在欧亚大陆上的外线优势。但由于其陆军规模较小以及财政上的制约，英国难以深入欧亚大陆腹地发挥重大影响，中亚地区（特别是阿富汗）可谓是大英帝国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所以英国担心俄国运用其陆权力量，或直接从阿富汗侵入印度，或联合阿富汗破坏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而俄国则担心英国利用它在欧洲的孤立，通过土耳其海峡进攻其黑海沿岸以及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终亚历山大二世一朝，“克里米亚之败”是俄国挥之不去的梦魇。于是两国似乎形成了一种海陆互动与平衡——1878 年 2 月英国派遣舰队进入土耳其海峡，俄国随即便在俄属中亚集结军队并遣使进入阿富汗商谈同盟事宜；1885 年 3 月俄军进占彭狄绿洲，逼近赫拉特，英国则试图再次派遣舰队进入黑海，并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威胁着俄国的太平洋沿岸。^②最终这两场战争危机均以妥协收场。但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海陆互动与平衡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推进都存在着一个极限。这一时期俄国在突厥斯坦方向最多能集结的兵力不到 2 万人^③，且受制于国家财力的匮乏和铁路建设的滞后^④，因此它在中亚推进的能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而英国在印度的兵力多达 20 余万，且财政上较俄国更为充裕，因此它在中亚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经过两国在中亚的多次试探和碰撞，阿富汗成为两国在中亚扩张的

① [苏]B.M·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第二卷）》，高长荣、孙建平、程代熙等译，南致善、郭一民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 年，第 257-258 页。

② R.A. Johnson, “The Penjdeh Incident 1885”, *Archives*, 1999, Vol.24, No.4, p.44.

③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p.182.

④ 外里海铁路到 1888 年才修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而奥伦堡-塔什干铁路则到 1905 年才开始运营。参见 [伊朗]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六卷）》，第 38-39 页、第 41 页。

极限。俄国虽然能够对阿富汗施加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基本上都能被英国轻易摧毁；而英国对河中地区则力有不逮，鞭长莫及。这个扩张极限，同时也构成了两国中亚对抗的底线。

（七）英俄“大博弈”虽然对抗激烈、危机频发，但两国却始终没有直接爆发战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两国也不乏相互成全与合作。^①

毫无疑问，英国在中亚的“大博弈”属于典型的大国权力竞争，双方对彼此的信任度较低，为了取得在中亚的相对优势，它们广泛动用了军事、外交和经济手段，去推进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双方至少有两次走到了战争边缘。然而，不同于英俄在近东和东北亚的对抗，前者导致了 1854-1856 年两国在克里米亚直接爆发了一场大战，后者导致了 1904-1905 年在英日同盟支持下的日本与俄国爆发了一场大战。英俄虽然在中亚对抗的性质更为严重、时间更为漫长，但它们之间既没有直接爆发大国战争，也没有进行代理人战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有相互成全与合作的行动。比如在 1860 年代前期，印度总督劳伦斯就曾拒绝波斯国王关于英印政府向中亚河中地区的汗国提供军事支持的建议。^②1872 年 8 月，希瓦遣使赴加尔各答向印度总督请求抗俄援助亦遭到拒绝。^③在俄国征服中亚河中三汗国的过程中，英国基本上都是以不干涉政策回应，即便是在迪斯累利当政的 1875 年，英国也拒绝了浩罕末代汗王的援助请求。^④同样，1878 年俄国沙皇拒绝了考夫曼关于军事援助阿富汗的建议，并在第二次英阿战争中采取了不干涉立场，在拉赫曼归国执政问题上也没有给英国制造麻烦。所以英俄在中亚的对抗并非是持续激烈，而是时紧时松，同时双方在对抗中也实现了相互磨合与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摸清了对方的底线，从而在这类问题

① 钱雪梅：“阿富汗的大国政治探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第 57 页。

②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p.120.

③ David Gilla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1, Series B*, 1985, Vol.11, p.33.

④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p.160.

上保持了克制，并进行了有限的合作。

四、“大博弈”的历史镜鉴意义

英俄中亚“大博弈”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际政治事件，英俄双方在其中既不乏明智之举，也有诸多愚蠢和过激的观念与行动，它们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世不断地总结和反思。中亚^①是中国周边的一个重要区域，它在地缘、族缘和宗教上与中国新疆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我国西部边疆的安定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2013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的五大方向中，有两大方向要经过中亚地区；在所设想的“六廊”建设中，有两大经济走廊要经过中亚地区。^②可以说中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势必是中国重点关注的区域，那么以中国视角去对一百多年前的英俄中亚“大博弈”进行总结和反思就尤为必要了。

（一）“一带一路”与“大博弈”之根本不同

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而“一带一路”建设又势必会在中亚地区发挥重要的影响，因而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将它与英俄中亚“大博弈”联系在了一起。比如查理斯·克劳沃(Charles Clover)和露西·霍恩比(Lucy Hornby)就在2015年10月撰文提出：中国正在用“一带一路”建设从经济、外交和军事巩固其在亚洲的区域领导权，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还表达出中国要建立新势力范围的渴望，而这将是19世纪英俄“大

① 中亚的地理范围总是随着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本文在这一章中提及的中亚包括今中亚五国和阿富汗，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联度实在太大，因此本文认为阿富汗与“中巴经济走廊”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关联度。在不久的将来，阿富汗很有可能通过参与“中巴经济走廊”而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尽管阿富汗是个内陆国。所以在这一章论及中亚时，本文并没有使用“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提法，而是用了“一带一路”这个更全面的提法。

② 参见《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新华网，2017年5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0/c_1120951928.htm

博弈”的现代版本。^①他们的这一观点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从中国政府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历次表态以及这五年多的具体实践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与“大博弈”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少可比性。

首先在历史背景上，英俄在中亚开展“大博弈”的时期，民族主义和主权观念尚未在中亚地区传播开来，而帝国主义还是欧洲的主流思潮。因此英俄两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随意选择战争作为政策工具，对中亚国家进行武力兼并和殖民化。但现在民族主义和主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现代国际规范日益健全并得到了相对有效的保障，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是在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原则、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协商推进。

其次是理念的不同，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博弈”中都怀有西方文明至上的心理，以一种“救世主”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对待它们所认为的“半文明”的中亚社会。“一带一路”建设则倡导文明的平等和宽容，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国对中亚社会没有“救世主”心理，选择“丝绸之路”这个中国-中亚国家之间的共同记忆和遗产作为彼此合作的纽带，更是体现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有着共同的文明认同。

再次是目标的不同，英俄在中亚“大博弈”中互为对手关系，它们所进行的是地缘政治对抗和竞争，目标是为了争夺零和性的相对优势地位和区域主导权，更偏向于政治和军事上的比拼。“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则没有预想的手对手国家，所追求的是国家之间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一方面为了带动中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了实现中国西部地区的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而且目前这些合作多数只是在经济领域。

最后是方式的不同，“大博弈”以竞争为主，“一带一路”则以建设为主。英俄两国在“大博弈”中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都对中亚国家进行过战争和外交欺骗，俄国在中亚用武力建立起了保护国制度，并大力推行殖民化；英国则以战争的方式剥夺了阿富汗的外交权，随后又兼并了它的大片领土。两

^① Charles Clover and Lucy Hornby, “China’s Great Game: Road to a New Empir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015. <https://www.ft.com/content/6e098274-587a-11e5-a28b-50226830d644>

国虽然也在中亚推进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如外里海铁路、奥伦堡-塔什干铁路、奎达铁路等，但它们的主要用途还是对内巩固殖民统治，对外增强争霸实力。相反，“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推进方式是各国在自愿和互信的基础上平等协商，“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①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②，相关国家有充足的时间去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目标自由地研判和协商，中吉乌铁路建设的一波三折正是这一点最好的例证。

虽然英俄中亚“大博弈”与“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作为中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和大国战略理性的极致运用，“大博弈”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地区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若干有益的经验教训。

（二）“大国威望”问题

承接前文对“大国威望”重要性的分析，威望既是大国权势的体现，又是其维持权势的保障和扩大权势的条件，那么大国威望受损的代价常常会被过高地评估。特别是当一个大国极度自信地对一个弱国实施军事行动，但在此过程中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却迟迟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时，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决策者往往会对威望问题高度敏感，认为从中撤出即是向世界暴露自己的软弱无力，从而担心会引发盟友的群体性背叛和敌对国集团的进一步挑衅，最后导致本国国际权势的崩溃。在这种逻辑的主导下，大国经常会为了维护威望而倾向于将战争继续下去，即便付出的资源和代价极高，比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在越南和阿富汗的境况。当然，这种逻辑是错误的，根据这种逻辑做决策也将严重损害本国的实际利益与权势。诚如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所论：一国的威望不是由该国在某个特定时刻采取的特定行动的成败来决定的，相反，它是一个国家的品质和行动、功业和败绩、历史记忆和意愿的综合反映。一些国家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且它的权力地位得到了其他强国的承认，那么它们即使遭受了失败或放弃了显赫的地位，也不

①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7年9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03/c_1121596338.htm

②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7年5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会蒙受威望上的损失。一国在特定条件下的威望变化，就像该威望所反映出的权力一样，必须在一国总体权力和威望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①在“大博弈”中，虽然英俄双方都格外重视国家威望，但在重大抉择问题上，双方都没有固守对国家威望的迷思，而往往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去调整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比如 1878 年俄国政府拒绝对阿富汗的抗英战争进行支援，1880 年英国决定从阿富汗乱局撤军，1885 年英国承认俄国对彭狄绿洲的占领等。一方面，它们克制了本国占有最大利益的贪欲，抛弃了企图通过战争实现全部目标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另一方面，它们也认识到在一时一地的威望受损，并不足以摧毁本国的整体威望，且对本国的国力和权势的影响也相当有限。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对自身威望和形势性质的评估应更加全面、长远和深入，既不应计较于一时一地的威望增减，也不应为“大国威望”之类的虚名所累，同时在对本国战略目标有着清晰认识的基础上，确保实施的方式和投入的资源与该战略目标相匹配。

（三）“间接路线”问题

“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战略这一概念是由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提出的，该战略反对与强大的对手直接正面交锋，它主张实施战略迂回，选择一条对手力量最弱的路线采取行动，向对手的后方或侧翼等薄弱环节进行打击，以使对手在精神和战略指导下趋于瓦解。^②如果从广义上去理解，“间接路线”也可以理解为当面对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难以解决时，可以用迂回的方式先去解决相对容易的次要矛盾和问题，从而为主要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创造有利的形势。虽然“间接路线”战略作为学术概念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但它作为一种战略思想则古已有之，英俄双方在“大博弈”中的战略目标和行动，都体现出了这一思想。如前文所述，从 1870 年代中期以后，俄国在中亚的行动有着较大的战略诉求，即以在中亚的攻势去制衡英国在欧洲和近东对俄国的攻

^①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Sixth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97.

^② 参见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 *Strategy*(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pp.144-147.

势，迫使英国在欧洲和近东对俄国有所退让，这便是俄国在中亚“大博弈”中的“间接路线”思想。同样，英国认为要维持其在印度的统治，就必须要在印度的周围广设缓冲区，以隔绝外部大国对印度稳定不利的的影响，这事实上也是一种“间接路线”思想，但它们实施的结果都不甚理想。1878年俄国在中亚的行动既没能使英国尊重《圣斯特法诺和约》，也没能助其在柏林会议上争取到更大的利益，反倒是激怒了英国，导致其对阿富汗采取了报复行动，而俄国却不敢在中亚对英国实施反击，由此在中亚暴露了自己的外强中干和言而无信，可以说俄国在中亚的“间接路线”战略是失败的。英国的“间接路线”战略同样难言成功，一方面是它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卷入到过多的战争中，另一方面又使它的中亚政策过度依赖于阿富汗，由此承担了与俄国作战的风险。对于俄国而言，它要实现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就应当将资源与精力集中在欧洲和近东，以破除欧洲对它的孤立；对英国而言，它要实现在印度的根本目标，就应当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印度的内部治理上，以提高被统治者的生活水平和对英国统治的认同。

从英俄中亚“大博弈”的这段历史来看，“间接路线”固然在理论上有其合理之处，但在具体实施上却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它或可能难以发挥出实际的效用，或可能导致战线的拉长和力量的分散，或可能造成经济上的过度耗费，再或是可能节外生枝，引发新的矛盾和争端。“间接路线”战略的成功运用，离不开特定的条件和使用国的全面优势作为支撑。^①在中亚问题上，中国还是应把资源和精力集中用于解决主要矛盾和问题，对于“间接路线”战略应谨慎使用，即使要用也应把握好限度，不使其与“中心路线”本末倒置。一方面，中亚地区虽然对新疆的安全形势有着较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的是间接性的，解决新疆安全问题的钥匙还是在新疆内部，而不在中亚五国和阿富汗；另一方面，不宜将“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的推进，当作是制衡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中国安全压力的“间接路线”，否则既难以对美国发挥实际上的制衡作用，也将使中国的西向安全形势更为恶化。

① 关于这一点，诚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经评论的那样：佯动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采用；只有在具有全面优势或者在交通线和退却线方面比敌人占优势时才能考虑迂回；同样，只有在上述情况下才能占领侧面阵地。参见[德]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四）“帝国坟墓”问题

阿富汗是“帝国坟墓”这一观点流传甚广，在一定程度上还被奉为地缘政治铁律。国外较早系统论述这一观点的是美国前中情局官员弥尔顿·比尔登（Milton Bearden），他在2001年撰文明确提出阿富汗是“帝国坟墓”，他以英国两次入侵阿富汗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失败，告诫正在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美国政府。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外来侵略者在阿富汗拥立一个不受欢迎的新统治者，是激起民众坚决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也正是导致“帝国坟墓”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①2009年他在《奥巴马的战争》一文中，仍然坚称阿富汗是“帝国坟墓”，而剽悍的普什图部落民和复杂的山地地形，也是导致历史上众多强大的帝国在此跌倒的重要原因。^②但是阿富汗真的必然是“帝国坟墓”吗？

笔者认为，阿富汗被称为“帝国坟墓”暗含了三层可能的境况：首先是指某一世界大国军事介入阿富汗后，导致了其国力的严重衰退和大国地位的丧失；其次是指某一世界大国军事介入阿富汗后，长期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但仍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最后不得不黯然退出；最后是指某一世界大国的一些军事和外交人员在阿富汗遭到屠戮，尽管人数有限，但惨状令人触目惊心、难以接受。在这三种境况中，只有第一种能被称之为“帝国坟墓”，后两种则只能算是“帝国区域战略目标的坟墓”和“帝国前线个体人员的坟墓”。

1979-1989年的苏联和2001年后的美国在阿富汗的遭遇，似乎印证了第一种境况，本文并不否认苏联入侵阿富汗对苏联的崩溃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如果认为它们之间是决定性的关系，则属夸大其词。众所周知，决定苏联解体和美国相对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出了问题，而不是阿富汗。

那么，阿富汗就必然是“帝国区域战略目标的坟墓”吗？从英俄中亚“大博弈”这段历史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英国发起第二次英阿战争的确不是明

① Milton Bearden, “Afghanistan, Graveyard of Empires”, *Foreign Affairs*, 11/200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fghanistan/2001-11-01/afghanistan-graveyard-empires>

② Milton Bearden, “Obama’s War: Redefining Victor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Foreign Affairs*, 4/200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outh-asia/2009-04-09/obamas-war>

智之举，但是一方面，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只是在1879年7月路易·卡瓦格纳里（Louis Cavagnari）使团遇袭和1880年7月梅旺德之败这两件事上，英国遭受了不光彩的损失，但于大局无碍，在前者中英国仅损失七十余人；在后者中英国也仅损失了一千余人。^①另一方面，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基本上稳住了局面，也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目标。首先，决定性会战发挥了重大政治作用，弗里德里克·罗伯茨（Fredrick Roberts）将军率领的英印军队，在坎大哈会战中击败了阿尤布汗后，阿富汗的形势大体上得到了控制。其次，英国信任了从俄属中亚归来的谢尔·阿里的侄子拉赫曼，支持其登上王位，后者则承认了《甘达马克条约》中的多数条款，从而使阿富汗在外交上接受英国的指导，把阿富汗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一目标基本实现。这场战争至少确保了以后三十多年里英印-阿富汗关系的稳定，虽然期间两家不乏摩擦，但阿富汗基本上有效地发挥了英国主导下的缓冲国作用。所以本文认为，阿富汗不一定是“帝国区域战略目标的坟墓”。对于第三种境况，本文认为它是必然的，因为任何战争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员伤亡，阿富汗是西方大国前线个体人员的坟墓，同样西方大国对阿富汗的战争行动，更是把成千上万的阿富汗民众送进了坟墓。从这点上看，阿富汗是“帝国坟墓”这一观点还暗含了“西方至上”和“大国至上”的心理。总之，英俄中亚“大博弈”的历史表明，阿富汗并不一定是“帝国坟墓”，大国能否在阿富汗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介入阿富汗事务的目的和方式。

与英俄中亚“大博弈”时代一样，阿富汗至今仍然是中亚地缘政治的焦点和地区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中国目前在阿富汗问题上奉行谨慎稳健的政策是明智的，即便是1860年代国势强盛的英国，它在阿富汗问题上奉行的甚至是比当前中国更为极端的“精明无为”政策，这项政策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至少保证了1860年代英印-阿富汗关系的大致平稳。阿富汗当前的内外局势复杂而又敏感，中国应继续坚持这项政策，但同时也不应无故囿于阿富汗是“帝国坟墓”的迷思之中。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地区持续推进而出现的新形势，中国也需要在阿富汗问题

①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389-399.

上更加有所作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以外交介入为主，经济和安全介入为辅，尊重阿富汗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支持阿富汗的民族和解和国家能力建设；在外交上发挥对阿富汗的政策建议作用，引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相协调；在经济上加强与阿富汗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的合作，改善对阿援助方式，适时支持阿富汗加入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在安全上，中国谋求改善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还须以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支点和桥梁，主要集中在资金、情报、人员培训和武器援助等方面发挥作用，而把本国的军事力量延伸到阿富汗的领土上尤需格外慎重。

五、结语

从地区政治角度来看，英俄中亚“大博弈”可谓是中亚历史的分水岭，曾经延续上千年的包括今伊朗、中亚五国、阿富汗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中亚国际关系圈和国际秩序走向瓦解，各个势力之间的权力边界被明确化和固定化，近代化的制度、观念和器物逐渐渗入到这片远离海洋的内陆区域。不过这些中亚国家被近代化渗入的程度并不相同，由此也导致了它们当前的国家发展水平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哈萨克草原、河中地区、土库曼地区与西帕米尔高原被俄国相继占领和征服，俄国作为近代化的力量开始从外部介入到这些地区的内部政治结构和秩序中，传统的中亚地区政治结构的特点，如中央权威有限，民众以部族为本位，中央权力过渡的制度化程度低，地方、部族和宗教势力的权威过大等都得到很大的改变。而后来的苏俄革命和苏联建设更是以雷霆之势将这些地区从传统推向近现代，所以这些地区的近代化程度相对更高，其发展水平也明显高于阿富汗。

对于阿富汗而言，它避免了被欧洲强国所征服，但它的近代化进程也因此缺少了必要的外部力量的积极性介入和推动。从多斯特·穆罕默德时期到“一战”的结束，尽管历代阿富汗君主都有效仿西方进行近代化改革的意愿，并采取了一些行动，但他们在决心和力度上都颇为有限，一遇到部族和宗教势力的反对便往往会停滞不前，而英国对于阿富汗的近代化改革亦缺乏兴趣。另外，在这个过程中，阿富汗一旦遭到外部入侵或内乱，君主先前稳定

下来的秩序便会再次瓦解，先前所推动的改革亦付诸东流，于是阿富汗便再次恢复到传统的政治结构和秩序中，这种治乱循环可谓是从“大博弈”时代到当代，阿富汗历史进程中最为奇特的现象。所以，虽然在1860年代初期，阿富汗与阿姆河以北的中亚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大致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但一个半世纪后，它们之间的发展水平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别，阿富汗带着大量的近代以前的特点和因素跌跌撞撞地走进了现代国际秩序中。

从大国政治角度来看，1895年英俄签订了划分帕米尔势力范围的协定后，英俄中亚“大博弈”暂时告一段落，但两国在亚洲的“大博弈”仍在继续，而焦点则从中亚转向西藏、东北亚和波斯。1907年英俄协定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两国在亚洲“大博弈”的结束，相反，此后两国在波斯的竞争愈加激烈。同时德国作为新兴的海陆复合型强国也对土耳其和波斯产生了较大的兴趣，它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德国的加入，使英俄亚洲“大博弈”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是欧陆大战的爆发，亚洲西部或有可能从英俄两极格局变为英俄德三极格局。对于这段历史，后世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在这其中最系统、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马汉(A.T. Mahan)和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J. Mackinder)提出的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说，该学说在冷战初期被美国政府改造为“遏制政策”而运用在对苏全球争霸中。无论是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竞赛方案》一书中提出的构建远西、南方、远东三条中心战略防线设想^①，还是里根政府在1988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②，无不深深地打上了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说的烙印，而构成该学说的现实根源之一正是英俄中亚“大博弈”。

这段历史同样值得中国学者去总结和反思，一如当年的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当前的中国可以说已经崛起为了世界级的大国，而中亚又是中国周边的一个重要和敏感的区域。虽然英俄中亚“大博弈”在理念、目标和方式上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有着根本的不同，但英俄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Game Plan: A Geo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the U.S.-Soviet Contest*, Boston and New York: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6, p.42.

② Ronald Reag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1988, p.1,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88/>

两国在中亚的经验和教训却不可忽视，这些经验和教训有很多，本文在此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在中亚地区所奉行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在中亚问题上中国不应过于计较国家威望的部分得失，也不可过于偏重“间接路线”战略，这两者往往容易诱导一个国家采取激进政策；另外，阿富汗并不必然是“帝国坟墓”，中国应根据自己的整体国家目标灵活决定对阿富汗问题的参与度，就当前而论，中国对阿富汗的介入还是应以夯实基础为重，以外交介入为主，经济和安全介入为辅。

【Abstract】 In terms of duration, competition intensity and complex twists and turns of the course, the Britain-Russian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far exceeds the game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n other parts of Asia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1864, Russia started a conquest war on Central Asia in Transoxiana. By 1895,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signed an agreement on the division of the Pamir sphere. This gam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beginning stage (1864-1873), the climax stage (1874 - 1885) and the end stage (1886-1895). The essence of the Britain-Russia “great game” is the geopolitical struggle for hegemony in Asia with Great Britain as the maritime hegemonic power and Russia as the Eurasian hub power. Their power in Asia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power in Europe, their global status and eve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ir countries.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both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wisely carried out or implemented many radical policies, leaving quite a few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or major countries of later generations. For China, who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Central Asia, thes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especially need to be considered. Reflecting on history and comparing with contemporary issues, China should maintain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such issues as “national prestige”, “indirect lines” and “empire’s grave” while adhering to established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n affairs.

【Key Words】 Britain-Russian Great Game, Britain-Russian Relationship,

【Аннотация】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и сложност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процессе развития намного превосходит игру между этими двумя державами в других частях Азии в тот ж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С 1864 года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широкомасштабную войну за захват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К 1895 году Соединённое Королевство и Россия подписали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Памиров. Данную игру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три этапа: начало игры (1864-1873 гг.), кульминация (1874-1885гг.) и конец игры (1886-1895гг.). Суть «большой игры»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 эт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между морской державой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ей, являющейся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ой в центр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 за конкуренцию на обладание гегемонией в Азии. Их власть в Азии оказывал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их власть в Европе, а также глобальный статус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судьбу данных держав в мире. В данн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Соединённым Королевством и Россией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немало мудрых шагов и принято множество радикаль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шений, оставив потомкам много опыта и уроков. Китаю, который активно продвигает инициативу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и одного пут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данный опыт и урок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 более серьёзно. Заглядывая в историю и реально оценива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Китай, утверждая политику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должен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всестороннее и объектив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вопроса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престиже», «косвенном подходе» и «кладбище импер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истор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ладбище империй

(责任编辑 肖辉忠)